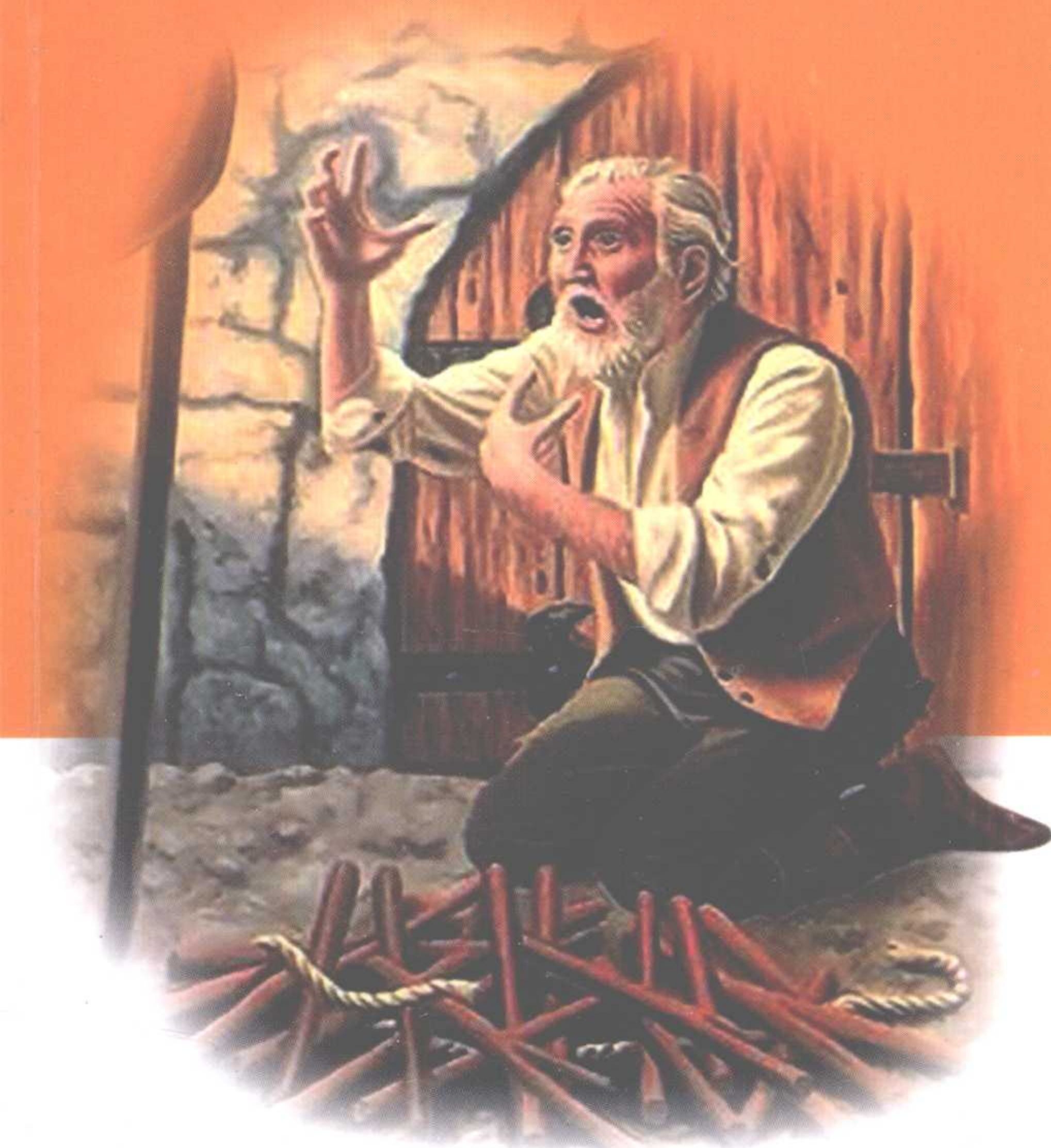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名家导读版



[法] 雨 果 / 著
牟怀松 吴星铎 / 编

WenXueMingZhu

悲惨世界

著名作家 **刘心武** 主编

配合语文教学，内容包括：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名著导读、正文、读后感受，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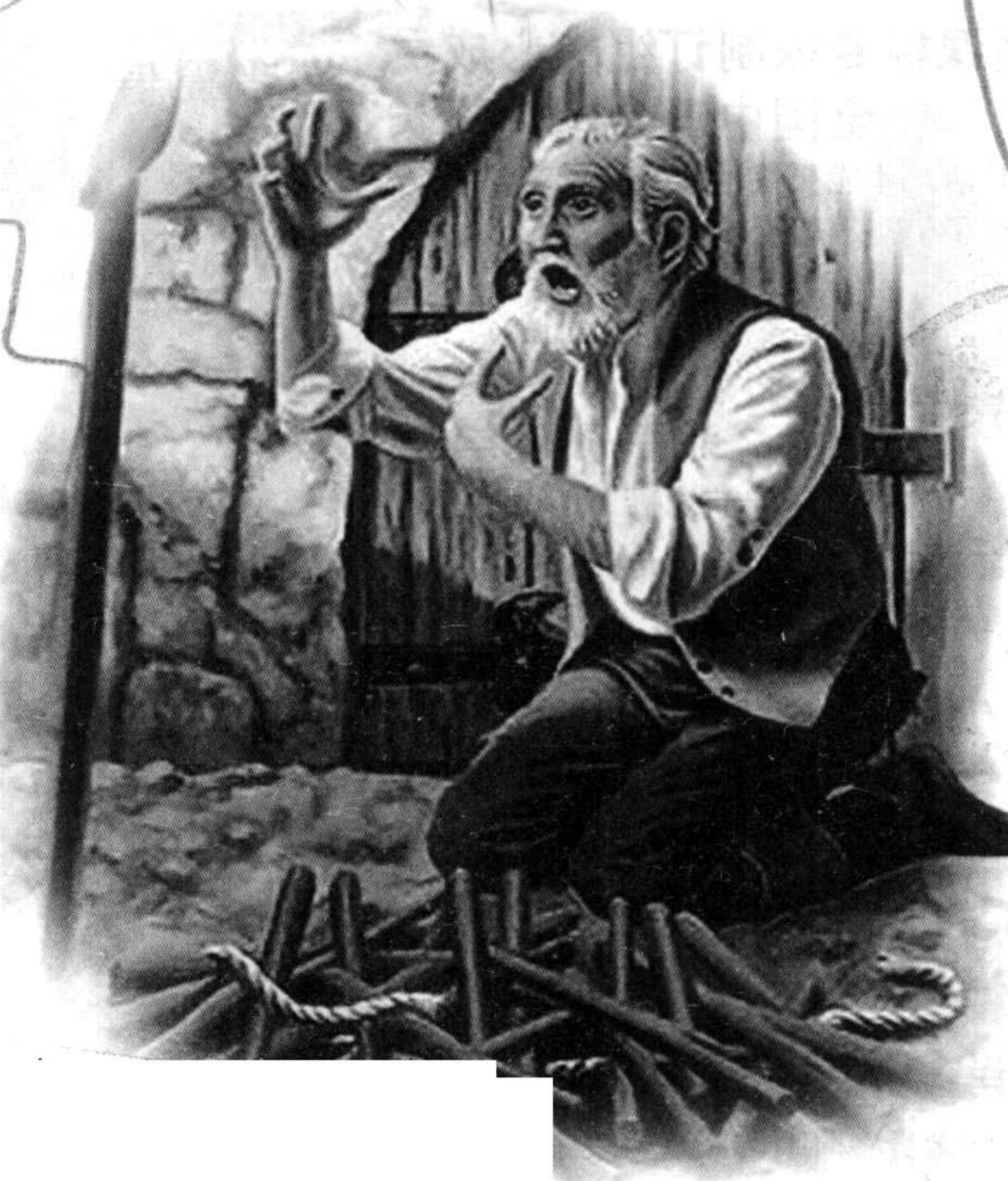
主编：刘心武

悲惨世界

[法] 雨 果 / 著

编者：牟怀松 吴星铎

插图：日月环宇工作室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法)雨果(Hugo, V.)著;牟怀松,吴星铎编著.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5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刘心武主编)

ISBN 978 - 7 - 5001 - 1611 - 0

I. 悲... II. ①雨... ②牟... ③吴... III. 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917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宗 颖 赵彦君

责任编辑/徐小美

责任校对/吕永刚

封面设计/盛琳兰国际广告

印 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7

字 数/189 千字

版 次/200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二次

印 数/10001 - 15000

ISBN 978 - 7 - 5001 - 1611 - 0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中国对

编委会成员推荐

丛书主编

刘心武
著名作家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系列丛书，体系完整、凸显特色、图文并茂、美不胜收，不仅能让您感动一时，更能让您受益一生！

丛书编委



陈金明

全国中语会理事长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知识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是一套提高阅读能力、丰富语文知识、令你受益终生的高品质图书。

语文新课标专家制订组核心成员
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

张翼健

不断与名家对话，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会让孩子们尽享轻松阅读的快乐！



苏立康

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

热爱阅读，拥有智慧的人生。这套特色突出的《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将带给广大中小学生朋友全新的阅读体验。

中小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会长
中小学素质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毛志成

编写这套丛书大有益，对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提高价值很大。愿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能与你同行，伴你成长，给你快乐，送你梦想！



肖复兴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青春时节的阅读，给予我们的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将会让我们一生受用。这套精心选择的经典书籍，实用、好用，值得一读。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专家研讨会



2005年8月，“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对这套书的内容、体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本套丛书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使“名家导读版”丛书更贴近教学、更有利于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名著。



丛书主编、著名作家刘心武（左）与总策划、著名作文教育专家方洲在探讨丛书的有关问题



丛书编委、全国中小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会长毛志成（左）与方洲在交流丛书的编写体例



丛书编委、《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肖复兴（中）与方洲（右）、责编在讨论丛书的内容结构



主要编辑在讨论“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系列丛书的策划方案

名家推荐

(雨果)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善、真理和法兰西。

——高尔基

这部著作(《悲惨世界》)是写仁爱的书,即是一部为激发仁爱精神而写的;这是一部提出疑问的书,一部摆出令人可怕、令人悲痛的社会复杂问题的书。

——波德莱尔

雨果的文学热情,与那些隐匿于自己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玩弄着近乎独语的、令人费解的语言文字的所谓现代作家的“高雅矜贵”的气派绝然无缘。

——池田大作

我当时所读到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以文学价值而言,远在大仲马、梅里美等人之上。

——金庸

冉阿让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具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史诗。

——曹文轩

编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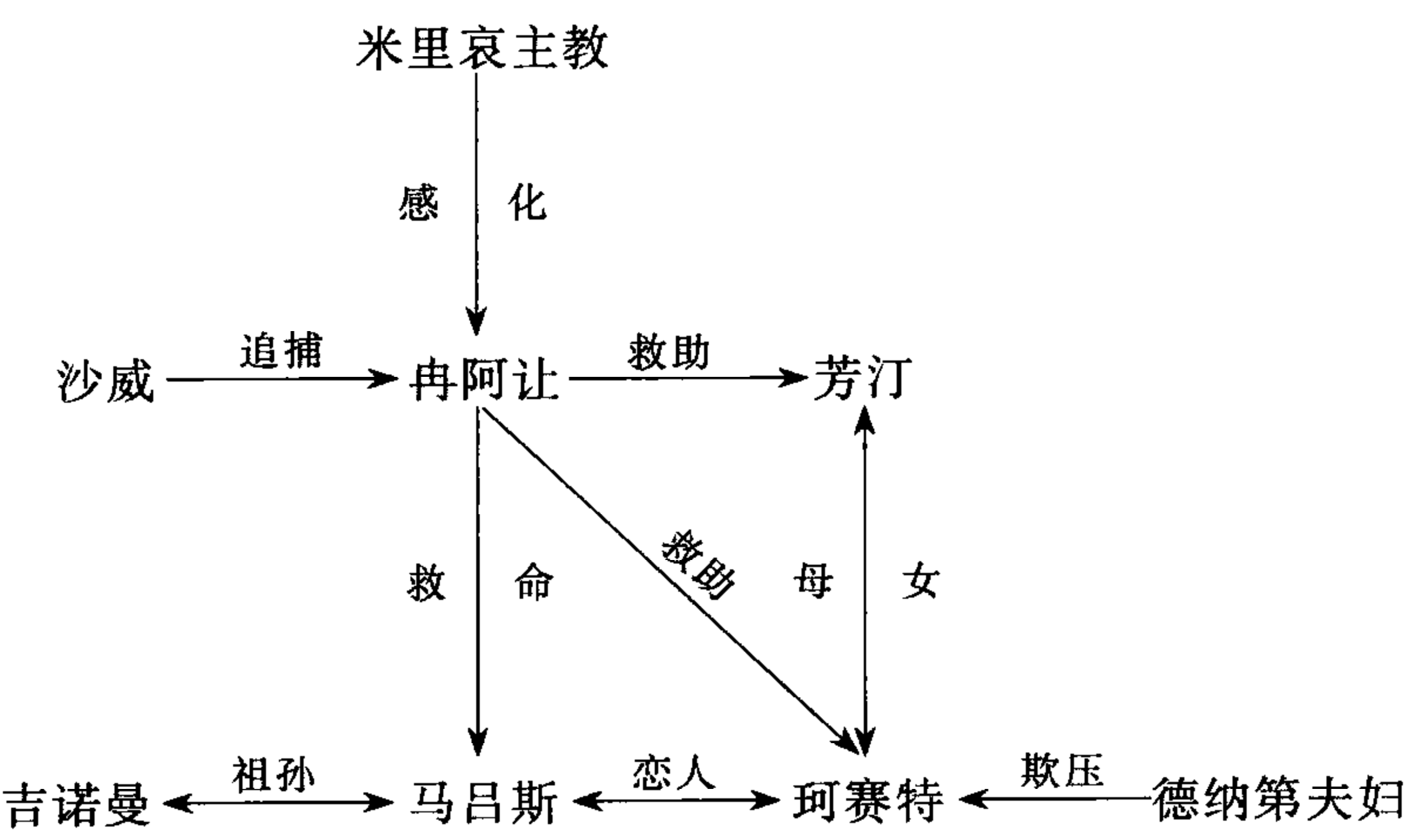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是人类历史上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国文学大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其闪耀的光芒穿越历史时空，经过尘世的磨练、岁月的洗刷，被一代代的读者奉之为经典，具有不朽的价值。对于处在成长过程中、正在初步建立人生观、世界观的青年来讲，文学名著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系列丛书，由我国著名作家刘心武担任丛书主编，全国中语会理事长陈金明、语文新课标制订专家组核心成员、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张翼健等几位专家担任编委，是现今市场上专家阵容最大的一套丛书。

由于作品的时代性，现代的学生对名著的阅读缺乏兴趣，加之阅读能力有限，在实际阅读中常常会遇到很多难点、疑点，读不懂名著。还有一些名著属于成人化的作品，孩子在理解上也有一定的困难。目前市场上出版的名著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没有解决学生阅读时的困难。名著没有解读，学生阅读时就很难理解，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每一章节设置了“导语”和“阅读心得”从思想性、艺术性、写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对名著中的重点、难点进行解读剖析，扫清了学生阅读时的一切障碍。在全书的末尾，还有多位专家对名著进行解读与分析，更能帮助学生从一个更深、更广的角度去理解名著。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对名著的解读是全方位的。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系列丛书，会使你“读”得更愉快，会使你充分享受阅读名著的无限乐趣，愿“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系列丛书能成为你真正的朋友。

主要人物关系表





《悲惨世界》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是一部既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又极富浪漫主义思想的巨著。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苦刑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歌颂了他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义举，并深深地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这部小说是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史诗，小说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悲惨世界》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作品简介

作者小传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法国东部的贝桑松省，父亲是拿破仑帝国的将军，一生征战南北；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忠诚的保王派，对少年时代的雨果影响很深。雨果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文学天赋：9岁开始写诗，15岁时写的《读书乐》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奖励，被誉为“神童”。

1827年，他发表了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在这篇《序



言》中,雨果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创作思想,他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雨果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哲学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等。

写作背景

雨果所生活的19世纪是法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代,法国人民刚刚推翻了封建君主,但政权被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窃取,他们建立的“七月王朝”并没有改善人民的处境,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仍然非常困苦,因此起义、罢工不断,革命浪潮风起云涌。

《悲惨世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蓝本而创作的。当时一个贫苦农民因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苦役,出狱后又因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这深深触动了雨果。这部作品在他心中酝酿了20年之久,直到1845年11月,他才开始动笔,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

1848年6月,巴黎人民举行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共和国。雨果为声势浩大的革命热潮所鼓舞,他是反对君主专制,拥护共和的。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人民的革命失败了。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

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雨果的斗志是坚定的。1859年,拿破仑三世对他予以特赦,但是他拒绝回国。他在流亡期间,对法国的社会问题重新思考,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了一些新内容,终于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



逸闻趣事

“这里只有一个陛下！”

在19世纪,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文学的象征,他不仅赢得了本国人民的尊敬,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敬。当时的巴西皇帝堂·佩德罗就是雨果的崇拜者。

有一次,这位巴西皇帝去看望雨果,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两人谈笑风生间,雨果的孙子走了进来。于是雨果对这位皇帝说:“我向陛下介绍我的孙儿。”然而皇帝却赶紧抗议说:“这里只有一个陛下,那就是维克多·雨果!”

世界上最短的两封信

世界上最短的两封信,分别出自于法国大作家、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维克多·雨果和出版商赫斯特与布莱克特的编辑室。雨果完成《悲惨世界》后,把书稿寄给了编辑室,很长时间杳无音信。于是他寄给编辑室一封信,整封信的内容只有一个大大的“?”。几天后,雨果收到了编辑室回给他的信,打开来一看,信的内容同样很简单,只有一个大大的“!”。雨果心里明白了。不久,《悲惨世界》就出版了,且大获成功。第一封信是作家询问其作品《悲惨世界》的发行情况,第二封信是编辑室给予的答复。这个惊叹号的确是对《悲惨世界》这部著作的最好评价。



名著导读

地位与影响

《悲惨世界》是雨果小说创作的桂冠,它展现了法国社会从1793年至1832年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形象突出,色彩瑰丽,气势浩大,堪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它记叙了主人公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通过冉阿让的悲惨命运又同时展示了法国穷苦人民的生活历程,可以说《悲惨世界》是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悲惨世界》既是雨果思想的总结,当然更是19世纪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产物,这不仅因为它所描绘的图景和它们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更因为它提出的主要社会问题——即劳动人民悲惨处境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所设想的解决方案,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自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曾被多次拍成电影,它所创造的文学园地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块胜地。

内容精要

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位乡下的普通工人,为了养活饥寒交迫的小侄女而去偷了一片面包,结果被判了5年徒刑,他4次越狱



未果,因此被加刑,一共被关了19年。当他出狱后,没有人愿意接待他,只有仁慈的主教米里哀把他当人招待。但是,在服刑中染上恶习的冉阿让,临走时却偷了主教的银器;然而主教不但原谅了他,而且当着警察的面,声称是自己把银器当做礼物送给他的。冉阿让深受震惊,19年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决心重新做人,遂改名为马德兰,定居在法国的北部,且由于为城市的开发尽心尽力,深得众望,被推为市长。

这时候,警官沙威开始怀疑这位市长的身份,暗中展开了调查。就在这个时候,流浪汉商马第被误认为是苦役犯冉阿让而被捕;冉阿让在经过一夜苦恼的内心交战后,终于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救了商马第,而自己再度入狱服刑。但是,他又逃离了监狱,继而遵守他当市长时对一位不幸的女人芳汀临死前所作的承诺——救出在德纳第夫妇家过着悲惨生活的小女孩珂赛特,逃到了巴黎。而警官沙威正好调到巴黎,于是仍旧对冉阿让穷追不舍。他们就潜入了修道院。

在那儿,珂赛特成长为亭亭玉立的美丽女子。不久,他们离开修道院,在城市的一个小角落静悄悄地生活。一次散步时,珂赛特遇到了青年马吕斯,并在心里开始爱上他。一生孤苦的冉阿让从没享受过亲情的关爱,珂赛特使他得到一种极大的安慰,首次获得自己衷心珍爱的“孩子”;而他的心,在人性上,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成长。但是马吕斯的出现搅乱了他和珂赛特的平静生活,使冉阿让因嫉妒而烦恼。

这时是1832年6月,正值共和派叛乱,而马吕斯也参加了叛乱。冉阿让知道此事之后,就来到设有阻挡暴民工事的地方。那时,沙威被当做间谍而遭逮捕,冉阿让趁机把沙威放走。他把马吕斯视做夺走珂赛特的人,心里不免有一点儿怨恨,但仍然把受伤的马吕斯从地下水道中救了出来。就在地下水道出口处,他们再次碰见沙威,而沙威在放走他们二人后,由于内心极度矛盾而投身于塞纳河自杀了。伤愈后,马吕斯和珂赛特结婚了。而被单独留下的冉





阿让,也渐渐地衰老了。但马吕斯为报答有正义感且慈爱的冉阿让,便和珂赛特时常去拜访他,在这两个人挚爱照顾下的冉阿让,不久就去世了。死时,他的枕边正点燃着米里哀主教所赠的银制烛台。

思想内容

《悲惨世界》展示了广阔而典型的 19 世纪法国的社会画面。小说中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巴黎的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资产阶级的沙龙、大学生居住的拉丁区,每一个场景都是如此之栩栩如生,每一个细部都是如此之真切入微;形象是如此鲜明而突出,色彩是如此浓重而瑰丽,气势是如此磅礴而浩大。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却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上自 1793 年大革命高潮,下至 1832 年巴黎人民起义的辉煌无比、巨细无遗的历史画卷。

《悲惨世界》集中地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法律:高级的法律是仁慈和爱,它可以杜绝罪恶,唤起良知,进而改革社会,拯救人类;低级的法律是刑罚,它依靠惩治,却只能加深犯罪。前者的体现者为米里哀主教,他用道德感化与博爱唤醒了冉阿让的良知,使他成了真正的人;而后者的代表是警官沙威,则如鹰犬一般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如同冷血的动物,他最后精神崩溃投河自尽,表现了现存法律在崇高道德面前的渺小、虚弱及它的失败。

《悲惨世界》以主人公冉阿让的传奇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小说中,雨果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现实。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恶贯满盈的德纳第、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自尽的沙威,全部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悲惨世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描



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全面反映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所以,小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

艺术特色

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当时的作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鼓舞,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进步思想,渴望个人独立,反对专制和压迫。《悲惨世界》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主人公冉阿让从逃犯到富翁,以及他以后的经历,本身就不同寻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描绘人物外形和举止的细节上,作家除注意真实性之外,常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赋予人物以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放射着理想的光芒。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雨果的浪漫主义特色:高昂、激动和热情,经常运用多义词,富有隐喻性,有些句子类似成语格言。这些特点使小说的叙述具有一种崇高的史诗般的风格。

对现实的强烈批判

小说的基调是浪漫主义的,但作家的笔触却是非常写实的。这部小说就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真实再现,是下层劳苦大众真实生活的写照。如冉阿让被迫害的经历、芳汀的悲惨命运、滑铁卢战役、1832年巴黎的街垒战等,都写得非常真实。警探沙威的形象,除了他最后的“人性复活”外,也是非常真实的,他就是当时司法制度的缩影。整部小说漫长浩大画卷中的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面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





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真实细腻的心理剖析

《悲惨世界》是雨果第一部采用心理描写的小说,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在塑造男主人公冉阿让时所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心理描写,其他重要人物如吉诺曼老人、沙威和马吕斯也有篇幅可观的心理描写。可以说,心理描写在展示人物的思想变化、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冉阿让从警官沙威口中得知流浪汉商马第为他顶替罪名,要受到重判时,他的思想展开的一场“脑海中的风暴”。雨果通过一系列心理描写,充分而有说服力地写出了冉阿让的内心活动:他并非一下就做到了常人不易做到的事。再如沙威面对冉阿让的仁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雨果对其内心进行了细致的剖析。

曲折多变的情节安排

《悲惨世界》既是一部思想性非常强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因为它的情节曲折多变,引人入胜。小说中处处有波澜,处处有让读者意想不到的转折。一开始,冉阿让偷走银烛台,米里哀主教在警察面前不动声色地解救了他,令读者如释重负;冉阿让从一个逃犯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市长,也让读者大感意外;再如,冉阿让多次成功地逃脱了沙威的追捕;而在街垒战一节,马吕斯、沙威、冉阿让、德纳第等人物居然“聚”到了一起,多条线索重合了,戏剧性效果非常强烈,但又不让人感到生硬造作,可见雨果安排情节的高超手法。



“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书目一览表

第一辑(6本 定价 61.10 元)

朝花夕拾
呐喊
朱自清散文精选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第二辑(7本 定价 80.80 元)

昆虫记
童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格列佛游记
鲁滨逊漂流记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名人传

第三辑(7本 定价 79.50 元)

小王子
汤姆·索亚历险记
爱的教育
海底两万里
安徒生童话
伊索寓言
格林童话

第四辑(5本 定价 56.80 元)

繁星·春水
红岩
骆驼祥子
家
老人与海

新出版单册书目

| 书 名 | 定 价 | 书 名 | 定 价 | 书 名 | 定 价 |
|----------|-------|---------|-------|----------|-------|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 7.50 | 木偶奇遇记 | 8.80 | 苦儿流浪记 | 10.80 |
| 吹牛大王历险记 | 12.00 | 八十天环游地球 | 12.00 | 天方夜谭 | 12.00 |
|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 12.00 | 史记故事 | 12.00 | 边 城 | 7.50 |
| 红楼梦 | 12.00 | 傅雷家书 | 12.00 | 聊斋故事 | 12.00 |
| 封神演义 | 12.00 | 子 夜 | 12.00 |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12.00 |
| 福尔摩斯探案集 | 12.00 | 莎士比亚戏剧集 | 12.00 | 少年维特之烦恼 | 10.80 |
| 红与黑 | 12.00 | 我的大学 | 10.80 | 简·爱 | 12.00 |
| 呼啸山庄 | 12.00 | 母 亲 | 12.00 | 雾都孤儿 | 12.00 |
| 汤姆叔叔的小屋 | 12.00 | 希腊神话 | 12.00 | 泰戈尔诗选 | 12.00 |
| 悲惨世界 | 12.00 | 圣经故事 | 12.00 | 巴黎圣母院 | 12.00 |



目 录

| | |
|-------------------|-----|
| 作品简介 | 1 |
| 名著导读 | 4 |
| 一、还有一扇门没有敲 | 2 |
| 二、芳汀被遗弃之后 | 14 |
| 三、神奇的马德兰 | 23 |
| 四、苦命的芳汀 | 32 |
| 五、内心的斗争 | 48 |
| 六、芳汀之死 | 58 |
| 七、小珂赛特遇见了谁 | 69 |
| 八、珂赛特的幸福时光 | 80 |
| 九、逃跑 | 89 |
| 十、马吕斯离开了家 | 108 |
| 十一、马吕斯的隔壁 | 119 |
| 十二、德纳第实施绑架 | 131 |
| 十三、两颗心的相会 | 148 |
| 十四、两个死对头 | 159 |
| 十五、有情人终成眷属 | 174 |
| 十六、冉阿让最后的日子 | 184 |





专家品读

- 我们还需要雨果(节选) / 柳鸣九 197
- 从《悲惨世界》中看雨果的
人道主义思想(节选) / 高韵青 199
- 《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特征 / 徐虹 201

读后感

- 我读《悲惨世界》 / 碧波 203
- 读《悲惨世界》有感 / 王小波 204
- 爱,无处不在 / 单玫
——读《悲惨世界》有感 205





作者序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一、还有一扇门没有敲

导语

小城里来了一个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年男人，他身上有钱，却没有一家客栈愿意接待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又该怎么办？

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有个人走进了小小的迪涅城。此人中等身材，体格粗壮，四十六七岁。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把他那被太阳晒黑、淌着大汗的脸遮去了一部分。从他那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部分毛茸茸的胸脯，他的领带扭得像根绳子，蓝棉布裤子的一个膝头成了白色，一个膝头有了窟窿；一件破旧褴褛的老灰布衫，左右两肘上都已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光头，长须。

他走到巴许维街转角的地方，朝市政厅走去。但是一刻钟后又出来了。有个警察坐在门旁的石凳上，那汉子脱下他的便帽，向那警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警察没有答礼，只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儿，就走到市政厅里去了。

那人向一座旅舍走去，它是这地方最好的旅舍了。

主人听见门开了，头也不抬地说：“先生要什么？”

“吃和睡。”那人说。

“再容易不过了。”主人回答说。这时，他转过头，目光射在旅





客身上,又接着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袋里掏出一个大钱包,回答说:“我有钱。”

“好,我就来伺候您。”主人说。

那人把钱包塞回衣袋,取下行囊,放在门边的地上,手里仍拿着木棍。

但是,主人总在打量这位旅客。

最后,主人说:“我说,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您进来时,我心里就有些疑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您认识字吗?”

他一面那样说,一面把一张完全打开了的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低下了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他沿着那条大街走去,信步穿过许多街道,都是他不认识的,他感到饿得难熬。天要黑了,他向四周望去,想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刚才在那家华丽的旅馆吃了闭门羹,他便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所穷苦的破屋。恰好在那条街的尽头,有一家酒店。

“来的是谁?”那老板问。

“一个想吃晚饭和过夜的人。”

“好的,这儿有饭吃,也有地方可以住。”

他进去了。那些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转过头来,打量了他好一会儿。那老板向他说:“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去坐在炉边,把那两只累伤了的脚伸到火前,他的脸仍被那顶压到眉心的便帽半遮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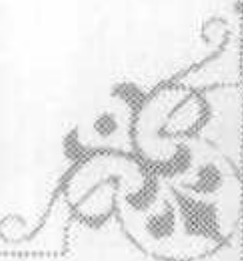
酒店老板突然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向他说:“你得离开此地。”

那人转过身来,低声下气地说:“唉!您知道?”

“我知道。”

“他们把我从那个旅舍里撵了出来。”

“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旁的地方去。”

那人提起他的棍和布袋,走了。

他走过监狱,监狱的大门上垂着一根拉钟的铁链。他便拉动那口钟。

墙上的一个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他说,一面恭恭敬敬地脱下他的便帽,“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宿?”

里面答道:“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那小墙洞又闭上了。

他走到一条有许多花园的小街,看见一所小平房的窗子里有灯光。他从那玻璃窗朝里看,那是一大间用灰浆刷白了的屋子,屋子中间有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个40岁左右喜笑颜开的男子,他用膝头颠着一个小孩逗他跳跃。一个年轻的妇人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婴孩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笑着。

他在玻璃窗上极轻地敲了一下。

他听见那妇人说:“当家的,有人敲门。”

那丈夫立起身来,拿着灯,走去把门开了。

他是一个半农半工模样的人,身上围着一件皮围裙,围裙里有一把铁锤、一条红手巾。

“先生,”那过路人说,“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里那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宿吗?”

“您是谁?”那房子的主人问。

那人回答说:“我是从壁马松来的。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12法里。您同意吗?假使我出钱?”

“我并不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那农人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找客栈呢?”

那过路人感到为难,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不肯接待我。”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露出戒惧的神情,他从头到脚打量着那陌生





人,忽然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着:“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他又对那外来人看了一眼,向后退了三步,从墙上取下了他的枪。

“求您做做好事,”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吧!”

“我只会给你一枪!”农民说,随后他把门使劲儿关上。

天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中已经起了冷风。那人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他朝茅棚走去,他趴下,然后爬了进去。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在那上面躺了一会儿,他实在太疲倦了,一点儿也不能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他抬起眼睛,黑暗中瞧见在茅棚的洞口现出一只大狗头。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他慢慢地从那狗窝里爬了出来,骂道:“我连狗也不如了!”

他已经疲惫不堪,完全绝望,便在印刷局门前的石凳上躺了下来。

恰巧有个老妇人从天主堂里出来,看见他躺在这里,便说:“你就睡在这石凳上吗?”

“我已经睡了 19 年的木板褥子,”那人说,“今天要来睡睡石板褥子了。”

“您总不能就这样过夜呀。也许会有人做好事,让您住一宿。”

“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没有一个地方不把我撵走。”

老太婆推着那人的胳膊,把广场对面主教院旁边的一所矮房子指给他看。“敲过那扇没有?”

“没有。”

“那你就还有一扇门没有敲,去敲那扇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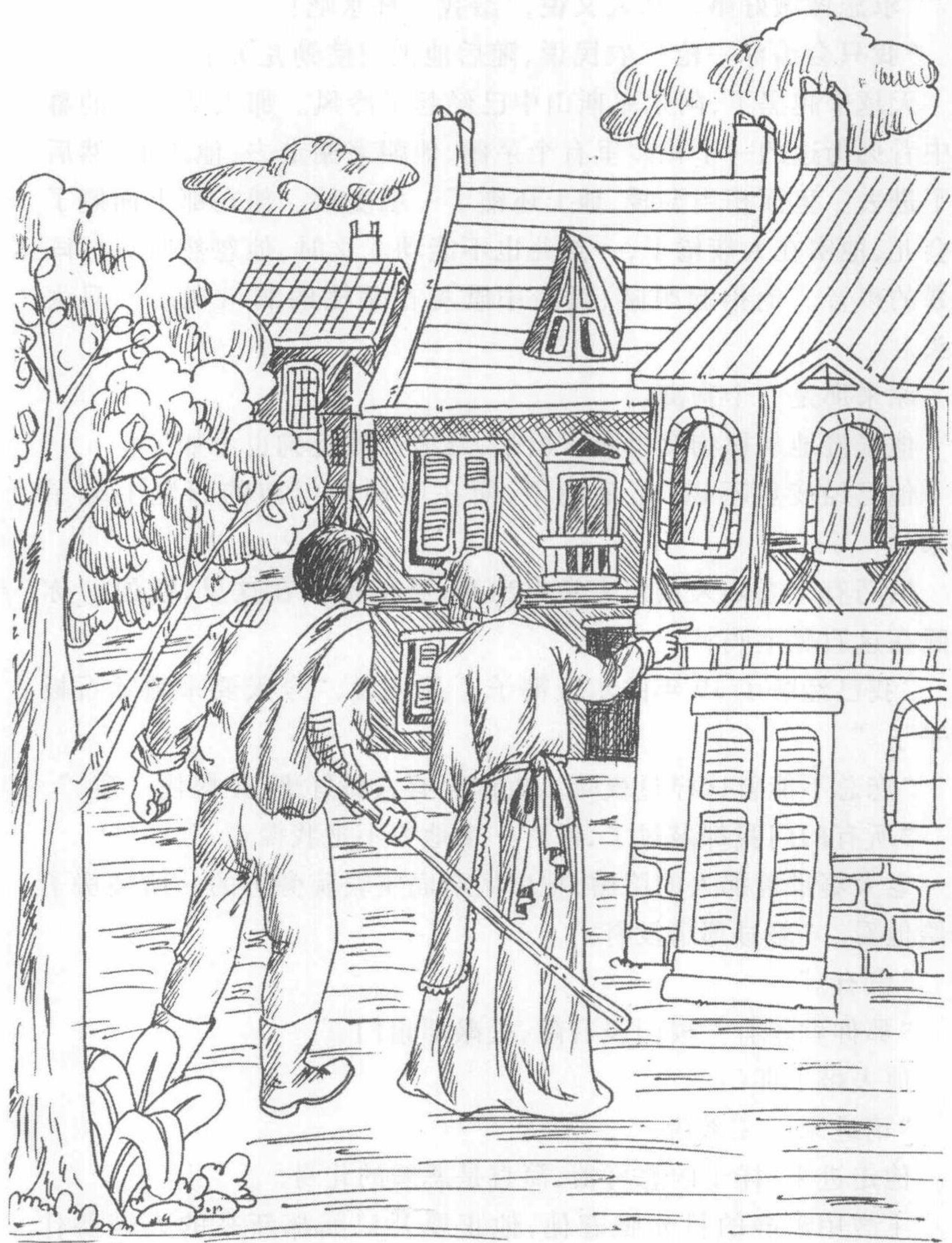
他去敲了那门。

“请进来。”主教说。

他走进来,样子凶恶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主教用镇静目光瞧着他,他正要开口问那新来的人需要什么,那人大声说:“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







了19年。出狱4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已经走了4天了,我有钱,但困极了,也饿得很。您肯让我歇一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吩咐仆人,“加一副刀叉。”

“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罚做苦役的罪犯。我是刚从牢里出来的。”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得我处处受人撵。我在狱中19年。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了,您肯收留我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主教转过身来,朝着那人。“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会预备好的。”

到这时,这位叫冉阿让的人才完全懂了。他那副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好像一个疯子,低声慢气地说:“真的吗?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先生’!和我说话,您不用‘你’字。‘滚!狗东西!’人家总那样叫我。您是有天良的人!并且我有钱,自然要付账的。对不起,您贵姓?您是个好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说。

“您是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自己用吧。您有多少钱?”

“109个法郎加上15个苏。”那人说。

“109个法郎15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19年。”

“19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马格洛大娘进来了,拿来一套餐具。“马格洛大娘,”主教说,



“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是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与其说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了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您肯定吃过一些苦吧？”

“脚上拖着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挨棍子！说错一个字就得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还快乐些呢！19年！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

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拿出来了。主教说：“请坐。”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说：“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

“那是指定的路程。”

吃完饭，主教对客人说：“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安着一张洁白的床。

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市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很小时就失去了父母。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是个寡妇，有7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姐夫死时，7个孩子中最大的8岁，



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 25 岁,他帮助姐姐抚养 7 个孩子,以报答她当年的抚养之恩。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 18 个苏,然后他就当割麦零工、牧牛人、苦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吃,7 个孩子饿得哇哇乱叫。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然看见一只手从一个打破的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他赶忙追出来,捉住了他。

这个偷面包的人正是冉阿让。他被指控为“入室行窃”,被判服 5 年苦役。从那时起,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 24601 号。姐姐怎样了呢? 7 个孩子怎样了呢? 谁照顾他们呢? 从此后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监狱里,他只听到过一次关于姐姐的消息。说她只带着一个孩子,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 6 个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一个印刷厂去做装订工。早晨 6 点就得到厂,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 7 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 6 点到厂,学校要到 7 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

到了第 4 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逃走了,第二天晚上,他就被逮住了。判决延长拘禁三年,一共 8 年。到第 6 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又被逮住了。加禁 5 年,一共 13 年。到第 10 年,他又越狱,仍没有成功。又被判加禁三年,一共是 16 年。他试了最后的一次,又加了三年,一共是 19 年。1815 年的 10 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 1796 年关进去的,为了拿一个面包。

冉阿让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但他却没有片刻停止过思考:一个面包,就判 19 年,可是,他愿意如此去拿这个面包吗? 他想拼命工作,但没有工作;7 个孩子要养活,可是他却无法养活! 一个面包,判 19 年! 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难道不比犯人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吗? 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

他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





出狱时,他听见有人说“你自由了”,冉阿让起初以为得着新生命了。但他很快又想到,既然拿的是一张黄护照,所谓自由也就是那么一回事。释放并不等于自由,他出了牢狱,但仍背着罪名。

凌晨两点,冉阿让醒了。旧恨和新愁在他的心里翻来倒去。

他爬起来,拿起先头放在床上的短铁钎,右手握住那根钎,屏住呼吸,放轻脚步走向隔壁主教的卧房。

冉阿让用指尖推开门,他听到主教熟睡时均匀安静的呼吸。

冉阿让朝壁橱走去,他见钥匙在上面,便打开橱,拿出一篮银器,把银器放进布袋,跳过墙头逃了。

次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主教报告:“银器被昨天晚上那个人偷走了!”

主教柔声向马格洛大娘说:“首先,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我占用那些银器已经很久了,那是属于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个穷人了。”

正在这时,三个警察拎着冉阿让的衣领进来了。

主教跑上前去迎接冉阿让:“呀!您来了!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银烛台,我也送给您了,您可以变卖200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这位年高可敬的主教。

主教对警察说:“这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你们误会了。”

听主教这么说,那些警察走了。

这时冉阿让感觉很复杂,有些晕眩。

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主教一字一字叮嘱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冉阿让离开了主教,逃也似地出了城。瞎跑了一早晨,没吃东





西,也不知道饿。他被一大堆新的感触控制住了。他觉得自己怒不可遏,却又不知道怒从何来。说不出是受了感动还是受了侮辱,但是他记住了主教的名字:米里哀。当落日西沉时,他坐在一片荒凉的荆棘后面。

他忽然听到一阵欢乐的声音。他转过头,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穷孩子顺着小路走来,嘴里唱着歌,腰间插着一只摇琴,背上背着一只田鼠笼子。那孩子一面唱,一面又不时停下来,拿着手中的几个钱,做“抓子儿”游戏。孩子停在荆棘丛旁,没有看见冉阿让,他将一把钱抛起来,然后接住,他相当灵巧,每次都个个接在手背上。可是这一次他那个值40个苏的钱落了空,向荆棘丛滚了去,滚到了冉阿让的脚边。

冉阿让一脚踏在上面。

孩子的眼睛追随着那个钱,他一点儿也不惊慌:“先生,我的钱。”

“你叫什么?”冉阿让说。

“小瑞尔威,先生。请您把我的那个钱还我。”

那孩子使劲推那只压在他的钱上面的铁钉鞋。“我要我的钱!我要我值40个苏的钱!”

冉阿让忽然站起来,脚仍旧踏在银币上,说:“你究竟走不走!”

那孩子吓坏了,从头到脚哆嗦起来,逃了,他拼命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叫。过了一会儿,那孩子不见了。

冉阿让哆嗦了一下,他忽然看见了那个值40个苏的钱。他急忙向那孩子逃跑的方向走去。他使出全身力气,吼出无比凄惨的叫声:“小瑞尔威!小瑞尔威!”

他遇见一个骑马的神甫,问他见没见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背着一只田鼠笼子。那神甫说没有看见。

冉阿让把那个值40个苏的钱和两个5法郎交给神甫。“给您的穷人。”他说。



阅读心得

1. 读了这一章,我们就理解了冉阿让的不幸遭遇。他并不是一个本质很坏的人,是被贫困逼迫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他偷面包是为了养活孩子,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这就要被判重刑。社会对冉阿让缺少关爱,所以冉阿让仇恨这个社会。“他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良知就是这样泯灭的。这句话正反映出冉阿让的思想变化。

2. 本章对人物的外貌描写十分精彩,略带夸张,但是刻画出了这个人的灵魂:冉阿让中等身材,体格粗壮,光头,长须,等等,这样的描写还算写实,但是“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部分毛茸茸的胸脯”,“领带扭得像根绳子”,“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等等,就略显夸张。在描绘人物外形和举止的细节上,作者除了注意真实性之外,常用浪漫主义的夸张,赋予人物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3. 在第一章,作者就通过情节安排表露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靠道德、宗教来拯救人。冉阿让四处碰壁,只有好心的主教肯收留他。他偷走银器之后,主教心平气和地说:“首先,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那是属于穷人的。”主教这个人物其实正体现了作者的仁慈、博爱思想。

佳句摘抄

✧ 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光头,长须。

✧ 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 老太婆推着那人的胳膊,把广场对面主教堂旁边的一所矮房



子指给他看。“敲过那扇没有？”

“他走进来，样子凶恶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挨棍子！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

“主教说：‘请坐。’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冉阿让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但他却没有片刻停止过思考。”

“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难道不比犯人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吗？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

“冉阿让用指尖推开门，他听到主教熟睡时均匀安静的呼吸。”

“冉阿让把那个值 40 个苏的钱和两个 5 法郎交给神甫。‘给您的穷人。’他说。”





二、芳汀被遗弃之后

导语

芳汀本来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她被一个花花公子所迷惑，之后又被他抛弃了。孤苦伶仃的她该怎么生活呢？

巴黎有些精神空虚的青年，专门以谈情说爱填补那空虚的灵魂。其中有个叫斐利克斯·多罗米埃的，他结识了年轻漂亮的芳汀，他的朋友李士多里、法梅依、勃拉什维尔，同他一样也都有自己的情人。勃拉什维尔的叫宠儿，李士多里的叫大丽，法梅依的叫瑟芬。

芳汀、宠儿、大丽、瑟芬是4个女工，她们都是香气袭人的美女。大丽委身于李士多里，因为她那10个过分美丽的红指甲，不再做工。

瑟芬之所以能征服法梅依，是因为她能用一种娇里带妖的神态对他说：“是呀，先生。”

芳汀是自爱的姑娘。芳汀的爱是初次的爱，专一的爱，真诚的爱。

芳汀是平民底层孕育出来的孩子。她虽然是从黑暗社会中生出来的，她的风度却使人摸不着她的出处和身世。她生在法国北部滨海蒙特勒伊县。她没有姓，因为她没有家。10岁时，芳汀出城到附近的庄稼人家里去做工；15岁时，她到巴黎碰运气。芳汀生得美，她保持她的童贞直到最后一刻。她是一个牙齿洁白、头发浅黄



的漂亮姑娘。

她为生活而工作,到后来,她迷上了多罗米埃。

但是对于多罗米埃来说,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个花花公子的情妇多如牛毛。而芳汀对多罗米埃却是一片真情。

多罗米埃有 4000 法郎的年息,4000 法郎的年息在巴黎大学的地区,便可以为所欲为了。多罗米埃已 30 岁了,他寻欢作乐,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牙齿也不齐全,头也秃了,有一只眼睛常淌泪。

有一天,多罗米埃把那三个人拉到一边,说:“芳汀、大丽、瑟芬和宠儿要求我们送她们一件礼物,已快一年了,现在我们来商量一下。”说到此,多罗米埃的声音放低了,鬼鬼祟祟地讲了些话,那 4 张口同时发出一阵奔放的笑声,喊道:“这真是妙不可言!”

于是他们邀请那 4 位姑娘去郊游。

这 4 个姑娘好像一群逃出笼子的秀眼鸟,她们不时和这些青年们撩撩打打。4 位姑娘都美得令人心花怒放。

芳汀,她就是欢乐。她那一嘴光彩夺目的牙齿明明是从上帝那里奉了一道使命——笑的使命。一头蓬松的黄发,加上她的樱唇,令人心醉。她嘴的两角含情脉脉地向上翘着,带着一种鼓励人放肆的神气。其余那三个,却比较放纵,很少顾忌什么。

芳汀很美,芳汀就是贞操。爱是一种过失,芳汀却是漂浮在过失上的天使。

那天从早到晚他们都在嬉闹。

玩乐一天后,他们来到蓬巴达酒家。

他们团团坐在一堆杯盘瓶碟的周围,法梅依和大丽哼着歌儿,多罗米埃喝着酒,瑟芬笑着,芳汀微笑着,李士多里吹着在圣克鲁买来的木喇叭。宠儿脉脉含情地望着勃拉什维尔说道:“勃拉什维尔,我爱你。”

这话引起了勃拉什维尔的一个问题:“宠儿,假使我不爱你了,你将怎样呢?”

“我吗!”宠儿喊着说,“唉!不要说这种话,哪怕是开玩笑,也





不要说这种话！假使你不爱我了，我就抓你的皮，把水淋到你的身上，叫你吃官司。我会叫警察！哼！你以为我有什么事做不出的！坏人！”

闹得差不多了，4个青年对4个姑娘说要出去一下。

过了一些时候，还不见他们回来。“他们耽搁得太久了！”芳汀说。

此时，堂倌走进来了，他手里捏着一封信，说：“这是那几位先生留给太太们的。”

“为什么没有马上送来？”

“因为那些先生们吩咐过的，要过一个钟头才交给几位太太。”

宠儿急忙把信拆开，打开来念：

呵，我们的情妇！你们念这封信时，我们已经走了。假使这封信撕碎了你们的心，你们就照样向它报复，把它撕碎。永别了。近两年来我们曾使你们幸福，千万不要埋怨我们。

勃拉什维尔、法梅依、李士多里、多罗米埃附告：餐费已付。

4位姑娘面面相觑。

宠儿第一个打破沉寂，“好呀，”她喊着说，“这玩笑确实开得不坏。”

“很有趣。”瑟芬说。

接着，她们放声大笑。

芳汀也随着大家笑。

一个钟头过后，芳汀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她哭了。这是她第一次的爱，她早已如同委身于自己的丈夫一样委身于多罗米埃了，并且这可怜的姑娘已生有一个孩子。

1818年，在巴黎附近的孟费郛有一家像饭店那样的客店，这客店是一对名叫德纳第的夫妇开的。店门头上有块木板，木板的下端有这样几个字：滑铁卢勇士客寓。

客店门前有辆车子的残骸，车子的链条垂下来，两个小女孩，一个两岁半，一个18个月，并排坐在那链条的弯处，如同坐在秋千索





上,小的那个躺在大的怀中,亲亲热热地相互拥抱着。一条手帕巧妙地系住了她们,免得摔下来。

两个孩子惹人喜爱。几步以外,有一个面目并不可爱却令人感动的母亲,正蹲在客店门口,用一根长绳拉荡着那两个孩子,眼睛紧紧盯着她们,唯恐发生意外。

这时,有人说:“大嫂,您的两个小宝宝真可爱。”

那母亲转过头来。

原来是个妇人站在她面前,那妇人也抱了个孩子,还挽着一个很重的大衣包。她的孩子是个两三岁的女孩。她的装束像个女工,头发里的一绺金发露了出来,显出她头发的丰厚,但是她用一条丑而窄的巫婆用的头巾紧紧结在额下,把头发全遮住了。她脸上没有血色,显得非常疲乏。她的手枯而黑,生满了斑点,食指上的粗皮满是针痕,她就是芳汀。

芳汀的美不减当年,只是脸上多了一条含愁的皱纹。被遗弃之后,她完全见不着宠儿、瑟芬和大丽了,男子方面更是音讯全无。芳汀孤零零的一个人带着孩子,这种绝交是无可挽回的,她孑然一身,无亲无故。自从和多罗米埃发生关系以后,她忽视了自己的出路,现在已是无路可走了。芳汀稍稍认识几个字,但不会写,她曾请一个摆写字摊的先生写了一封信给多罗米埃,随后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多罗米埃一封也没有回。她灰心了,但她不知道该向谁求救。她隐隐感到,她不久就会堕入苦难,沉溺在更加不堪的境地。她非得有毅力不行。她有毅力,于是她站稳脚跟。她想回到她家乡滨海蒙特勒伊去,在那里也许会找到工作。不过得先隐瞒错误,她必须面临生离的苦痛,而生离的苦痛比上一次更甚。她的心扭作一团,但是她已下定决心。

她已摒弃了修饰,穿着布衣,把所有的丝织品、碎料子、飘带、花边,都用在女儿身上。她变卖了所有的东西,得到 200 法郎,还清各处的零星债务后她只有 80 多法郎了。

在 22 岁的芳龄,一个早晨,她背着她的孩子珂赛特离开了





巴黎。

而斐利克斯·多罗米埃呢,20年后,他成了外省一个满脸横肉、有钱有势的公家律师,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一个一贯寻芳猎艳的登徒子。

芳汀来到孟费郇,从德纳第客店门前走过,看见那两个小女孩在玩秋千,顿生羡慕之心,说:“大嫂,您的两个小宝宝真可爱。”

母亲抬起头,道了谢,又请这位过路的女客坐在门边条凳上,两个妇人便攀谈起来了。

“我叫德纳第妈妈,”两个女孩的母亲说,“这客店是我开的。”

德纳第妈妈是个赤发、多肉、呼吸滞塞的妇人,是个典型的装妖作怪的母老虎。她还年轻,不到30岁。

芳汀说她是一个女工,丈夫死了,巴黎缺少工作机会,她要到别处去找工作,但是带着孩子无法找到工作。她握住德纳第妈妈的手,眼睛盯着她,说:“您肯替我照顾我的孩子吗?”

德纳第妈妈一惊,那是一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拒绝的动作。

芳汀接着说:“我不久就会回来接她的。”

“我得先想想。”德纳第妈妈说。

“我可以每月付6法郎。”

说到这里,一个男子的声音从客店里传来:“非得7法郎不成,并且要先付7个月。”

“我照付就是。”那母亲说。

“并且另外要付15法郎,作为刚接过手时的一切费用。”男子的声音又说。

“我照付就是,我有80法郎。到了那里,我赚到钱就回来找我的心肝。”

这桩买卖成交了。芳汀在那客店里住了一夜,交出了她的钱,留下了她的孩子,第二天早晨走了,一心打算早早回来。

一个女邻居碰到了这位离去的母亲,她回来说:“我刚才看见一



个妇人在街上哭得好惨！”

德纳第夫妇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简单地谈谈，将来再补充描绘他们的轮廓。

这些人处于所谓中等阶级和所谓下层阶级之间，下层阶级的某些弱点和中等阶级的绝大部分恶习他们都兼而有之，既没有工人那种大公无私的热情，也没有资产阶级那种诚实的信条。这些小人，一旦受到恶毒的煽动就很容易变成凶恶的力量。那妇人就具有做恶婆的本质，那男子也是个无赖的材料。

尤其是那德纳第汉子，他可以使观察他的人感到局促不安。我们对某些人只需望一眼便会起戒惧之心，我们觉得他们在两方面都是阴森森的：在人后，他们惶惶终日；在人前，他们声势凶狠。据他自己说，他当过兵，以前曾是个中士。他大致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据说还表现得相当勇敢。将来我们就会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妻子比他小 12 到 15 岁。她的大女儿叫爱潘妮，小女儿叫阿兹玛。

他们把芳汀——珂赛特的母亲给他们的钱交给了官厅，免去了追究，他出的期票也保持了信用。一个月后他仍旧缺钱，那妇人便把珂赛特的衣服饰物带到巴黎，向当店押了 60 法郎。那笔款子用完以后，德纳第夫妇便立刻让芳汀寄钱给他们。他们叫珂赛特穿破裙破衫，吃剩的东西，让她用一只木盆和猫狗一同在桌子底下吃饭。

芳汀在滨海蒙特勒伊住下来了，她每月写信，应当说，她每月请人写信探问她孩子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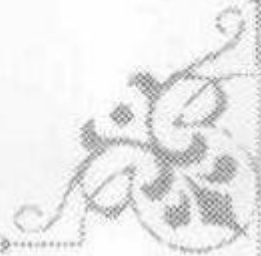
德纳第夫妇总是千篇一律地回复说：“珂赛特安好正常。”其实珂赛特经常受到冰雹似的殴打！

7 个月后，芳汀把第 7 个月的 7 个法郎寄去，并且月月都按期寄去，相当准时。一年还不到，德纳第要芳汀每月付 12 法郎。

一年过了，又是一年。

那德纳第汉子硬要每月 15 法郎，芳汀照寄 15 法郎。

年复一年，孩子长大了，她的苦难也增加了。他们叫珂赛特打







扫房间、院子、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东西。

阅读心得

1. 芳汀在本章中出场,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却不幸面临悲惨的遭遇——被遗弃、没有工作、母女分离、被迫走向堕落,这就使得我们想起了雨果提出的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中的“饥饿使妇女堕落”,小说产生了巨大的悲剧力量。

2. 本章作者描写人物非常精彩。例如写花花公子多罗米埃,30多岁,但“牙齿也不齐全,头也秃了,有一只眼睛常淌泪”,夸张的外貌描写显现出这个人的可恶。而写德纳第,“一个男子的声音从客店里传来”,这个人不用出场,光凭声音和所说的话就能想见他的为人。而写4位姑娘被遗弃之后,她们放声大笑,“芳汀也随着大家笑”,这种以喜写悲的手法更让人觉得伤心。

3. 作者善于借用一些不相干的人,比如以邻居、路人的视角来描述主人公。例如一个女邻居碰到了离去的芳汀,通过她的话“我刚才看见一个妇人在街上哭得好惨”,表现芳汀离开自己孩子的无奈和悲痛。

佳句摘抄

巴黎有些精神空虚的青年,专门以谈情说爱填补那空虚的灵魂。

芳汀是自爱的姑娘。芳汀的爱是初次的爱,专一的爱,真诚的爱。

多罗米埃已30岁了,他寻欢作乐,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牙齿



也不齐全，头也秃了，有一只眼睛常淌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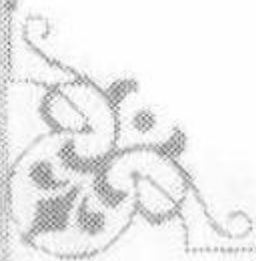
十多罗米埃的声音放低了，鬼鬼祟祟地讲了些话，那4张口同时发出一阵奔放的笑声，喊道：“这真是妙不可言！”

芳汀，她就是欢乐。她那一嘴光彩夺目的牙齿明明是从上帝那里奉了一道使命——笑的使命。一头蓬松的黄发，加上她的樱唇，令人心醉。

她嘴的两角含情脉脉地向上翘着，带着一种鼓励人放肆的神气。其余那三个，却比较放纵，很少顾忌什么。

假使这封信撕碎了你们的心，你们就照样向它报复，把它撕碎。永别了。近两年来我们曾使你们幸福，千万不要埋怨我们。

这些小人，一旦受到恶毒的煽动就很容易变成凶恶的力量。那妇人就具有做恶婆的本质，那男子也是个无赖的材料。





三、神奇的马德兰

导语

马德兰因德高望重,被推举为市长。他受人爱戴,可总让人觉得有点儿神秘。他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

芳汀离开她的故乡已有 10 年光景。滨海蒙特勒伊的情形早已变了。正当芳汀从一次苦难陷入另一次苦难时,她的故乡却兴盛起来了。

滨海蒙特勒伊有一种仿造英国黑玉和德国烧料的特别工业。那种工业因为原料贵,所以很不景气。当芳汀回到滨海蒙特勒伊时,那种生产工艺已经进行了一种空前的改革。1815 年年底,有一个人在制造中用漆胶代替松胶,特别在手镯方面,做底圈时,用两头靠拢的方法代替了两头连接焊死的方法。这一改革大大降低了成本,因此,第一,工资增高,一乡都得到了实惠;第二,制造有了改进,消费者得了好处;第三,售价降低,利润翻了三倍。不到三年时间,发明这方法的人便成了大富翁。他不是本省的人,关于他的籍贯,大家全不知道;他的往事,知道的人也不多。据说他来到这城里时只有很少的钱,至多不过几百法郎。初到滨海蒙特勒伊时,服装、举止和谈吐都像一个工人。他是在一个黄昏,摸进滨海蒙特勒伊城的,当时正遇到区公所失火。他跳到火里,救出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孩恰是警察队长的儿子,因此没有验他的护照。从那一天起,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他马德兰伯伯。

名

家

导

读

版



马德兰伯伯获得大宗利润后,第二年便建造了一幢高大的厂房,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马德兰伯伯要求男工应有毅力,女工应有好作风。

到1820年,他将一笔63万法郎的款子存进了银行,但是他为这座城市和穷人却用去了100多万。

他还在厂里建立了医院,又建造了两幢校舍,又创设了一所贫儿院,这在当时的法国还是创举;他又为年老和残废工人创办了救济金。他的工厂成了一个中心,工厂附近的贫民窟,成了崭新的居民楼群。他还在那里开设了一所免费药房。

1819年的一天早晨,由于马德兰伯伯在地方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省长保荐、国王亲自下达任命,让马德兰出任滨海蒙特勒伊市长。几天后,委任令在《通报》上刊出来了。但是第二天,马德兰伯伯却推辞不受。

同年,用马德兰发明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工业展览会陈列出来,通过评奖委员的报告,国王以荣誉勋章授予发明家。马德兰伯伯又推辞了十字勋章。

1820年,国王又派他做市长。他仍旧推辞,但是省长不许他推辞,所有的重要人物也都来劝驾,人民群集街头向他请愿,他只好接受。有人注意到当时使他做出决定的最大力量,是人民中一个老妇人所说过的一句气愤话。她当时立在他门口,几乎怒不可遏,对他喊道:“一个好市长,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能办好事时难道可以退却吗?”

他虽然现在是市长先生了,可是生活还和当初一样朴素。他灰白头发,严肃的目光,面色焦黑,像个工人。他经常戴一顶宽边帽,穿一身粗呢长礼服。他上班时执行他的市长职务,下班以后便闭门深居。他只和少数几个人谈话,他逃避寒暄,遇见人,从侧面行个礼便连忙趋避。

他老是一个人吃饭,并在面前摊开一本书。他散步时喜欢带一





支长枪,但不常用。偶开一枪,却从无虚发,使人惊叹。他从不打死一只无害的野兽,从不射击一只小鸟。

他虽已上了年纪,不过据说体力仍是不可思议。他常在必要时予人一臂之助:扶起一匹马,推动一个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握着两只角去拦阻一头逃跑的牡牛。出门时,他的衣袋中总是装满了钱,到回来时,又都空了。他从一个村庄经过时,那些衣服破烂的孩子们都欢天喜地地跑到他身边围着他。

一天,他看见村里有许多人正忙着拔除荨麻。他望着一堆枯萎了的荨麻说道:“荨麻嫩时,叶子非常好吃。老荨麻可以织成荨麻布。荨麻斩碎了可以喂鸡鸭,磨烂了也可以喂牛羊。荨麻子能使动物的毛光润,根拌在盐里可制成一种悦目的黄色颜料。荨麻只需要一点点土,不需要照顾。只需费一点点力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朋友们,牢记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他秘密地做了许多善事,正如有的人秘密地干着坏事一样。晚上,他常乘人不备,到一些揭不开锅的穷人家里,放一枚金币——20法郎,这可是救命钱!

1821年初,各地报纸都刊出了迪涅主教米里哀先生逝世的消息,享年82岁高龄。

这噩耗被滨海蒙特勒伊的地方报纸转载了。第二天,马德兰先生穿了一袭全黑的衣服,帽子上戴了黑纱。

城里的人都议论纷纷,认为他和这位主教有些瓜葛。

1821年前后,蒙特勒伊人民口中的“市长先生”,几乎和1815年迪涅人民口中的“主教先生”一个意思了。周围10法里以内的人都来向马德兰先生求教,他排解纠纷,阻止诉讼,和解敌对双方,每个人都认为他是最公正的仲裁者,仿佛他在灵魂方面有一部自然的法典。人民对他的崇拜遍及全乡。

可是就在大家赞叹时,却有一个穿铁灰色礼服,拿条粗棍的人,用眼睛盯着市长,还做出一种别有用意的丑态,意思就是说:“这个



市长究竟是什么呢？……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这个人叫沙威，是一名警探。可以这样说，他长着一副人脸，却有着狼和狗的禀性，这便是沙威。

沙威觉得自己有一种刚毅、规矩、严谨的本质，面对他自身所属的游民阶层，有一种说不出的仇恨。他40岁才当上了警探。沙威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他不常笑，但笑时狰狞可怕：两片薄嘴唇张开，不但露出他的牙，还露出他的牙床肉，在他鼻子四周也会起一种像猛兽的嘴一样的皱纹。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笑时的沙威是老虎。他能屈能伸，热爱自己的职务；他做暗探，落在他手中的人必无幸免！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他那样做了，还自鸣得意。

沙威好像是一只永远盯在马德兰先生身上的眼睛，一只充满疑惑和猜忌的眼睛。到后来，马德兰先生也看出来了，不过对他而言，这仿佛是件无足轻重的事。他一句话也没有问过沙威，他既不找他，也不避他，泰然自若地承受这恼人的、几乎是逼人的目光。他对待沙威，正如对待旁人一样轻松和蔼。

有一天早晨，马德兰先生经过滨海蒙特勒伊一条没有铺石块的小街时，看见一个叫割风伯伯的老年人摔在车子下面，因为拉车的马滑了一跤。

这位割风伯伯是当时一贯歧视马德兰先生的那少数几个冤家之一。割风从前当过乡吏，他眼见一个普通工人日益富裕，而他自己，一个大老板却渐渐衰败下来，他满腔嫉妒，一遇机会，便竭力暗算马德兰。后来他破了产，年纪老了，又只有一辆小车和一匹马，并无家室儿女，为了生活，只好驾车。

那匹马的两条后腿跌伤了，爬不起来，老头子陷在了车轮中间。整个车子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胸口上。车上的东西相当重。割风伯伯疼得直惨叫。别人试着拖他出来，但没有用。如果硬来，可能会送他的命。除非把车子撑起来，否则别无他法救他出来。

沙威这时也赶来了，他派了人去找千斤顶。





马德兰先生也来了,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让出一条路。

“救命呀!”割风老头儿喊着。

马德兰先生转身向着围观的人说:“你们有千斤顶吗?”

“已经有人去找了。”一个农民回答说。

“要多长时间才找得来?”

“总得一刻钟。”

“一刻钟!”马德兰大声说。那车子正在往地下陷,把那老车夫的胸口越压越紧了,用不了5分钟他的肋骨一定会折断。“等一刻钟,那不行!”马德兰向在场的那些农民说,“那车子下面还有地方,可以让一个人爬进去,用背把车子顶起来,只要半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可怜的人救出来。这儿有一个有腰劲儿和良心的人吗?有5个金路易好赚!”

谁都没有动。

“10个金路易。”马德兰说。

在场的人都把眼睛低了下去,其中有一个低声说:“那非得是有神力的人不行。并且弄得不好,连自己也会被压死。”

“来吧!”马德兰又说,“20金路易!”

仍旧没有动静。

“他们并不是没有心肝,他们缺少的是力气。把这样一辆车扛在背上,非得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不行。”马德兰先生转过身,认出说话的人是沙威。

沙威盯住马德兰先生,一字一字说:“马德兰先生,我从来只认得一个人有能力照您的话去做。”

马德兰吃了一惊。

沙威用一副不在意的神气接着说下去,但是眼睛却没离开马德兰。“那个人从前是个苦役犯,土伦监牢里的苦役犯。”

马德兰面无人色。

那辆车继续往下陷。割风伯伯喘着气,吼着说:“我吐不出气!我的肋骨要断了!哎哟!”





马德兰往四面看。“竟没有一个人要赚那 20 金路易,来救这可怜的老人一命吗?”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动。沙威又说:“我从来只认得一个能替代千斤顶的人,就是那个苦役犯。”

“呀!我要被压死了!”那老人喊着说。

马德兰抬起头来,正遇到沙威那双鹰眼始终盯在他的脸上,马德兰望着那些不动的农民,苦笑了一下。随后,他一言不发,双膝跪下,围观的人还没来得及叫,他已到了车子下面了。

大家看见马德兰几乎趴在那一堆骇人的东西下面,他两次想使肘弯接近膝头,都没有成功。大家向他喊着:“马德兰伯伯快出来!”那年老的割风本人也对他说:“马德兰先生!请快走开!我命里该死呢!让我去吧!您会压死在这里的!”

马德兰不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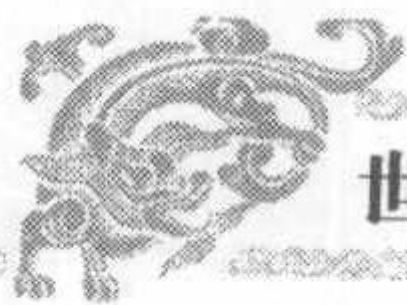
车轮又陷下去了一些,马德兰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从车底出来了。

忽然,大家看见那一大堆东西动起来了,车子慢慢上升了,轮子已从泥坑里起来了一半。一种几乎气绝的声音叫道:“赶快!帮忙!”叫着的正是马德兰,他使尽了最后一点儿气力。

大家拥了上去,一个人的努力带动了所有人的力气和勇敢,那辆车子竟被 20 条胳膊抬了起来。割风老头幸免于难。

马德兰站起来,尽管满头大汗,脸色却是青的。他的衣服撕破了,满身污泥。大家都哭了。那个老头子吻着他的膝头,称他为慈悲的上帝。至于他,脸上显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至高至上、快乐无比的惨痛,他把恬静自如的目光注视在沙威脸上,沙威始终望着他。

割风的膝盖骨跌脱了。马德兰伯伯叫人把他抬进疗养室,这疗养室是他为工人准备的,就在他的工厂大楼里,有两个修女在里面服务。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子在床头小桌上发现了一张 1000 法郎的票据和马德兰伯伯亲笔写的一句话:“我买您的车和马。”其实车子早已碎了,马也早已死了。



割风的伤医好以后,膝头却是僵直的。马德兰先生通过那些修女和本堂神甫的介绍,把那老头儿安插在巴黎圣安东尼区的一个女修道院里做园丁。

阅读心得

1. 本章关于马德兰发迹的描写非常离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获得巨大的成就,推辞“省长保荐、国王亲自下达”的市长任命,推辞十字勋章,却因为老妇人所说的一句气愤话而接受市长的职位。他具有精准的枪法,惊人的体力,使人物显得格格外非凡,经历又富有传奇色彩,很吸引读者。

2. 沙威这个人物是次要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一个。作家笔下的沙威是一个自认为“刚毅、规矩、严谨”,即使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的人。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人物。我们知道,作家雨果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法律:高级的法律是仁慈和爱,它可以杜绝罪恶,唤起良知;低级的法律是刑罚,它依靠惩治,却只能加深犯罪。主教是前者的体现者,而沙威正是后者——“低级法律”的代表。

3. 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十分传神。例如写沙威,“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而描写沙威的笑“狰狞可怕”,“不但露出他的牙,还露出他的牙床肉”,这样寥寥几笔,就使得读者对之产生厌恶之感。而“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笑时的沙威是老虎”等一段话的描写,更是将这个鹰犬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佳句摘抄

★他散步时喜欢带一支长枪,但不常用。偶开一枪,却从无虚发,使人惊叹。他从不打死一只无害的野兽,从不射击一只小鸟。

★他常在必要时予人一臂之助:扶起一匹马,推动一个陷在泥坑里的车轮,握着两只角去拦阻一头逃跑的牡牛。

★朋友们,牢记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他秘密地做了许多善事,正如有的人秘密地干着坏事一样。晚上,他常乘人不备,到一些揭不开锅的穷人家里,放一枚金币。

★可是就在大家赞叹时,却有一个穿铁灰色礼服,拿条粗棍的人,用眼睛盯着市长,还做出一种别有用途的丑态。

★沙威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他不常笑,但笑时狰狞可怕:两片薄嘴唇张开,不但露出他的牙,还露出他的牙床肉,在他鼻子四周也会起一种像猛兽的嘴一样的皱纹。

★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笑时的沙威是老虎。他能屈能伸,热爱自己的职务;他做暗探,落在他手中的人必无幸免!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他那样做了,还自鸣得意。

★沙威好像是一只永远盯在马德兰先生身上的眼睛,一只充满疑惑和猜忌的眼睛。

★在场没有一个人动。沙威又说:“我从来只认得一个能替代千斤顶的人,就是那个苦役犯。”





四、苦命的芳汀

导读

小珂赛特成了德纳第夫妇手中的一个砝码,他们借机敲诈芳汀的钱财。苦命的芳汀怎样应付这沉重的负担呢?

芳汀回乡时,家乡已没有人记得她了。幸而马德兰先生把她安插在女车间,那种技术对芳汀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她不可能做得很熟练,因此她从一天工作中得来的东西很有限,仅够她的生活费。

芳汀看到自己能够生活,也就有了暂时的快乐;能够自食其力,她又有了爱好劳动的心情。她买了一面镜子,欣赏自己的青春、美丽的头发和美丽的牙齿,忘了许多事情,只惦念她的珂赛特和可能有的前途。她租了一间小屋子,几乎成了快乐的人了。

她不能对人说她结过婚,因此她避免谈到她的小女儿。她总按时付款给德纳第家。因为她只会签名,就不得不找一个代写书信的人写信给他们。

她时常寄信,这就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在女车间里,大家开始唧唧喳喳谈论起来了,说芳汀天天寄信,说她有一些怪举动。

天地间的怪事莫过于侦查一些和自己绝不相干的事了,他们肯花费比做 10 桩善事还要多的金钱、时光和心血,可以从早到晚,一连几天地尾随男人或女人。在街角上、窄巷里的门洞下面,在黑夜里冒着寒气冒着雨,窥伺几个钟头,买通眼线,灌醉马车夫和仆役,收买女仆,串通看门人。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毫无目的,纯粹是





一种要知道隐情的欲望。一旦隐情识破,秘密公开,疑团揭穿,跟着就会发生许多祸害、决斗、破产、倾家、生路断绝的惨剧!他们却毫不在乎。

大家对芳汀注意起来了。许多妇女还嫉妒她的金发。

探听芳汀隐秘的长舌妇是个母夜叉,她是所有人贞操的守卫者。她不但老,而且丑,嗓子颤抖。她守寡以来,为人粗野、狠毒。她到孟费郇去了一趟,回来时说:“我看见那孩子了。”

这一切经过很费了些时日。芳汀在那厂里已经一年多了。

一天早晨,车间女管理员交给芳汀 50 法郎,说是市长先生交来的,还向她说,她已不是那车间里的人了,并且奉市长先生之命,要她离开车间。

恰巧这又是德纳第要求她从 12 法郎加到 15 法郎的那个月。

芳汀困窘极了。她不能离开,她还欠房租和家具费,50 法郎不够还清债务。她吞吞吐吐说了一些求情的话,那女管理员却叫她立刻离开车间,她说芳汀究竟还只是一个手艺平凡的工人。失业还在其次,她受不了那种侮辱,只得离开车间。

她觉得自己连说一个字的勇气都没有。有人劝她去见市长先生,她不敢。市长先生给了她 50 法郎,是因为他为人厚道;撵她走是因为他正直。她在这项决定下屈服了。

可是马德兰先生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的经过。按照马德兰先生的习惯,他几乎从来不去女车间。他委托一个老姑娘全面照顾车间,那女管理员便加以判断,定了芳汀的罪。

芳汀只好挨家挨户找人雇她当仆人,可是没有人要她。她又不能离开那座城,向她收家具费的那个旧货贩子说:“假使您走,我就叫人把您当做贼逮捕。”向她要房租的房主人说:“您又年轻又好看,您总应当有法子付钱。”

这时,那个平时在芳汀夜晚回家时替她点上蜡烛的老妇人,把过苦日子的艺术教给她。芳汀学会了怎样在冬天完全不烤火,怎样拿裙子做被,拿被做裙。芳汀有了过穷日子的技能,胆子便壮了一



点儿。

她说：“怕什么！我只睡5个钟头，其余的时间全拿来缝纫，总可以马马虎虎吃一口饭。有痛苦，有忧愁，有点儿面包，已足够养活我了。”

如果能在这样的苦况里得到她的小女儿，那自然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她想把她弄来。但是怎么办！害她同吃苦吗？况且她还欠了德纳第夫妇的钱！怎么还清呢？还有旅费！怎么付呢？

起初，芳汀惭愧到不敢出门。当她走在街上时，别人在她背后指着她、瞧着她，路人那种冷酷的侮蔑态度，寒风似地直刺她的灵和肉。在小城里，一个不幸的妇人，处在众人的嘲笑下，就仿佛是赤裸裸毫无遮蔽似的。

她渐渐打定主意，克服羞耻心理，若无其事地出门上街。她昂着头，带点儿苦笑，在街上往来，她感到自己已变成不知羞耻的人了。

过度的操劳使芳汀原有的那种干咳病开始恶化。但在早晨，每当她拿着一把断了的旧梳子去梳她那一头光泽照人、细软如丝的头发的那片刻，她还能得到一种顾影自怜的快感。

她是在冬季将完时被撵走的。夏季过了，冬季又来。日子短，工作也少。冬季完全没有热，完全没有光，她完全生活在黑暗中。即使如此，她的债主们还紧紧催逼她。

芳汀所赚的钱太少了，她的债越背越重。德纳第夫妇没有按时收着钱，便时常写信给她，信的内容使她悲哀。有一天，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她，说她的小珂赛特在那样冷的天气，还没有一点儿衣服，她需要一条羊毛裙，母亲应当寄去10法郎才能买到。她收到那封信，捏在手里搓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她走到街角的一个理发店，卖了她那一头令人叹赏的金丝发，用挣到的10法郎买了一条羊毛裙，寄给了德纳第。

那条裙子把德纳第夫妇弄得怒气冲天，他们其实要的就是钱。他们把裙子给爱潘妮穿，可怜的百灵鸟仍旧临风战栗。



芳汀想道：“我的孩子不会再冷了，我已拿我的头发做她的衣裳。”她自己戴了一顶小扁帽，遮住她的光头，她仍旧是美丽的。

芳汀看见自己已不能再梳头时，开始怨恨四周的一切。她素来尊敬马德兰伯伯的，但是，屡次想到撵自己走的正是他，使她受尽痛苦的也是他，她便恨起他来。

她认识了一个汉子，一个不相干、她不爱的人，那完全是出自心中的愤懑和存心要胡作非为。那人是一个穷汉，一个流浪音乐师，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后来把她扔了。

她一心钟爱她的孩子。

她越堕落，她四周的一切便越黑暗，她常说：“等我发了财，我就可以让我的珂赛特在我身边了。”接着又一阵笑。咳嗽病没有离开她，并且她还盗汗。

一天，她接到德纳第夫妇写来的一封信，信里说：“珂赛特害了一种地方病，叫做猩红热。非有价贵的药不行。这场病把我们的钱都花光了，我们再没有能力付药费了。假使您不在8天内寄40法郎来，孩子可就完了。”

她放声大笑：“40法郎！就是两个金路易！他们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她大笑着，向大门外跑，一面跑，一面跳，笑个不停。

她走过广场，看见许多人围着一辆怪车，车顶上立着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张牙舞爪，正对着观众们演说。那人是一个兜卖牙齿、牙膏、牙粉和药酒的江湖医生。

江湖医生看到美丽的芳汀张着嘴，突然叫起来：“喂，那位姑娘，您的牙齿真漂亮呀！假使您肯把您的瓷牌卖给我，我每一个出价一个金拿破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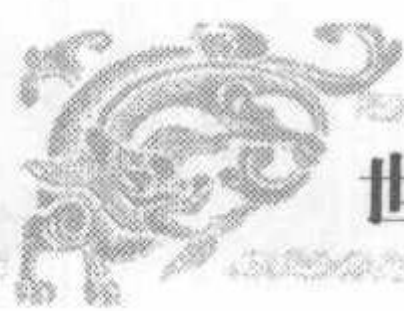
“我的瓷牌？瓷牌是什么？”芳汀问。

“瓷牌，就是门牙，上排的两个门牙。”

“好吓人！”芳汀大声说。

“两个拿破仑！”旁边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婆子瘪着嘴说。

芳汀逃走了，但是那人仍喊道：“想想吧，美人！两个拿破仑大



有用处呢。假使您愿意,今天晚上,你到银甲板客栈来找我。”

芳汀回到家里,怒不可遏:那不是个糟糕透顶的人吗?怎么可以让那种人四处走呢?拔掉我的两个门牙!我将变成什么怪样子!头发可以长出来,但是牙齿,呀,那个人妖!我宁肯从6层楼上倒栽葱跳下去!他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他在银甲板客栈。

她出了一会儿神,跑去工作去了。一刻钟过后,她丢下她的工作,跑到楼梯上又去读德纳第夫妇的那封信。

她转回来,向在她身旁工作的玛格丽特说:“猩红热是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老姑娘回答说,“那是一种病。”

“难道那种病需要很多药吗?”

“呵!需要许多古怪的药。”

“害了这种病会死吗?”

“很容易。”玛格丽特说。

芳汀走出去,又回到楼梯上,把那封信重念了一遍。

到晚上,她下了楼,朝着巴黎街走去。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玛格丽特走进芳汀的房间,她看见芳汀坐在床上,面色惨白,冻僵了似的。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耶稣!”玛格丽特说,“您出了什么事,芳汀?”

“没什么,”芳汀回答说,“这样正好。我的孩子不会死了,那种病,吓坏我了,现在她有救了,我也放了心。”

她一面说,一面指着桌子,把那两个发亮的拿破仑指给那老姑娘看。同时她微笑着,那支蜡烛正照着她的面孔,那是一种血迹模糊的笑容。一条红涎挂在她的嘴角,嘴里一个黑窟窿,那两颗牙被拔掉了。

她把那40法郎寄到孟费郇去了。

那是德纳第夫妇谋财的骗局,珂赛特并没有害病。

芳汀把她的镜子丢到窗子外面。她没有床了,只留下一块破布,那便是她的被子。她早已不怕人耻笑,她常戴着肮脏的小帽上





街。她不再缝补她的衣衫了,她用许多一触即裂的零碎竹布拼在她那件破旧的汗衫上。她的债主们和她吵闹不休,使她没有片刻安宁。她常常整夜哭,整夜想;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并且觉得左肩膀时常作痛。

她时时咳嗽。她恨透了马德兰伯伯。她每天缝 17 个钟头,但是工头忽然压低了工资,于是每日工资减到了 9 个苏。17 个钟头的工作每天 9 个苏!她的债主们的狠心更是变本加厉。慈悲的上帝究竟要她怎么样?她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于是在她心里便起了一种困兽的心情。正当这时,德纳第又有信给她:说他等了许久,已是仁至义尽了。他立刻要 100 法郎,否则他就要把那小珂赛特撵出去。她大病以后,刚刚复原,他们管不了天有多冷,路有多远,也只好让她去,假使她愿意,死在路边就是了。

“100 法郎!”芳汀想道,“但是哪里有每天赚 5 个法郎的机会呢?”

“管他妈的!”她说,“全卖了吧。”

那苦命人做了公娼。

芳汀的命运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只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有人认为在欧洲的文明里已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这就是娼妓制度。

悲惨如此,芳汀已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接触到她的人都感觉得到一股冷气。她以身事人,任你摆布,不问你是什么人,她满脸屈辱和怨愤。生活和社会秩序对她已经下了结论。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类似冷漠,她不再逃避什么,也不再怕什么。即使满天的雨水都落在她头上,整个海洋都倾泻在她身上,对她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她已是一块浸满了水的海绵。





即使如此,她的悲惨还是没有走到尽头。横遭蹂躏的生灵的归宿在哪里?为什么会那样?

在蒙特勒伊,有一种青年人,每年蚕食 1500 利弗的年金,他们酗酒,闻鼻烟,一毛不拔,游手好闲。

1823 年 1 月的上旬,一个雪后的晚上,一个那样的佳公子,正在调戏一个妓女。那妇人每次从他面前走过,他总吸上一口雪茄,把烟喷向她,并向她说些“你没有牙齿!”之类的话。这位先生叫做巴马达波先生。那个愁眉苦脸的妇人并不回嘴,连望也不望他一眼,她照旧一声不响,拖着那种沉重的步伐,在雪地上踱来踱去,她每隔 5 分钟来受一次辱骂,正如一个受处分的士兵按时来受鞭子一样。她那种反应刺激了这位吃闲饭的人,他趁她转过身去时,跟在她后面,在地上捏了一把雪,一下塞到她的背里,两个赤裸裸的肩膀中间。那妓女狂叫一声,回转身来,豹子似地一把揪住那个人,把指甲掐进他的面皮,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她便是芳汀。

军官们听了那种声音,全从咖啡馆里拥出来了,过路的人也聚拢来,围成一个大圈子,有笑的,有叫的,有鼓掌的。

男人竭力抵御,帽子落在地上,女人拳打脚踢,帽子也丢了,乱嚷着;她既无牙齿,又无头发,怒得面孔发青,好不吓人。

忽然,一个人从人堆里冲出来,抓住妇人泥污狼藉的绸衫,对她说:“跟我来。”

妇人抬头一望,她那咆哮如雷的嗓音突然沉寂了。她目光颓丧,面色由青转成死灰,浑身吓得发抖。她认出那人是沙威。

佳公子乘机溜走了。

沙威分开围观的人,拖着那苦命人,大踏步走向警署。她机械地任人处置,他和她都没说一句话。一大群观众,乐到发狂,嘴里胡言乱语,都跟着走。

警署的办公室是一间矮厅,沙威和芳汀一道走进去,随后把门关上了,使那些好奇的人大失所望。

芳汀进门以后,走去坐在墙角里,不动也不说话,缩成一团,好





像一条害怕的母狗。

沙威坐下,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起来。

他总是用那种硬心肠来处理一切。他认为在一个有财产和选举权的公民所代表的社会,一个娼妓竟敢冒犯一位绅士。他,沙威,目击了那样一件事,他一声不响,只管写。

他写完签上了名,把那张纸折起来,交给中士,说:“带三个人,把这婊子押到牢里去。”随后又转向芳汀说:“判你6个月的监禁。”

那苦恼的妇人大吃一惊。“6个月!6个月的监禁!”她号着说,“6个月,每天赚7个苏!那,珂赛特将怎么办?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并且我还欠德纳第家100多法郎,警探先生,您知道这个吗?”

她跪在石板上,在众人的靴子所留下的泥浆中,合拢双手,用膝头大步往前拖。

“沙威先生!”她说,“我求您开恩。我在慈悲的上帝面前发誓,我没有犯错误。是那位老板先生,我又不认识他,他把雪塞进我的背上,我吓了一跳。我原有病,我生了气,那也许不应当。一把冰冷的东西,趁你不备,塞进你的背上!我不应当弄坏那位先生的帽子。今天请您开恩吧!我有100法郎的债,不付的话,人家就会把我的小女儿送回来。我的上帝,我不能带她在身边,我做的事多么可耻啊!我的珂赛特,可怜的小宝贝!请不要把我关在牢里!我并不是坏女人,并不是好吃懒做使我到了这种地步。可怜可怜我吧,沙威先生!”

她那样弯着身子诉说苦情,一颗石头心也会被她说软的,但一颗木头心是软化不了的。

沙威说:“你说的我已经听见了。你有你的6个月,天父亲自到来也没有办法。”

听见了那威严的话时,她只能绝望地喊:“开恩呀!”

沙威把背对着她。兵士们捉住了她的胳膊。

这时,有个人从黑影里钻出来说:“请你们等一会儿!”

沙威抬起眼睛,看见了马德兰先生。他脱下帽子,带着一种不

自在的怒容向他致敬：“失礼了，市长先生……”

市长先生这几个字给了芳汀一种奇特的感觉。她像从地里跳起的僵尸一样，猛地直立起来，张开两臂，把士兵推开，他们还没来得及阻挡她，她已直向马德兰先生走去，疯人似的，盯住他喊道：“市长先生，原来就是你这小子！”随着她放声大笑，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

马德兰先生揩揩脸，说道：“警探沙威，释放这个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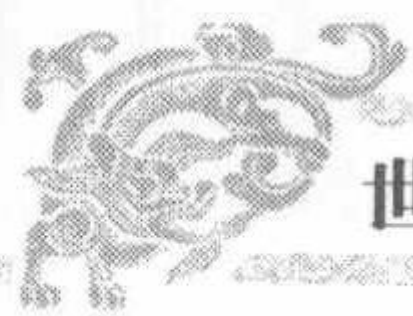
沙威这时觉得自己要疯了，感到生平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动：一个公娼唾市长的面，他认为这种事荒谬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这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同时，他已把那妇人的身份和那市长的人格联系起来，起了一种可怕的想法，想到此，无比憎恨。他看见那位市长平心静气地揩着脸，还说“释放这个妇人”，他简直吓得有点头昏眼花。他脑子不能再想，嘴也不能再动了，那种惊骇已超出他可能接受的限度，他一言不发地立着。

芳汀听了那句话也同样惊骇。她举起她赤裸的胳膊，握紧了那火炉的钮门，几乎要昏倒。同时，她四面望望，又低声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释放！让我走！我不去坐6个月的牢！这是谁说出来的？一定不会是那鬼市长说的！是您吧，我的好沙威先生，这个鬼市长，是一切的祸根。他听了那厂里一些胡说八道的娼妇的话，把一个做工做得好好的穷女人撵出去！从那以后，我赚的钱就不够了，我每天赚12个苏，忽然减到了9个，我有我的小珂赛特，我是被逼得太厉害了才当娼妓的。我踏坏了那位先生的帽子，他拿着雪把我一身衣服全弄坏了。我们这种人，只有一件绸子衣服，特为晚上穿的。”

马德兰先生全神贯注地听着她说话，正当她说时，他搜了一回自己的背心，掏出他的钱袋。它是空的，他又把它插进衣袋，向芳汀说：“您说您欠人多少钱呀？”

沙威一直立着没有动，眼睛望着地。芳汀拉门闩的声音惊醒了他。他抬起头，露出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凶恶、残暴。“中





士，”他吼道：“你没看见那骚货要走！谁吩咐了你让她走？”

“我。”马德兰说。

芳汀听了沙威的声音，抖起来了，连忙丢了门闩，好像一个被擒的小偷丢下赃物似的。听了马德兰的声音，她转过身来，从这时起，她连呼吸也不敢放肆，目光轮流地从马德兰望到沙威，又从沙威望到马德兰，谁说话，她便望着谁。当然，沙威到了怒气冲天才敢冲撞市长。

当马德兰先生说了那个“我”字以后，沙威便转身向着市长，面色发青，嘴唇发紫，目光凶顽，浑身战栗，眼睛朝下，但是语气坚决：“市长先生，那不行。”

“怎样？”马德兰先生说。

“这背时女人侮辱了一位绅士。”

“警探沙威，”马德兰先生用一种委婉平和的口音说，“听我说。您是个诚实人，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刚才您把这妇人带走时，我正路过那广场，当时还有成群的人在场，我进行了调查，我全知道了，错的是那位绅士，应当拿他，这才合警察公正的精神。”

沙威回答说：“这贱人刚才侮辱了市长先生。”

“那是我的事，”马德兰先生说，“我想我受的侮辱应当是属于我的，我可以照自己的意见处理。”

“我请市长先生原谅。您受的侮辱并不是属于您的，而是属于法律的。”

“警探沙威，”马德兰先生回答说，“最高的法律是良心。我听了这妇人的话。我明白我做的事。”

“但是我，市长先生，我不明白我见到的事。”

“那么，您服从就是。”

“我服从我的职责。我的职责要求这个妇人坐6个月的牢。”

马德兰先生和颜悦色地回答说：“请听清楚这一点，她一天也不会坐。”

沙威听了这句坚决的话，仍然坚持说：“我和市长先生拌嘴，衷





心地感到痛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但是我请求准许我提出这一点意见:我是在我的职守范围以内。这件事和我有关,牵涉到一个街道警察的职务问题,我决定收押芳汀这个妇人。”

马德兰先生叉起两条胳膊,用一种严厉的、在这城里还没有人听见过的声音说道:“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个市政警察问题,根据刑法第9条、第11条、第15条和第66条,我是这个问题的审判人。我命令你释放这个妇人。”

沙威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但是,市长先生……”

“我请您注意 1799 年 12 月 13 日的法律,关于擅行拘捕问题的第 81 条。”

“市长先生,请允许我……”

“一个字也不必再说。”

“可是……”

“出去!”马德兰先生说。

沙威向市长先生深深鞠躬,一直弯到地面,出去了。

芳汀赶忙让路,望着他从她面前走过,吓得魂不附体。

沙威出去以后,马德兰先生转身朝着她,好像一个吞声忍泪的长者,向她慢慢说:“我听到了您的话,您所说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连您离开我车间的事我也不知道。您当初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现在这样吧:我代您还债,我把您的孩子接来,或者您去找她。您以后住在此地或是巴黎,都听您的便。您的孩子和您都归我负责。您可以不必再工作,假使您愿意。您需要多少钱,我都照给。将来您生活愉快,做个诚实的人。假使您刚才说的话全是真的,您的一生,也



她随即晕过去了。

马德兰先生雇人把芳汀抬到他自己厂里的疗养室。他把她交给嬷嬷们，嬷嬷们把她安顿在床上。她骤然发起了高烧。她在昏迷中大声叫喊，胡言乱语，闹了大半夜，到后来终于睡着了。

快到第二天中午时，芳汀醒来了，她听见在她床边有人呼吸，她看见马德兰先生立在那里，望着她头边的一件东西。他的目光充满怜悯沉痛，他正在对着悬在墙上的一个耶稣受难像祈祷。

他当时完全沉浸在祈祷里。她望了他许久，不敢惊动他。到后来，她才细声向他说：“您在那儿做什么？”

马德兰先生立在那地方已一个钟头了，他在等待芳汀醒来。

他试了她的脉搏，说道：“您感觉怎样？”

“还好，我睡了好一阵，”她说，“我觉得我好一些了，不久就没事了。”

马德兰先生调查了一夜又一个早晨，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了芳汀身世中一切痛心的细情。他说：“您受了很多痛苦，可怜的慈母。现在您已取得做永生极乐之神的资格，这便是人成为天使的道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带着那种缺了两颗牙的绝美的笑容向他微笑。

沙威在当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早晨，他亲自把那封信送到滨海蒙特勒伊邮局。那封信是寄到巴黎去的，人们以为他寄出的是辞职书。

马德兰先生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德纳第夫妇。芳汀欠他们 120 法郎，他寄给他们 300 法郎，嘱咐他们在那数目里扣还，并且立刻把那孩子送到滨海蒙特勒伊来，因为她的母亲在害病，要看她。

德纳第喜出望外。

他寄回一张做得非常精密的账单。德纳第在账单下面写道：“内收 300 法郎。”

马德兰先生立刻又寄去 300 法郎，并且写道：“快把珂赛特送来。”



“这还了得！”德纳第说，“我们别放走这孩子。”

但是芳汀的病一点儿没有起色。马德兰先生每天去看她两次，每次她都要问他：“我不久就可以看见我的珂赛特了吧？”

他老回答她说：“也许就在明天早晨，我正等着她呢。”

于是那母亲的惨白面容也开朗了。“啊！”她说，“我可就快乐了。”

她的状况仿佛一星期比一星期更沉重了。那一把雪是贴肉塞在她两块肩胛骨中间的，那样突然的一阵冷，使几年来潜伏在她体内的病，终于急剧恶化。医生听过芳汀的肺部以后，摇了摇头。

马德兰先生问那医生：“怎样？”

“她不是有个孩子想看看吗？”医生说。

“是的。”

“那么赶快接来吧！”

马德兰先生吃了一惊。

芳汀问他：“医生说了什么话？”

马德兰勉强微笑着：“他说快把您的孩子接来，您的身体就好了。”

“啊！他说得对！但是那德纳第家有什么事要留住我的珂赛特呢？啊！她就会来的。现在我总算看见幸福的日子就在我眼前了。”

但是德纳第找了各种借口不放孩子：珂赛特有点儿不舒服，冬季不宜上路，等等。

“我可以派个人去接珂赛特，”马德兰伯伯说，“必要时，我还可以自己去。”

正在这关头，发生了一件大事。





阅读心得

1. 芳汀这个原本美丽的女孩儿在这一章里走向了悲惨的生活,从开始的卖头发、卖牙齿直到出卖自己的肉体,出卖自己的灵魂,芳汀已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她的命运让我们深思。作者写道:“芳汀的命运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就是作者要绘制的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2. 本章采用心理描写方法表现芳汀的变化过程。开始她想“怕什么!我只睡5个钟头……总可以马马虎虎吃一口饭”,十分要强,但是接下来她想到自己的女儿,却又担心“害她同吃苦”,又担心还不起德纳第夫妇的钱。到后来渐渐打定主意,“克服羞耻心理”,“昂着头,带点儿苦笑”,非常细腻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历程,作者的笔触非常深入,饱含感情。

佳句摘抄

★ 她买了一面镜子,欣赏自己的青春、美丽的头发和美丽的牙齿,忘了许多事情,只惦念她的珂赛特和可能有的前途。她租了一间小屋子,几乎成了快乐的人了。

★ 一旦隐情识破,秘密公开,疑团揭穿,跟着就发生许多祸害、决斗、破产、倾家、生路断绝的惨剧!他们却毫不在乎。

★ 起初,芳汀惭愧到不敢出门。当她走在街上时,别人在她背后指着她瞧着她,路人那种冷酷的侮蔑态度,寒风似地直刺她的灵和肉。



★她渐渐打定主意，克服羞耻心理，若无其事地出门上街。她昂着头，带点儿苦笑，在街上往来，她感到自己已变成不知羞耻的人了。

★那支蜡烛正照着她的面孔，那是一种血迹模糊的笑容。一条红口涎挂在她的嘴角，嘴里一个黑窟窿，那两颗牙被拔掉了。

★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只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有人认为在欧洲的文明里已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

★悲惨如此，芳汀已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接触到她的人都感觉得到一股冷气。

★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

★她那样弯着身子诉说苦情，一颗石头心也会被她说软的，但一颗木头心是软化不了的。





五、内心的斗争

导语

一个名叫商马第的人因长相像冉阿让而被逮捕。身为市长的冉阿让,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他会去法庭说明真相吗?

一天早晨,马德兰先生正在办公室里提前处理市府的几件紧急公事,以备随时去孟费郇。这时有人来传达,说探长沙威请见。马德兰先生听到那名字,不能不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自从发生警署里那件事后,沙威对他躲避得更加厉害,马德兰也再没有和他会面。

“请他进来。”他说。

沙威进来了。

马德兰先生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同时总在想着可怜的芳汀。

沙威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市长先生不望他,仍旧批他的文件。

沙威在办公室里走了两三步,又停下来,不敢打破那时的寂静。

后来,市长先生把笔放下,身体转过了一半:“说吧!有什么事,沙威?”

沙威说:“是这样的,市长先生,有一桩犯罪的事。”

“怎样的经过?”

沙威眼睛始终朝下:“市长先生,我来请求您革我的职。市长先



生,6个星期以前,那个姑娘的事发生之后,我很气愤,便揭发了您。我当初是这样想的,我心里早已疑惑了,模样儿相像,您的那种腰劲儿,割风伯伯的那件事,您枪法的精准,您那条有点拖沓的腿,我也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总而言之,我把您认作一个叫冉阿让的人了。”

“叫什么?您说的是个什么名字?”

“冉阿让。那是20年前我在土伦做副监狱官时见过的一个苦役犯。那冉阿让从监狱里出来时,仿佛在一个主教家里偷过东西,随后又在一条公路上抢劫过一个孩子。8年以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影踪全无,可是政府仍在缉拿他。我,当初以为……我终于做了那件事!一时的气愤使我下了决心,我便在警署揭发了您。”

马德兰先生用一种毫不关心的口气说:“那么,别人怎样回答您呢?”

“他们说我疯了,因为真正的冉阿让已经被捕了。是这么回事,市长先生。据说,有个汉子叫商马第,在监狱中被指认他就是冉阿让……”

“怎样呢?”马德兰先生打断他说。

沙威摆着他那副坚定而忧郁的面孔答道:“市长先生,叫冉阿让的的确是那人,我也认出了他。”

马德兰先生用一种很低的声音接着说:“您以为可靠吗?”

沙威笑了出来,“呵,可靠之至!现在我已看见了那个真冉阿让,不过我还是不了解:从前我怎么会那么想的。我请您原谅,市长先生。”

马德兰先生用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回答他的请求:“那个人怎么说呢?”

“呀!假使不是冉阿让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一定会大吵大闹,他绝不肯做冉阿让。可是他好像什么也不懂,他说:‘我是商马第,我坚持我是商马第!’他的神气好像很惊讶。各种证据都在,他已被4个人证实了,我要去作证。我已被指定了。”

马德兰先生做了一个手势,叫沙威退下去。于是他深深行了个





礼,走到门口,他又转过来,两眼始终朝下:“市长先生,在别人来接替我以前,我还是负责的。”

在沙威到访的那个下午,马德兰先生仍照常去看芳汀。

他在进入芳汀的病房以前,已找人去请散普丽斯嬷嬷了。

在疗养室服务的两个修女叫佩尔佩迪嬷嬷和散普丽斯嬷嬷,她们和所有其他做慈善事业的嬷嬷们一样,都是遣使会的修女。

散普丽斯嬷嬷从不曾有过青春,似乎也永远不老,是个安静、严肃、友好、冷淡、从来不曾说过谎的人。虔诚的修女和芳汀情意相投,她感到了芳汀内心的美德,因此她竭诚照顾芳汀。

马德兰先生把散普丽斯嬷嬷引到一边,用一种奇特的声音嘱咐她照顾芳汀。他离开那位嬷嬷,又走到芳汀的身边。

芳汀每天等待马德兰先生的出现就好像等待一种温暖和欢乐的光。她常向那些嬷嬷说:“市长先生不来,我真活不成。”

这一天,她的体温很高。她刚看见马德兰先生,便问他:“珂赛特呢?”

他带着笑容回答:“快来了。”马德兰先生对芳汀还是和平日一样,不过这一天多待了半个钟头,芳汀大为高兴。他再三嘱咐大家,不要让病人缺少任何东西。大家注意到他的神色显得非常沉郁。

随后,他回到市政府,细心研究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法国公路图,他还用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数字。

出了市政府,他租了一辆马车。

“那个商马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真像我吗?那是可能的吗?”马德兰先生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陷入沉思中:将怎样解决呢?

他的思想波涛般起伏翻腾。他双手捧着头,想使思潮停下来。

马德兰就是冉阿让,这一点,读者比作者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渐渐地,他开始认清了,他在监牢里的位子还是空着的,躲也没用,那位子始终在那里等着他,抢小瑞尔威的事又要把他送到那里去,直到他进去。这时他忽然有了个替身,那个叫商马第的,至于他,从今以后,可以让那商马第的身体去坐监,自己则冒马德兰先生







的名生存于社会。

这一切都是那样强烈,那样奇特。

他从椅子上立起身,决计这么办:去自首,救出那个蒙不白之冤的人,恢复自己的真面目,尽自己的责任,重做苦役犯冉阿让,真正洗心革面!外表是重入地狱,实际上却是出地狱!他必须那样做!他觉得主教在眼前,主教的眼睛盯着他,他必须救出那个假冉阿让!

他写了一封信,盖了章,假使当时有人在他房里,便可以看见信封上写的是“巴黎阿图瓦街银行经理拉菲特先生”。

他从一张书桌里取出一个皮夹,里面有几张钞票和他那年参加选举用的身份证。

他忽然一下想到了芳汀。“啊呀,”他说,“还有那个可怜的妇人!”

想到这里,一个新的难关出现了。

他搜着自己的衣袋,从里面抽出他的钱包,拿出一把钥匙,将它插进一个锁眼里,那锁眼隐藏在裱壁纸上花纹颜色最深的地方,几乎看不见。一层夹壁开开了,那是一种装在墙角和壁炉台间的假橱。在那夹壁里只有几件破衣,一件蓝粗布罩衫,一条旧罩裤,一只旧布袋,一根两端镶了铁的粗刺棍。看见过冉阿让在1815年10月间穿过迪涅城的那些人,都能一眼认出那褴褛服装。

他保存了那些东西,正如他保存那两个银烛台一样,为的是使自己永远不忘自己的出身。不过他把来自监狱的那些东西藏了起来,而把来自主教的两个烛台陈设给人家看。随后他用一种敏捷急促的动作把所有的东西:破衣、棍子、口袋,一手抱起,全丢在火里,对自己收藏了那么多年的东西,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几个月前,在芳汀刚刚失去她最后的羞耻、最后的欢乐时,她还算得上是自己的影子,现在她只是自己的幽灵了。生理上的疾病加深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个25岁的人已皱纹满额,两颊浮肿,牙齿松脱,面色铁青,颈骨毕露,四肢枯槁,新生的金发丝也杂有白毛了。

到中午,医生又来了,他开了药方,问马德兰先生来过疗养室没





有,并连连摇头。

马德兰先生照例总在3点钟来,因为守时是一种仁爱,他总是守时的。

将近两点半钟,芳汀焦急起来了。20分钟之内,她向那修女连问了10次。

3点钟到了。平时几乎不能在床上转动的芳汀竟坐起来了。她焦灼万分,紧紧捏着自己那双又瘦又黄的手。修女还听见她发出一声长叹,仿佛吐出了满腔的积郁。芳汀转过头去,望着门。

没有人进来,门外毫无动静。

马德兰先生驾车走到阿拉斯时,已快到晚上8点钟了。

第二天,他来到法庭。

滨海蒙特勒伊市长的声望,是他自己不曾想到的。七年来,他的名声早已传遍邻近的两三个省。他除了在城内起了振兴烧料细工工业的重大作用外,在滨海蒙特勒伊县的181个镇中,没有一个镇不曾受过他的照顾。他以他的信用贷款和基金支援过布洛涅的珍珠罗厂、弗雷旺的铁机麻纱厂和匍白的水力织布厂。无论什么地方,提到马德兰先生这个名字,大家总是肃然起敬。阿拉斯和杜埃都羡慕滨海蒙特勒伊有这样一位市长,说这是个幸运的小城。

这次任刑庭主席的是杜埃的御前参赞,他和旁人一样,也知道这个无处不尊、无人不敬的名字。执达吏轻轻开了从会议室通到公堂的门,在庭长的围椅后面伛着腰,说:“这位先生要求旁听。”庭长肃然动容,说:“请进。”

执达吏道:“刑庭庭长谨向马德兰先生致敬。”

门一响,大家都为他让出一条路,庭长把头转过去,望见刚进来的人物正是滨海蒙特勒伊的市长先生,便向他行了个礼。检察官从前因公到滨海蒙特勒伊去过多次,早已认识马德兰先生,也同样向他行了礼。他呢,不大注意,只呆呆地望着。

几个审判官,一个记录员,一些法警,一群幸灾乐祸赶来看热闹的面孔,凡此种种,他在27年前都曾见过一次。这些魔鬼,现在他



又遇见了,他们正在攒动。一切都在这里出现了,同样的布置、同样的灯光,审判官、法警和观众的面目也大致相同。

他背后有一张椅子,他颓然落下,如坐针毡,唯恐别人看见他。坐下以后,他利用审判官公案上的一堆卷宗,遮着自己的脸,使全厅的人都看不见他。

他进门时,三名证人正在指认被告就是冉阿让。这三个人分别是布莱卫、舍尼杰、戈什巴依,都是土伦监狱的囚犯,曾和冉阿让关在一起。接着,被告律师说完他的辩词。全场空气已到了最紧张的程度,这件案子开审已有三个钟头了。

宣告辩论终结的时候到了。庭长叫被告起立,问道:“您还有什么替自己辩护的话要补充吗?”

被告立着,拿着一顶破烂不堪的小帽子在手里转动,好像没听见。

庭长把这问题重说了一遍。

正当证人一口咬定那位被告就是冉阿让的时候,大家听到一个声音喊道:“布莱卫、舍尼杰、戈什巴依!看这边。”

听见这声音的人,汗毛全竖起来了,这声音太凄惨骇人了。大家的眼睛全转向那一方。一个坐在优待席里的旁听者,立在大厅中间。庭长、检察官,其他 20 个人,都认识他,齐声喊道:“马德兰先生!”

的确就是他,记录员的灯光正照着他的脸。

大家的头发全竖起来了。听众一时全愣住了。这个人的声音那样凄厉,而他自己却又那样镇静。

这种惊疑只延续了几秒钟。庭长和检察官还不曾来得及说一句话,法警和执达吏也还不曾来得及做一个动作,这个人,大家在这时还称为马德兰先生的这个人,已走到证人布莱卫、戈什巴依和舍尼杰的面前了。

“你们不认识我吗?”他说。

他们三个人都不知所措,摇着头,表示一点儿也不认识他。



马德兰先生转身向着那些陪审员和法庭人员,委婉地说:“诸位陪审员先生,请释放被告。庭长先生,请拘禁我。你们要逮捕的人不是他,是我。我是冉阿让。”

大家都屏息无声。最初的惊动过后,继以坟墓般的寂静。当时在场的人都被一种带宗教意味的敬畏心情所慑服了。

这时,庭长的脸上现出了同情和愁苦的神气,向着听众,用一种大家都了解的口吻问道:“这里有医生吗?”

检察官说:“诸位陪审员先生,诸位全都认识这位可敬的滨海蒙特勒伊市市长,马德兰先生,至少也听说过他的大名。假使听众中有医生,我们同意庭长先生的建议,请他出来照顾马德兰先生,伴送他回去。”

马德兰先生不让检察官说完,他用一种十分温良而又十分刚强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话:“谢谢您,检察官先生,我神经并没有错乱。快快释放这个人吧,我是唯一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您可以逮捕我。我曾经努力为善,我隐藏在一个名字的后面,我发了财,我当了市长。我原想回到善良人的队伍里,看来是行不通了。我偷过那位主教先生的东西,这是真的。押起我来吧!”

他转过去对着那三个囚犯:“布莱卫!你还记得你从前在狱里用的那条编织的方格子花背带吗?”

布莱卫骇然失色,把他从头一直打量到脚。

他又向戈什巴依说:“戈什巴依,在你左肘弯的旁边有个日期,字是蓝的,是用烧粉刺成的,日期是1815年3月1日。把你的袖子卷上去。”

戈什巴依卷起他的衣袖,他前后左右的人都抻长了颈子盯在他的光胳膊上。有一个法警拿了一盏灯来,那上面确有这个日期。

“你们现在明白了,”他说,“我就是冉阿让。”

此时,已经无所谓审判官、原告、法警,只有发呆的眼睛和悲痛的心。



阅读心得

1. 本章的心理描写十分传神。例如冉阿让从警官沙威口中得知流浪汉商马第为他顶替罪名,要受到重判时,“他的思想波涛般起伏翻腾。他双手捧着头,想使思潮停下来”,通过一系列心理描写,充分而有说服力地写出了冉阿让的内心活动,他并非一下就做到了常人不易做到的事。

2. 作者善于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场合。例如审判“冉阿让”,市长马德兰的发言等场面,描写得扣人心弦,在宣布假冉阿让罪名的最紧张的关头,这位真的冉阿让发言了。但是其他人还是不相信,而读者的感情总是偏向冉阿让,希望他不要被捕。于是随后的情节发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佳句摘抄

☆ 这时有人来传达,说警探沙威请见。马德兰先生听到那名字,不能不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 沙威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市长先生不望他,仍旧批他的文件。

☆ 马德兰先生用一种毫不关心的口气说:“那么,别人怎样回答您呢?”

☆ 马德兰先生做了一个手势,叫沙威退下去。于是他深深行了个礼,走到门口,他又转过来,两眼始终朝下。

☆ 他的思想波涛般起伏翻腾。他双手捧着头,想使思潮停



下来。

*外表是重入地狱，实际上却是出地狱！他必须那样做！他觉得主教在眼前，主教的眼睛盯着他，他必须救出那个假冉阿让！

*这个 25 岁的人已皱纹满额，两颊浮肿，牙齿松脱，面色铁青，颈骨毕露，四肢枯槁，新生的金发丝也杂有白毛了。

*他背后有一张椅子，他颓然落下，如坐针毡，唯恐别人看见他。坐下以后，他利用审判官公案上的一堆卷宗，遮着自己的脸，使全厅的人都看不见他。

*听见这声音的人，汗毛全竖起来了，这声音太凄惨骇人了。大家的眼睛全转向那一方。



六、芳汀之死

导语

在马德兰市长面前,芳汀突然说不出话,脸色发青,到底她看见了谁?市长马德兰已经宣布自己就是冉阿让,他会遭到逮捕吗?

马德兰先生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身份后,对众人说:“你们既然不逮捕我,我就走了,我还有好几件事要办。检察官先生随时都可以派人逮捕我。”

他向着出口走去,谁也没有开口,谁也没有伸出胳膊来阻拦他。大家都向两旁分立。

不到一个钟头,陪审团决议撤销了对商马第的全部控告,被释放的商马第莫名其妙地走了,以为在场的人全是疯子。

在另外一边,芳汀发了一夜烧,并且失眠,可是这一夜却充满了种种快乐的幻象;到早晨,她睡着了。守夜的散普丽斯嬷嬷乘她睡着时,便又跑去预备了一份奎宁水。她忽然转过身来,细声叫了一下。马德兰先生出现在她的面前。

他刚静悄悄地走进来。

“是您,市长先生!”她叫道。

他低声回答说:“可怜的妇人怎样了?”

她把经过情形告诉他,她说这一晚芳汀的状况很不好,现在已经好些了,因为她以为市长先生到孟费郇去领她的孩子了。



“这样很好，”他说，“您没有道破她的幻想，做得妥当。”

“是的，”嬷嬷接着说，“但是现在，市长先生，她就会看见您，却看不见她的孩子，我们将怎样向她说呢？”

他呆呆地想了一会儿。“上帝会启发我们的。”他说。

“可是我们总不能说谎。”嬷嬷吞吞吐吐地细声说。

屋子里已大亮了，阳光正照着马德兰先生的脸。嬷嬷无意中抬起头来。

“我的上帝，先生啊！”她叫道，“您遇见了什么事？您的头发全白了！”

“白了！”他说。

“市长先生不打算把她孩子领回来吗？”嬷嬷说。

“我当然会把她领回来，但是至少非得有两三天的工夫不可。”

马德兰先生思量了一会儿，随后他又镇静地说：“不行，我应当去看看她。我的时间也许不多了。”

他走进了芳汀的屋子，走到床前，把床帷稍微掀开一点。她正睡着。她胸中吁出的呼吸声叫人听了心痛，那种声音是害着那种病的人所特有的；但是她脸上却显得很安宁，那种苦痛的呼吸并不怎么影响她。她的面容已由黄变白，两颊绯红。她那纤长的金黄睫毛是从她童贞时和青春时期留下的唯一美色了，尽管是垂闭着，却还频频颤动。她全身都颤抖着。

马德兰先生在床边呆呆地立了一会儿，望望病人，她的头发已转成灰色，而他的头发则变成雪白的了。

她睁开眼睛，看见了他，带着微笑，安闲地说：“珂赛特呢？”

她既没有惊讶的动作，也没有欢乐的动作，她便是欢乐本身。

她继续说：“我知道您到那里去过了。我睡着了，但是我看见了您。我的眼睛跟着您走了一整夜。一道神光围绕着您，在您的前后左右有各式各样的天仙。”

“不过，”她又说，“请您告诉我珂赛特在哪里？为什么我醒来时，没有把她放在我的床上呢？”



幸而有人通知了医生,他赶来帮助马德兰先生。医生说:“好好安静下来,你的孩子在这里了。”

芳汀顿时两眼炯炯放光,双手合十,这种神情具有祈祷所能包含的最强烈同时又最柔和的一切情感。“呵,”她喊道,“把她抱来给我吧!”

多么动人的慈母的幻想!

“还不行,”医生说,“您的热还没有退,您看见孩子,会兴奋,会影响您的身体。非先把您的病养好不成。”

她焦急地岔着说:“可是我的病已经好了!这医生!呀!我要看我的孩子,我!”

“您瞧,”医生说,“您多么容易动气。如果您永远这样,我便永远不许您见您的孩子。单看见她并不解决问题,您还得为她活下去才是。等到您不胡闹了,我亲自把她带来给您。”

可怜的母亲低下了头。

马德兰先生当时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她把脸转过去朝着他。

他握住她的手:“珂赛特生得美,”他说,“珂赛特的身体也好,您不久就可以看见她,但是您应当安静一点。您说得太兴奋了,您又把手伸到床外边来了,您会咳嗽的。”

的确,芳汀几乎说一个字就要剧烈地咳一次。

芳汀恐怕自己说得太激烈,反而把事情搞坏,得不到别人的好感,因此她只谈一些不相干的话。

马德兰先生始终捏着她的手,望着她发愁,他当时去看她,显然是有事要和她谈,但是现在迟疑了。医生诊视了一回,也退出去了。只有散普丽斯嬷嬷在他们旁边。

当大家默默无声时,芳汀忽然叫起来:“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的上帝!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伸出手臂,叫大家静下去,她屏着气,听得心驰神往。

这时,正有一个孩子在天井里玩儿,那孩子是个小姑娘,为了取





暖,在那儿跑来跑去,高声笑着、唱着。芳汀听见的便是这小姑娘。

“啊!”她又说,“这是我的珂赛特!我听得出她的嗓音!”

这孩子忽来忽去,走远了,她的声音也消失了。芳汀又听了一会儿,面容惨淡,马德兰先生听见她低声说:“医生不许我见我的女儿,多么心狠!”

然而她心中欢乐的本源又出现了。她头在枕上,继续向自己说,“我们将来多么快乐啊!”

她翘起手指来数。

“……一,二,三,四……她7岁了,再过5年,她披上一条白纱……”

她笑起来了。

突然,芳汀神色大变,不再说话,也不再呼吸,她半卧半起,支在床上,瘦削的肩膀也从睡衣里露了出来,刚才还喜气盈盈的面色,现在发青了,恐怖使她的眼睛睁得滚圆。

“我的上帝!”他喊道,“您怎么了,芳汀?”

她不回答,她的眼睛毫不离开她看见的东西,她用一只手握住他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指着,叫他朝后看。

她看见了一个人——沙威!沙威是奉命来逮捕马德兰的。

当马德兰先生的视线接触到沙威的视线时,沙威没有动,也不惊,也不走近,只显出一种可怕的神色;这是一副找到了冤家的魔鬼面孔。

芳汀自从市长先生把她从沙威手中救出来以后,还没有看见过沙威。她的病脑完全不能了解当时的事,她以为他是为了她来的,她受不了那副凶相。她觉得自己的气快要断了。她用两手掩住自己的脸,哀号着:“马德兰先生,救我!”

冉阿让立起来,用最柔和最平静的声音向芳汀说:“您放心,他不是来找您的。”

随后他又向沙威说:“我知道您来干什么。”

沙威回答说:“快走!”声音如野兽的吼叫。



两个月前,芳汀感到深入她骨髓的,也正是这种目光。

沙威一声吼,芳汀又睁开了眼睛。有市长先生在这里,她有什么可怕的呢?

沙威走到屋子中间,叫道:“你到底走不走?”

这个不幸的妇人四面张望,屋子里只有修女和市长先生。对谁会这样下贱地用“你”字来称呼呢?只可能是对她说的了。

她浑身发抖。

同时她看见了一桩破天荒的怪事,怪到无以复加,即使是在她发热期间最可怕的噩梦里,这样的怪事也不曾有过。

她看见暗探沙威抓住了市长先生的衣领,她又看见市长先生低着头。她仿佛觉得天翻地覆了。

“市长先生!”芳汀喊着说。

沙威放声大笑,把他满口的牙齿全突了出来。“这儿已没有市长先生了!”

冉阿让任那只手抓住他礼服的领,并不动,他说:“沙威……”

沙威不待他说完,便吼道:“叫我警探先生。”

“先生,”冉阿让接着说,“我想和您个人谈句话。”

“大声说!你得大声说!人家对我谈话总是大声的!”

冉阿让低声下气地继续说:“我求您一件事……”

“我叫你大声说。”

“但是这件事只有您一个人可以听……”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不听!”

冉阿让转身朝着他,急急忙忙低声向他说:“请您暂缓三天!三天,我可以去领这个可怜女人的小孩!假使您要跟着我走也可以。”

“笑话!我以前还没有想到你竟是这样一个蠢东西!你要我缓三天,你好逃!你说要去领这婊子的孩子!哈!哈!真妙!好极了!”

芳汀颤抖了一下。“我的孩子!”她喊道,“去领我的孩子!她原来不在这里!我的嬷嬷,回答我,珂赛特在什么地方?我要我的



孩子！马德兰先生！市长先生！”

沙威吼道：“你到底闭嘴不闭嘴，骚货！这个可耻的地方，囚犯做长官，公娼享着伯爵夫人的清福！不用忙！一切都会扭转过来的，是时候了！”

他瞧着芳汀不动，再一把抓住冉阿让的领带和衣领说道：“我告诉你，这儿没有马德兰先生，也没有市长先生。只有一个贼，一个土匪，一个苦役犯，叫冉阿让！我现在抓的就是他！就是这么一回事！”

芳汀直跳起来，头支在她那两支僵硬的胳膊上面，她望望冉阿让，望望沙威，望望修女，张开口，仿佛要说话，一口痰从她喉咙底涌上来，她的牙齿格格发抖，她悲伤地伸出两条胳膊，张开两只痉挛而蜷着的手，同时四面摸索，随后她忽然一下子倒在枕头上。她的头撞在床头，弹回来，口张着，眼睛睁着，但已黯然无光了。

她死了。

冉阿让把他的手放在沙威那只抓住他的手上，一下掰开了：“您把这妇人害死了。”

“不许多话，”怒气冲天的沙威吼叫起来，“我不是到这里来听你讲道理的。不要浪费时间，队伍在楼下，马上走，不然我就要用镣铐了！”

冉阿让慢慢转过身，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沙威说：“我劝您不要在这时来打搅我。”

沙威吓得发抖。他原想去叫警察，但又怕冉阿让乘机逃走。他只好守住不动，眼睛不离冉阿让。

冉阿让的肘倚在床头的圆球上，手托着额头，望着那躺着不动的芳汀。他这样待着，凝神，静默，他所想的自然不是这人世间的事了。在他的面容和体态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的颜色，这样默念了一会儿过后，他俯身到芳汀的耳边，细声向她说话。

他向她说些什么呢？这个待死的汉子，对这已死的妇人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究竟是些什么话？世上没有人听到过他这些话。死





者是否听到了呢？有些动人的幻想也许真是最神圣的现实。毫无疑问的是，当时唯一的证人散普丽斯嬷嬷时常谈到当日冉阿让在芳汀耳边说话时，她看得清清楚楚，死者的灰色嘴唇曾微微一笑，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有喜色。

冉阿让两手捧着芳汀的头，像慈母对待孩子那样，把它端正地安放在枕头上，又把她衬衣的带子结好，把她的头发塞进帽子里。做完了这些事，他又闭上了他的眼睛。

芳汀的面庞在这时仿佛亮得出奇。

芳汀的手还垂在床沿外。冉阿让跪在这只手的前面，轻轻地拿起来，吻了一下。

他立起来，转身向着沙威：“现在，我跟您走。”

沙威把冉阿让送进了市监狱。

马德兰先生被捕的消息在滨海蒙特勒伊引起了一种异样的震动。仅仅为了“他当过苦役犯”这句话，大家便几乎把他完全丢弃了。他从前做过的一切好事，不到两个钟头，也全被遗忘了，他已只是个“苦役犯”。一整天，城里四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谈话：“您知道吗？他原是个被释放的苦役犯！”“谁呀？”“市长。”“原来如此！我早已疑心了。这人平日太好，太完善，太信上帝了。他辞谢过十字勋章。他在路上碰见小流氓总给他们些钱。我老在想，他一定有些不能见人的历史。”

这个一度称为马德兰先生的幽灵便这样在滨海蒙特勒伊消逝了。全城中只有三四个人还追念他，服侍过他的那个老看门婆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这个忠实的老婆子还坐在她的门房里，无限凄惶。

正在这时，冉阿让进来了。

“我的上帝，市长先生，”她终于喊出来了，“我还以为您……”

他说：“我到监里去过了，我折断了窗口的铁条，从屋顶上跳了下来，我现在到我屋子里去。您去把散普丽斯嬷嬷找来，她一定是在那可怜的妇人旁边。”

散普丽斯嬷嬷来了。她面色苍白，眼睛发红，手里拿着蜡烛，颤





个不停。她痛哭过一阵,现在还全身发抖。

冉阿让把一张纸交给她说:“我的嬷嬷,请您交给本堂神甫先生。您可以看。”他说。

她念道:“我请本堂神甫先生料理我在这里留下的一切,用以代付我的诉讼费和今日死去的这个妇人的丧葬费。余款捐给穷人。”

嬷嬷想说话,但是语不成声,勉强说了一句:“市长先生不想再看一次那可怜的苦命人吗?”

“不,”他说,“逮我的人后面追来了,他们到她屋子里去逮我,她会不得安宁。”

一个钟头过后,有个人在树林和迷雾中大踏步离开了滨海蒙特勒伊向着巴黎走去,这人便是冉阿让。有两三个赶车的车夫曾遇到过他,看见他背着个包袱,穿件布罩衫。那件布罩衫,他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从没有人知道。而在那工厂的疗养室里,前几天死了一个老工人,只留下一件布罩衫,也许就是这件。

本堂神甫尽量把冉阿让留下的东西,给了穷人;他觉得做得比较得当。这件事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娼妇,因此他简化了芳汀的殡葬,极力削减费用,把她送进了义冢。

于是芳汀被葬在坟场中那块属于大家而不属于任何私人、并使穷人千古埋没的公地里。

滨海蒙特勒伊的繁荣已随着马德兰先生消失了,失去了他,就是失去了这座城市的灵魂。马德兰先生的大工厂关了门,房屋坍塌,工人四散,有的离开了本乡,有的改了行。

冉阿让,在他潜逃的那几天里,曾在孟费郇一带躲躲藏藏。





阅读心得

1. 芳汀的命运一步接一步沉重。生理上的疾病加深了精神上的创伤,这个 25 岁的人已皱纹满额,两颊浮肿,牙齿松脱,面色铁青,颈骨毕露,四肢枯槁,可怜的情状让人感动。而造成这样命运的就是贫穷。而像芳汀一样贫穷的下层劳动人民不知道有多少。这里雨果已经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2. 本章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增加了小说的悬念。例如冉阿让对着已经死去的芳汀“细声向她说话”,接着“死者的灰色嘴唇曾微微一笑,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有喜色”。这个细节运用了文学的夸张,同时到底冉阿让在她的耳边说了什么,这就引起了悬念。

3. 芳汀死后,本堂神甫把冉阿让留下的东西尽量给了穷人,他觉得做得比较得当,他认为“这件事牵涉到一个苦役犯和一个娼妇,因此他简化了芳汀的殡葬,把她送进了义冢”。冉阿让的 19 年苦役源自于一块面包,而芳汀则是在贫穷中一步一步地堕落。而在这同时,那些享乐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小说把这些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一一指出,写出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

佳句摘抄

当马德兰先生的视线接触到沙威的视线时,沙威没有动,也不惊,也不走近,只显出一种可怕的神色:这是一副找到了冤家的魔鬼面孔。

沙威回答说:“快走!”声音如野兽的吼叫。两个月前,芳汀感到深入她骨髓的,也正是这种目光。



☆她看见暗探沙威抓住了市长先生的衣领，她又看见市长先生低着头。她仿佛觉得天翻地覆了。

☆沙威放声大笑，把他满口的牙齿全突了出来。“这儿已没有市长先生了！”

☆她的牙齿格格发抖，她悲伤地伸出两条胳膊，张开两只痉挛而蜷着的手，同时四面摸索，随后她忽然一下子倒在枕头上。

☆她看得清清楚楚，死者的灰色嘴唇曾微微一笑，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有喜色。

☆他从前做过的一切好事，不到两个钟头，也全被遗忘了，他已只是个“苦役犯”。

☆散普丽斯嬷嬷来了。她面色苍白，眼睛发红，手里拿着蜡烛，颤个不停。她痛哭过一阵，现在还全身发抖。

☆滨海蒙特勒伊的繁荣已随着马德兰先生消失了，失去了他，就是消失了这座城市的灵魂。

名

家

导

读

版





七、小珂赛特遇见了谁

导语

芳汀悲惨地死去了,之后再阿让的经历可以说一波三折。究竟他接下来将演绎怎样的传奇?小珂赛特已经在孟费郇长到了8岁,她的生活幸福吗?

孟费郇地势较高,水源缺乏,人们取水,必须到距孟费郇一刻钟路程的半山腰里,才能从一处小泉里取得饮水。

那些大户人家、贵族阶级,也就是德纳第客店所属的那个阶级,通常花一文钱向一个以挑水为业的老汉换一桶水,那老汉在孟费郇卖水,每天大致可以赚8个苏。可是他在夏季只工作到傍晚7点,冬季只工作到5点。天黑以后,当楼下的窗子都关上时,谁没有水喝就得自己去取,或者不喝。

这正是小珂赛特最害怕的事,德纳第夫妇每逢需要水时,她便得去取。这孩子每次想到要在黑夜里摸到泉边取水便胆战心惊,所以她非常留意,从不让东家缺水。

在孟费郇,1823年的圣诞节过得特别热闹。从巴黎来了几个耍把戏的人,他们得了乡长先生的许可,在村里的大街上搭起了板篷,同时还有一帮走江湖的商贩,也得到同样的通融,在那礼拜堂前面的空坪上搭了一些临时铺面,并且一直延伸到面包师巷里,给这清静的小地方带来了一片热闹欢腾的气象。这样便格外耗水。那天晚上,几个客人正在德纳第客店里喝酒。

珂赛特待在她的老地方,壁炉旁的一张切菜桌子下。她穿的是破衣,赤着脚,套一双木鞋,凑近炉火的微光,在替德纳第家的小姑娘织绒线袜。隔壁屋子里有两个孩子清脆的谈笑声,这是爱潘妮和阿兹玛。

壁炉角上,挂着一根皮鞭。

有个很小的孩子的哭声不时从那房里的某处传到餐厅,在那片嘈杂声中显得高而细。那是德纳第大娘前两年冬天生的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已经三岁刚过一点,母亲喂他奶,但是不爱他。

德纳第的老婆是丑恶的造物,这一对男女是一对一唱一随的尖刁鬼和女瘟神。

珂赛特上楼,下楼,洗、刷、擦、扫、跑、忙、喘、搬重东西,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得做各种笨重的工作。可怜的孩子,反应迟钝,一声也不响。珂赛特虽然还只有8岁,但已受过太多的苦,那副苦相已像个老太婆了。她有个黑眼圈,那是德纳第大娘一拳打出来的伤痕,德纳第大娘还时常指着说:“这丫头真难看,老瞎着一只眼。”

忽然有一个客人厉声说:“你们没有给我的马饮水。”

德纳第大娘说:“没有姓名的狗小姐,快拿水去喂马。”

珂赛特低下了头,走到壁炉角上取了一只空桶。那桶比她人还大,那孩子如果坐在里面,绝不会嫌小。

德纳第大娘回到她的火炉边,尝那锅里的汤,一面叽里咕噜说道:“来,癞蛤蟆小姐,你回来的时候,到面包店去带一个大面包来。钱在这儿,一枚值15个苏的钱。”

珂赛特的围裙侧面有个小口袋,她一声不响,接了钱,塞在口袋里走了。

珂赛特向黑暗深处走去。她越往前走,四周越黑。她面前是黑暗荒凉的旷地,她心惊胆战地望着那漆黑一片、没有人、有野兽、也许还有鬼怪的地方。她仔细看,她听到了在草丛里行走的野兽,也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在树林间移动的鬼影。于是她又提起水桶,恐怖给了她勇气:“管他的!”她说,“我回去跟她说没有水就完了!”她坚



决地转身回孟费郛。

她刚走上百来步,又停下来,搔着自己的头。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德纳第大娘,那个青面獠牙、眼里怒火直冒的德纳第大娘。孩子眼泪汪汪地望望前面,又望望后面。怎么办?会有什么下场?往哪里走?结果她在德纳第大娘面前退缩了。她再次走上了去泉边的路,并且跑起来。她跑进了林子,什么也不再望,什么也不再听,直到气喘不过来时才不跑,但也不停步。她只顾往前走,什么全知道了。

那是从黏土里流出后汇聚而成的一个狭窄的天然水潭,二尺来深,周围生着青苔和一种有焦黄斑痕的植物,还铺了几块大石头。水从潭口流出,形成一条溪流。

珂赛特不想歇下来喘气。她伸出左手,在黑暗中摸索到一株斜在水面上的小榭树,那是她平日用做扶手的,她摸到了一根树枝,攀在上面,弯下腰,把水桶伸入水中。她心情异常紧张,以至力气顿时增加了三倍。当她那样俯身取水时,她没有注意围裙袋里的那枚值15个苏的钱落下去了。她提起那桶水,放在草地上,几乎是满满一桶水。

她觉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她很想立刻回去,但是她灌那桶水时力气已经用尽了,她一步也走不动了。她坐在草地上,在那儿动不了了。

树林里一片深黑,鬼域似的阴惨,坟墓般的寂静,森林就是鬼宫。

珂赛特感受的不只是恐怖,而是一种比恐怖更可怕的东西。她打着寒噤,寒噤使她一直冷到心头。于是,由于本能,她高声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数完以后,又重新开始,但是她仍然无法克制恐惧。她只有一个念头:逃走,拔腿飞奔,穿过林子,穿过田野,逃到有人家、有窗子、有烛光的地方。她低头看到了水桶。她不敢不带那桶水逃,德纳第大娘的威风太可怕了。她双手把住桶上的提梁,用尽力气才提起那桶水。





她那样大致走了几步,但是那桶水太重,她只得把它重又放下来。她喘了口气,再提起水桶往前走。

她痛苦地喘气呻吟。一阵哭泣使她喉头哽塞,但她不敢哭,她太怕德纳第大娘了,即使她离得很远。她常想象德纳第大娘就在她的附近,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她估计那样走法,非一个钟头到不了孟费郇,一定会挨德纳第大娘的一顿打,她心中焦灼万分。她已困惫不堪,但还没有走出那林子。这个伤心绝望的孩子不禁喊了出来:“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就在那时,她忽然觉得她那水桶一点儿也不重了。有一只手抓住了提梁,轻轻地就把那水桶提起来了。她抬头望,有个高大直立的黑影,在黑暗中陪着她一同往前走。那是一个从她后面走来而她没有发现的汉子。那汉子,一声不响,抓住了她手里的水桶的提梁。

人有本能适应各种不同的遭遇,那孩子并不怕。

就在1823年圣诞节那天下午,有一个人在巴黎医院路最僻静的一带徘徊了好一阵。那个人好像是在寻一个住处,并且喜欢在圣马尔索郊区贫苦的边缘地带那些最朴素的房屋面前停下来观望。

那人,从他的服装和神气看去,是极其穷苦而又极其整洁的,他满头白发,额上有皱纹,饱尝愁苦劳顿的脸色,看上去已60多岁了;可是从他那稳健的步伐,从他动作中表现出的那种饱满精神看,又会觉得他还只是50岁不到。他左手提着一个小包袱,右手拿着一根木棍,好像是从什么树丛里砍来的。那根棍是仔细加工过的,像根手杖。

这天他走上了去孟费郇的那条乡村公路,他沿着那条路快步往前走。走到岔路口,他听见前面有人来了,连忙躲在沟里,等那些人走过去。

那人并不回到去孟费郇的那条路上,他向右转,穿过田野,大步走向树林。

走进树林后他放慢了脚步,开始仔细察看每一棵树,一步一步





往前走,好像是在边走边找一条只有他知道的秘密路。有那么一会儿,他仿佛迷失了方向,停了下来,踌躇不决。继而又摸一段,走一段,最后,他走到了一处林木稀疏、有一大堆灰白大石头的地方。他兴奋地走向那些石头,在黑夜的迷雾中,一一仔细察看,好像进行检阅似的。有株生满了树瘤的大树长在和那堆石头相距几步远的地方。他走到那棵树下面,用手摸那树干的皮,好像他要认出并数清那些树瘤的数目。之后,他在那棵大树和那堆石头之间的地上踏了一阵,仿佛要知道那地方新近是否有人来动过土。

踏过以后,他再辨明方向,穿越树林。

刚才遇见珂赛特的便是那个人。

他正从一片矮树林中向孟费郇来时,望见一个小黑影在一面走一面呻吟,把一件重东西卸在地上,继而又拿起再走。他赶上去看,原来是一个提着大水桶的小孩。于是他走到那孩子身边,一声不响,抓起了那水桶的提梁。

珂赛特没有害怕。那个人和她谈话,他说话的声音是庄重的,几乎是低沉的。“我的孩子,你提的这东西对你来说是太重了。我来替你拿。”

珂赛特丢了那水桶,那人便陪着她一道走。

随后,他又说:“孩子,你几岁了?”

“8岁,先生。”

“难道你没有妈妈吗?”

“我不知道。”那孩子回答,“我想我没有妈妈。”

那人停下来,放下水桶,弯着腰,把他的两只手放在那孩子的肩上,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

来自天空的一点儿暗淡的微光隐隐照出了珂赛特瘦削的面貌。

“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

“珂赛特。”

那人好像触了电似的。他又仔细看了一阵,之后,他从珂赛特的肩上缩回了他的手,提起水桶,又走了起来。





过了一阵,他问道:“孩子,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住在孟费郿,您知道那地方吗?”

“我们现在是去那地方吗?”

“是的,先生。”

他又沉默了一下,然后又问道:“是谁要你这时到树林里来提水的?”

“是德纳第太太。”

那人听了,声音突然抖得出奇:“她是干什么的?德纳第太太?”

“她是我的东家。”

“客店吗?”那人说,“好的,我今晚就在那里过夜。你领我去。”

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已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望着那个人,显出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

他们到了村子里,珂赛特领着那个陌生人在街上走,没有想到她应当买个面包带回去。那人没有再问她什么话,只是面带愁容。他们快到那客店的时候,珂赛特轻轻地推着他的胳膊。

“先生!您现在让我来提水桶吧。”

“为什么?”

“因为,要是太太看见别人替我提水,她会打我的。”

那人把水桶交还给她。不大一会儿,他们已到了那客店的大门口。

“啊!是你这个小叫花子!你去了多少时间!你玩儿够了吧,小贱货!”

“太太,”珂赛特浑身发抖地说,“有位先生来过夜。”

德纳第大娘的怒容立即变成了笑脸,她连忙去找那新来的客人。

“是这位先生吗?”她说。

“是,太太。”那人一面举手到帽边,一面回答。

有钱的客人不会这么客气。德纳第大娘一眼望见他那手势和他的服装行李,又立即收起了那副笑容,重新摆出她生气的面孔。





她冷冰冰地说：“进来吧，汉子。”

“40个苏。”

“40个苏！”一个赶车的对德纳第大娘细声说，“不是20个就够了吗？”

“对他是40个苏，”德纳第大娘用原来的口吻回答说，“穷人来住，更不能少给呀！”

那人替自己斟了一杯酒，刚刚送到嘴边，他已带着一种奇特的神情，留心观察那孩子。珂赛特的相貌丑，体瘦面黄，她已快满8岁，但看上去还以为是个6岁的孩子。两只大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了光彩，她嘴角的弧线显示出长时期内心的痛苦，她的手，已经断送在冻疮里了。她所有的衣服只是一身破布，大冬天身上只有一件满是窟窿的布衣，绝无一寸毛织物。到处都露出她的肉，全身都能看到德纳第婆娘打出来的青块和黑块。两条光腿，又红又细。锁骨的窝使人见了心痛。从头到脚，都只透露了一种心情：恐惧。浑身透湿，却不敢到火旁去烤，而只是一声不响地走去干她的活儿。

这个8岁孩子的眼神是那么愁闷、凄楚。那人一直望着珂赛特，眼睛不曾离开过她。

德纳第大娘忽然喊道：“我想起来了！面包呢？”

珂赛特每次听到德纳第大娘提高了嗓子，总赶忙从那桌子下面钻出来，现在她也照例赶忙钻了出来。她早已把那面包忘得一干二净了。她说：“太太，面包店已经关了门。”

“你应当敲门呀。”

“我敲过了，太太。”

“是真是假，我明天会知道的，”德纳第大娘说，“要是你说谎，看我不抽到你乱蹦乱跳。等着，先把那15个苏还来。”

珂赛特把她的手插到围裙袋里，脸色变得铁青。那个值15个苏的钱已经不在。

“怎么回事！”德纳第大娘说，“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珂赛特把那口袋翻过来看,什么也没有。那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吓呆了。

德纳第大娘暴跳如雷,伸手去取挂在壁炉边的那条皮鞭。

这一骇人的姿势使珂赛特叫喊得很响:“饶了我!太太!太太!我不敢了。”

德纳第大娘已经取下了那条皮鞭。

这时,那个穿黄大衣的人在他背心的口袋里掏了一下,别人都没有看见他这一动作。

珂赛特心惊肉跳,蜷缩在壁炉角落里,只想把她那露在短袖短裙外的肢体藏起来。德纳第大娘举起了胳膊。

“对不起,大嫂,”那人说:“刚才我看见有个东西从小姑娘的围裙袋里掉了出来,在地上滚,也许就是那钱了。”同时他弯下腰,好像在地上找了一阵。

他把一枚银币递给德纳第大娘。

“对,就是它。”她说。

不是它,因为这是一枚值 20 个苏的钱,不过德纳第大娘却因此占了便宜。她把那钱塞进衣袋,横着眼对孩子说:“下次可不准你再这样,绝对不可以!”

珂赛特又回到她的老地方。她的一双大眼睛老望着那个陌生的客人。

德纳第大娘忽然发现珂赛特的思想开了小差,她没有专心工作。

“哈!这下子,你逃不了了吧!”她大声吼着,“你是这样工作的!我去拿鞭子来教你工作。”

那个外来人仍旧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望着德纳第大娘。“大嫂,”他带着笑容说,“算了!您让她玩儿吧!”

德纳第大娘气冲冲地说:“她既要吃饭,就得干活儿。我不能白白养着她。”

“我给您 5 法郎行吗?”那人接着说。





“老天！”一个留心听着的车夫哈哈大笑说，“5 法郎！真是好价钱！5 法郎！”

那人转向珂赛特说：“现在你的工作归我了。玩儿吧，我的孩子。”

珂赛特仍旧在发抖。她冒险问道：“太太，是真的吗？我可以玩儿吗？”

“玩儿你的！”德纳第大娘猛吼一声。

第二天早晨，那客人起来后，店婆子立即把一张 23 法郎的账单递给他：“啊，先生！我的好先生！把她领去吧，带她走吧，去加上白糖，配上蘑菇，喝她的血，吃她的肉吧，愿您得到慈悲的童贞圣母和天国所有一切圣人的保佑！”

“就这么办。”

“珂赛特！”德纳第大娘大声喊。

可是这时，德纳第却走到厅堂说：“先生，我来向您说明。那孩子，我可疼她呢，真是舍不得。小珂赛特！您不是要把她带走吗？说句老实话，我不能同意，如果她走了，我要挂念的。她一次病就让我付出了 400 法郎的药钱！先生，带她走，非有 1500 法郎不可。”

那外来人从他衣服侧面的一只口袋里取出了一只黑色的旧皮夹，打开来，抽出三张钞票，放在桌上。接着他把大拇指压在钞票上，对那店主人说：“把珂赛特找来。”

过一会儿，珂赛特来了。

这外来人拿起他带来的那个包袱，解开了结子。包里有一件小毛料衣、一条围裙、一件毛布衫、一条短裙、一条披肩、长统毛袜、皮鞋，一套 8 岁小姑娘的全身服装，全是黑色的。

“我的孩子，”那人说，“赶快穿起来。”

天渐渐亮了，孟费郇的居民有些已经开始开大门了，他们在巴黎街上看见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汉子，牵着一个全身孝服，怀里抱着一个粉红大娃娃的小姑娘，他们正朝着利弗里那边走。

谁也不认识这个人，珂赛特已经脱去了破衣烂衫，很多人也没





有认出她来。

珂赛特一本正经地往前走,她睁开一双大眼睛望着天空,不时看看这个老人。她有一种想法,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慈悲上帝的身旁。

阅读心得

1. 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前两个问题的代言人是冉阿让和芳汀,而第三个“黑暗使儿童羸弱”的代表就是本章中的珂赛特。她从小生活在虐待和恐吓当中。她去提水的一段描写非常有象征意义:“向黑暗深处走去。她越往前走,四周越黑。她面前是黑暗荒凉的旷地……”这就是珂赛特的童年,黑暗的童年。

2. 本章从珂赛特写起,写出了她眼中的冉阿让。“他满头白发,额上有皱纹,饱尝愁苦劳顿的脸色……”,这样使得情节场面更加有画面感。同时小说又将视角拉回到冉阿让身上,通过冉阿让的眼光来观察珂赛特,“珂赛特的相貌丑,体瘦面黄……全身都能看到德纳第婆娘打出来的青块和黑块……”,凸显出珂赛特过得可怜的生活。

3. 德纳第夫妇的嘴脸让人厌恶。德纳第太太对珂赛特十分粗暴,打骂是家常便饭;德纳第则是贪婪成性,把珂赛特当摇钱树,想尽一切办法从冉阿让身上多敲一笔。雨果笔下的世界的“悲惨”,不仅是指下层人民穷困的悲惨生活,还包括德纳第夫妇这种人的人性泯灭的可悲。



佳句摘抄

“这孩子每次想到要在黑夜里摸到泉边取水便胆战心惊，所以她非常留意，从不让东家缺水。”

“德纳第的老婆是丑恶的造物，这一对男女是一对一唱一随的尖刁鬼和女瘟神。”

“她有个黑眼眶，那是德纳第大娘一拳打出来的伤痕，德纳第大娘还时常指着说：“这丫头真难看，老瞎着一只眼。”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德纳第大娘，那个青面獠牙、眼里怒火直冒的德纳第大娘。孩子眼泪汪汪地望望前面，又望望后面。”

“她心情异常紧张，以至力气顿时增加了三倍。当她那样俯身取水时，她没有注意围裙袋里的那枚值15个苏的钱落下去了。”

“树林里一片深黑，鬼域似的阴惨，坟墓般的寂静，森林就是鬼宫。”

“她痛苦地喘气呻吟，一阵哭泣使她喉头哽塞，但她不敢哭，她太怕德纳第大娘了，即使她离得很远。她常想象德纳第大娘就在她的附近，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她抬头望。有个高大直立的黑影，在黑暗中陪着她一同往前走。那是一个从她后面走来而她没有发现的汉子。”

“人有本能适应各种不同的遭遇，那孩子并不怕。”

“德纳第大娘暴跳如雷，伸手去取挂在壁炉边的那条皮鞭。这一骇人的姿势使珂赛特叫喊得很响：“饶了我！太太！太太！我不敢了。”

“珂赛特心惊肉跳，蜷缩在壁炉角落里，只想把她那露在短袖短裙外的肢体藏起来。德纳第大娘举起了胳膊。”



八、珂赛特的幸福时光

导语

小珂赛特悲苦的童年让读者深深同情，冉阿让能将小珂赛特救出苦海吗？小珂赛特在成长路上会发生什么事？

德纳第大娘看到丈夫拿出那 1500 法郎，“就这些？”她说。看样子，她觉得把珂赛特卖得太便宜了。

她丈夫说：“你说得对，我是个笨蛋。去把我的帽子拿来。”他把那三张钞票插在衣袋底里，匆匆忙忙出了大门，他向几个邻居打听，摸清路线，大步向前走去。

出了孟费郇，到了岔路口，旁人告诉他，那个人和孩子已经走向加厄方面的树林里去了，他便朝那方向赶上去。他们原走在他的前面，但是孩子走得慢，而他呢，走得快。

当他已走过池塘时，他忽然望见有顶帽子从丛莽中露出来。

那人坐在那里，好让珂赛特休息一下。客店老板绕过那堆丛莽，突然出现在眼前。

“对不起，请原谅，先生，”他一面喘着气，一面说，“这是您的 1500 法郎。”他这样说着，同时把那三张钞票伸向那陌生人。

那个人抬起眼睛。“这是什么意思？”

德纳第恭恭敬敬地回答：“先生，这意思就是说我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珂赛特浑身战栗,紧靠在那人怀里。

他呢,他的眼光直射到德纳第的眼睛底,一字一顿地回答:“你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是的,先生,我要把她带回去。我考虑过了,我没有把她送给您的权利。这小姑娘不是我的,是她妈的。她妈把她托付给我,我只能把她交还给她妈。”

这人把手伸到衣袋里,德纳第又瞧见那个装钞票的皮夹出现在他眼前,他乐得浑身酥软。

那陌生人在打开皮夹以前,先向四周望了一望。那地方是绝对荒凉的,树林和山谷里不见一个人影。那人打开皮夹,可是他从那里抽出来的,不是德纳第所期望的一叠钞票,而是一张小纸,他把那张纸整个儿打开来,送给客店老板看,并且说:“您说得有理。念吧。”

德纳第拿了那张纸,念道:

德纳第先生:请将珂赛特交来人。一切零星债款,我负责偿还。此颂大安。芳汀滨海蒙特勒伊,1823年3月25日。

“您认得这签字吧?”那人又说。

那确是芳汀的签字。德纳第认清了,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了。

那人又说:“您可以把这张纸留下,好卸下您的责任。”

德纳第向后退却,章法却不乱。“这签字模仿得相当好。”他咬紧牙,试图作一次无望的挣扎。

“先生,这很好。您既然就是来人,但是那‘一切零星债款’得照付给我,这笔债不少呢。”

那个人立起来了,他用中指掸去他衣袖上的灰尘,说:“德纳第先生,她母亲在1月份计算过欠您120法郎,您在2月中寄给她一张500法郎的账单,您在2月底收到了300法郎,3月初又收到了300法郎。此后又讲定数目,15法郎一月,这样又过了9个月,共计135法郎。您从前多收了100法郎,我们只欠您35法郎的尾数,刚才我给了您1500法郎。”





德纳第感受到的正和豺狼感到自己已被捕兽机的钢牙咬住钳紧时的感受一样。他和豺狼一样，斩钉截铁地说：“无名无姓的先生，我一定要领回珂赛特，除非您再给我 1000 法郎。”

陌生人心平气和地说：“来，珂赛特。”

他用左手牵着珂赛特，用右手从地上拾起他那根棍棒。

德纳第望着那根粗壮无比的棍棒和那一片荒凉的地方。

那人带着珂赛特深入到林中去了，把那呆若木鸡的客店老板丢在一边。

正当他们越走越远时，德纳第还不肯罢休。“我要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他说。于是他远远地跟着他们。

那人领着珂赛特，朝着利弗里和邦迪的方向走去，不时回转头来，看看是否有人跟他。忽然，他瞧见了德纳第。他连忙领着珂赛特转进矮树丛里，一下子两人全不见了。

“见鬼！”德纳第说。

带走小珂赛特的正是冉阿让。他把珂赛特从德纳第夫妇的魔爪中救出来以后，当天傍晚便回到了巴黎。

冉阿让在巴黎一条荒凉得几乎无人去的街道上一个叫做戈尔博老屋的门前停下来。他选择了这个最荒僻的地方来做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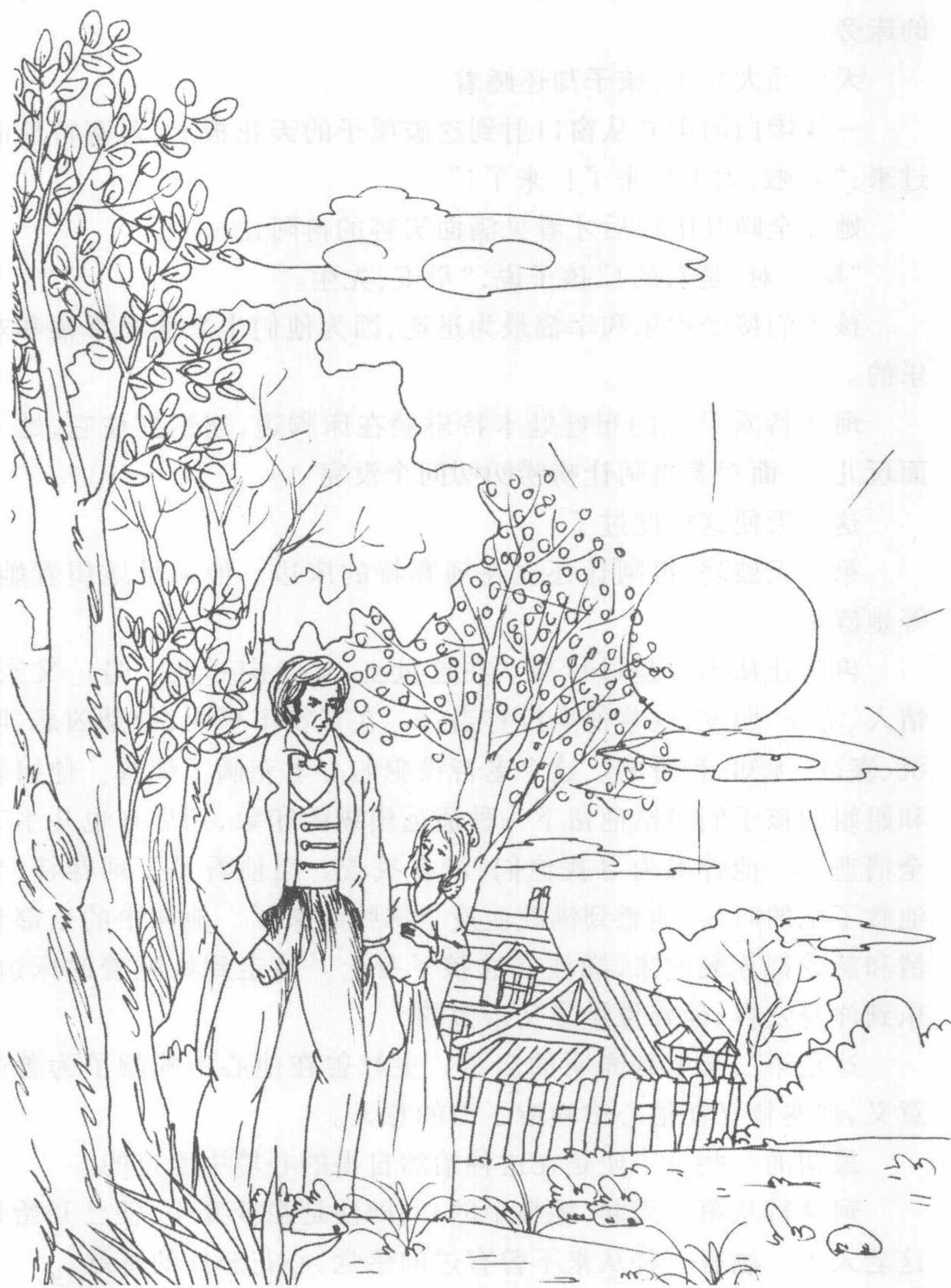
他从坎肩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开门进去以后，又仔细把门关好，走上楼梯，一直背着珂赛特。

到了楼梯顶上，他又从衣袋里取出另外一把钥匙，用来开另一扇门。他一进门便又把门关上。那是一间相当宽敞的破屋子，地上铺着一条褥子，还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屋角有个火炉，烧得正旺。底下，有一小间，摆着一张帆布床。冉阿让把孩子抱去放在床上，仍让她睡着。

他擦火石，点燃了一支蜡烛，这一切都是已准备好了摆在桌上的。正和昨晚一样，他呆呆地望着珂赛特，眼里充满了感叹的神态，仁慈怜爱的表情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冉阿让弯下腰去，吻了吻孩子的手。







他在9个月前吻过她母亲的手,当时她母亲也正刚刚入睡。

同样一种苦痛、虔敬、辛酸的情感充满了他的心,他跪在珂赛特的床旁边。

天已经大亮了,孩子却还睡着。

一线惨白的阳光从窗口射到这破屋子的天花板上,珂赛特惊醒过来:“是啦,太太!来了!来了!”

她完全睁开眼以后才看见满面笑容的冉阿让。

“啊!对,是真的!”孩子说,“早安,先生。”

孩子们接受欢乐和幸福最为迅速,因为他们生来便是幸福和欢乐的。

珂赛特看见她的布娃娃卡特琳躺在床脚边,连忙抱住它,她一面玩儿,一面对冉阿让唠唠叨叨问个没完。

这一天便这样度过了。

第二天破晓,冉阿让还立在珂赛特的床边。他呆呆地望着她,等她醒来。

冉阿让从不曾爱过什么。在这世上,他一向孑然一身。父亲、情人、丈夫、朋友,这些他全没有当过。在苦役牢里时,他是凶恶、阴沉、寡欲、无知、粗野的。这个老苦役犯的心里充满了纯真。他姐姐和姐姐的孩子们只给他留下一种遥远模糊的印象,到后来也几乎完全消逝了。他曾竭力寻找他们,没有找着。当他看见了珂赛特,当他救了她的时候,他感到满腔血液全沸腾起来了。他胸中的全部热情和慈爱都苏醒过来,灌注在这孩子身上。他走到她睡着的床边,乐到浑身发抖,他好像做了父亲似的。

这是第二次见到光明的启示。主教曾在他心中唤醒了为善的意义,珂赛特又在他心中唤醒了爱的意义。

最初的一些日子便是在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中度过的。

珂赛特从第一天起,她整个的心,即使是在梦寐中,便已开始爱这老人了。她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心花怒放的感觉。

这老人,在她的心目中,就是父亲。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一老一小在这简陋不堪的破屋子里过着幸福的日子。一到天亮,珂赛特又说又笑,唱个不停。

冉阿让开始教她识字读书,他还和她谈到她的母亲,要她祈祷。

冉阿让很谨慎,他白天从不出门,黄昏时,他才出去一两个钟头: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带着珂赛特,总是找那些最僻静的小窄巷走,或是在天快黑时跨进礼拜堂。

房子的主人,实际上是二房东,是个心眼狭窄的老婆子,逢人便想占些小便宜,她对冉阿让非常注意。几天过后,冉阿让偶然穿着短褂在过道里锯木头。老婆子正在打扫他的屋子,她独自一人在里面,珂赛特看着锯着的木头正看得出神。老婆子一眼看见大衣挂在钉子上,便走去偷看,大衣里子是重新缝好了的。老婆子细心捏了一阵,觉得在大衣的角上和腋下部分,里面都铺了一层层的纸。那一定全是1000法郎一张的钞票了!

此外,她还注意到衣袋里也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不仅有针、线、剪子,还有一个大皮夹、一把很长的刀,还有一种可疑的东西:几顶颜色不同的假发套。大衣的每个口袋都装着一套应付各种不同意外事件的物品。

在圣美达礼拜堂附近,有一个穷人时常蹲在一口填塞了的公井的井栏上,冉阿让老爱给他钱。他从那人面前走过,总免不了要给他几个苏,有时还和他谈话。妒忌那乞丐的人都说他是警察的眼线。

有一天傍晚,冉阿让打那地方走过,这回没有带珂赛特。路旁的回光灯刚点上,他望见那乞丐蹲在灯光下面,在他的老地方。那人和平时一样,腰弯得很低。冉阿让走到他面前,把布施照常送到他手里。乞丐突然抬起了眼睛,狠狠地盯了冉阿让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这一动作快得和闪光一样,冉阿让为之一惊,给他的印象是黑暗中撞见了猛虎。他吓得倒退一步,不敢呼吸、不敢说话、不敢停留,也不敢逃走,呆呆地望着那个低着头、头上盖块破布、仿佛早已忘了他的乞丐。在这种奇特的时刻,有一种本能,也许就是神



秘的自卫的本能使冉阿让说不出话来。

他心里乱作一团,回到家里去了。

他几乎不敢对自己说他以为看见的那张面孔是沙威的。

第二天夜晚时,他又去了那里。那乞丐又在原处。给了他一个苏,乞丐抬起头来,带着悲伤的声音说:“谢谢,我的好先生。”

那不是沙威。冉阿让感到自己的心完全安定下来了,他笑了出来。“活见鬼!我几时看见了沙威?”他不再去想那件事了。

几天过后,大致是晚上8点钟,他正在自己的屋子里高声教珂赛特拼字时,忽然听见有人推开破屋的大门,继又关上。他觉得奇怪。冉阿让立即向珂赛特示意,要她不要做声。他听见有人上楼梯。脚步很沉,他打发珂赛特去睡,正当他吻着她额头时,脚步声停下了。冉阿让不吭声,也不动,背朝着门,仍旧照原样坐在他的椅子上,在黑暗中控制住呼吸。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听到没声了,才悄悄地转过身子,朝着房门望去,看见锁眼里有光。那一点光,出现在黑暗的墙壁和房门上,显然是有人拿着烛在外面偷听。

几分钟过后,烛光远去,不过他没有再听见脚步声,这说明来到房门口窃听的人已脱去了鞋子。

冉阿让和衣倒在床上,整夜合不上眼。

天快亮时,他正因疲惫而朦胧睡去时,忽然又被叫门的声音惊醒,这声音是从过道底的一间破屋子里传来的。

很明显,那人是带着一把钥匙进来的。钥匙是谁给他的呢?

早晨7点,老婆子进来打扫屋子,冉阿让睁着一双刺人的眼睛望着她,但是没有问她话。老婆子的神气还是和平日一样。她一面扫地,一面对他说:“昨天晚上先生也许听见有人进来了吧?是个新来的房客,”老婆子说,“我们这里又多了一个人。”

老婆子走开以后,他把放在壁橱里的百来个法郎卷成一卷,收在衣袋里。他做这事时非常小心,恐怕人家听见银钱响,但是,他尽管小心,仍旧有一枚值五法郎的银币脱了手,在方砖地上滚得一片响。



太阳落山时,他跑下楼,到大路上向四周仔细看了一遍。没有人,路上绝对的清静,也很可能有人躲在树后面。他又回到楼上。

“来。”他向珂赛特说。

他牵着她的手,两个人一道出门走了。

阅读心得

1. 小说中,德纳第贪得无厌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贪婪的德纳第居然大老远地追上冉阿让,要求带回孩子,看似对芳汀和孩子负责,其实他的想法是多敲诈些钱。这种无耻的嘴脸让人痛恨,作者写这个人物更增强了小说的批判色彩,值得人深思。

2. 在整部《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心灵也是逐渐成长的。主教曾在他心中唤醒了为善的意义,珂赛特又在他心中唤醒了爱的意义。在这之前他从不曾爱过什么。在这世上,他一向孑然一身。父亲、情人、丈夫、朋友,这些他全没有当过。当他看见了珂赛特,他胸中的全部热情和慈爱都苏醒过来,好像做了父亲似的。冉阿让在本章学会了爱。

佳句摘抄

“他呢,他的眼光直射到德纳第的眼睛底,一字一顿地回答:“你要把珂赛特带回去?”

“这人把手伸到衣袋里,德纳第又瞧见那个装钞票的皮夹出现在他眼前,他乐得浑身酥软。

“德纳第感受到的正和豺狼感到自己已被捕兽机的钢牙咬住钳紧时的感受一样。



✧冉阿让在巴黎一条荒凉得几乎无人去的街道上一个叫做戈尔博老屋的门前停下来。他选择了这个最荒僻的地方来做窠。

✧他呆呆地望着珂赛特，眼里充满了感叹的神态，仁慈怜爱的表情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同样一种苦痛、虔敬、辛酸的情感充满了他的心。他跪在珂赛特的床旁边。

✧一线惨白的阳光从窗口射到这破屋子的天花板上，珂赛特惊醒过来：“是啦，太太！来了！来了！”

✧孩子们接受欢乐和幸福最为迅速，因为他们生来便是幸福和欢乐的。

✧冉阿让从不曾爱过什么。在这世上，他一向孑然一身。父亲、情人、丈夫、朋友，这些他全没有当过。

✧他感到满腔血液全沸腾起来了。他胸中的全部热情和慈爱都苏醒过来，灌注在这孩子身上。他走到她睡着的床边，乐到浑身发抖，他好像做了父亲似的。





九、逃跑

导读

冉阿让带着珂赛特在老屋里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可谁知又遇到了猎狗一般的沙威探长，真是冤家路窄！他能逃脱追捕吗？

到了野外，冉阿让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们。他兜了一圈，不到三分钟，跟踪者出现了，现在是4个人，他们聚拢在一起，仿佛在交换意见。其中有一个坚决地伸出右手，指着冉阿让所在的方向；另一个带着固执的神气指着相反的方向。正当第一个回转头时，月光正照着他的脸，冉阿让看得清清楚楚，那确是沙威。

经过很多次尝试，冉阿让发现自己甩不掉这个家伙。

冉阿让正在走投无路时看见了一所楼房，冷清清的，仿佛里面没有人住似的，便想从那里找出路。他赶忙用眼睛打量了一遍，心里盘算，如果能钻到这里面去，也许有救。他有了一个主意和一线希望。

这时，从远处开始传出一种低沉而有节奏的声音。冉阿让冒险从墙角探出头来望了一眼。七八个大兵，排着队，正走进波隆梭街口，他能望见枪刺闪光，他们正朝着他这方向走来。他望见沙威的高大个子走在前面，领着那队兵慢慢地审慎地前进。他们时常停下来。很明显，他们是在搜查每一个墙角、每一个门洞和每一条小道。

毫无疑问，那是沙威在路上碰到而临时调来的一个巡逻队。沙



威的两个助手也夹在他们的队伍中一道走。

从他们的行进速度和一路上的停留计算起来,还得一刻来钟才能到达冉阿让所在的地方。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冉阿让身临绝地,他生平这是第三次,不出几分钟他又得完了,并且这不只是苦役牢的问题,珂赛特也将从此被断送,这就是说她今后将和孤魂野鬼一样漂泊无依了。

这时只有一件事是可行的。

冉阿让在苦役牢里学会了一种绝技,他不用梯子,不用踏脚,全凭自己肌肉的力量,用后颈、肩头、臀、膝在石块上偶有的一些棱角上稍稍撑持一下,便可从两堵墙连接处的直角里,一直爬上6层楼。冉阿让用眼睛估量了那边墙的高度,施展功夫,爬了上去。恰好,他在街边的路灯杆上找到一根绳子,他把绳子的一头系在珂赛特的身上,把她缓缓地拉上墙头,他们顺着屋顶滑下去,滑到那菩提树上,又跳到地面上。

冉阿让发现自己落在某个园子里,那园子的面积相当宽广,不能想象比这园子更荒旷更幽僻的地方了。

一刻钟过后,那种风暴似的怒吼声渐渐远了。冉阿让屏住了呼吸。

他一直把一只手轻轻放在珂赛特的嘴上。

晚风起了,到了凌晨一两点钟。可怜的珂赛特一句话也不说。她倚在他身旁,坐在地上,头靠着他,冉阿让以为她睡着了。他低下头去望她。珂赛特的眼睛睁得滚圆,冉阿让见了,不禁一阵心酸。她一直在发抖。

“你想睡吗?”冉阿让说。

“我冷。”她回答。过一会儿,她又说:“德纳第太太走了吗?”她一直以为是她的旧主人在苦苦相逼。

冉阿让说:“已经走了,不用害怕。”

孩子叹了一口气。

地是潮的,棚子全敞着,风越来越冷了。老人脱下大衣裹着珂





赛特。

“这样你好一点儿了吧？”他说。

“好多了，爹！”

孩子早已把头枕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

他坐在她身边，望着她睡。

这时，他听到一种铃声，声音来自园里。声音虽弱，却很清楚。他朝前望，看见园里有个人，好像是个男子，他在瓜田里的玻璃罩子中间走来走去，走走停停，时而弯下腰去，继而又立起再走，仿佛在田里拖着或撒播着什么似的。那人走起路来腿有些瘸。

冉阿让见了为之一惊。他一面东猜西想，一面伸出手摸珂赛特的手。她的手冰冷。

他低声喊道：“珂赛特！”

她不睁眼睛。

他使劲儿推她，她也不醒。

“难道死了！”他从头一直抖到脚。

他听她的呼吸，她还吐着气，但是他觉得她的气息已经弱到快要停止了。

怎样使她暖过来呢？怎样使她醒过来呢？除了这两件事以外，他什么也不顾了。他发狂似地冲出了破屋子。

一定得在一刻钟内让珂赛特躺在火前和床上。

他望着园里的那个人一直走去，手里捏着一卷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的钱。那人正低着脑袋，没有看见他来。冉阿让几大步便跨到了他身边。

冉阿让劈头便喊：“100 法郎！”

那人吓了一跳，睁圆了眼。

“100 法郎给您挣，”冉阿让接着又说，“假使您今晚给我一个地方过夜！”

月亮正照着冉阿让惊慌的面孔。

“啊！是您，马德兰爷爷！”那人说。



这名字,在这样的黑夜里,在这样一个没有到过的地方,从这样一个陌生人的嘴里叫出来,冉阿让听了连忙往后退。

这时,老人已经摘下了帽子,哆哆嗦嗦地说道:“啊,我的天主!您怎么会在这儿的,马德兰爷爷?您是从哪儿进来的,天主耶稣!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的天主爷爷,敢是今天的诸圣天神全疯了?您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您是谁?这是什么宅子?”冉阿让问。

“啊,老天爷,您存心开玩笑!”老头儿喊着说,“是您把我安插在这里的,是您把我介绍到这宅子里来的。哪里的话!您会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您怎么会认识我的,您?”

“您救过我的命。”那人说。

他转过身去,一线月光正照着他的半边脸,冉阿让认出了割风老头儿。

“啊!是您吗?对,我认识您。”

“您在这里干什么?”冉阿让接着又问。

“嘿!我在弄我的瓜秧!”

割风老头儿,当冉阿让走近他时,他正提着一条草垫的边准备盖在瓜田上。他在园里已经待了个把钟头,已经盖上了相当数量的草垫。冉阿让先头在棚子里看到的那种特殊动作,正是他干这活儿的动作。

“您膝头上带着个什么响铃?”

“这?好让人家听了避开我。”

“怎么!好让人家避开您?”

割风老头儿阴阳怪气地挤弄着一只眼。“啊,妈的!这宅子里尽是一些娘儿们,一大半还是小娘儿们。据说撞着我不是好玩儿的,铃儿叫她们留神,我来了,她们好躲开。”

“这是个什么宅子?”

“嘿!您还不知道!您把我介绍到这里来当园丁,会不知道!



好吧,这不就是小比克布斯女修道院!”

冉阿让想起来了,那年,割风老头儿从车上摔下来,摔坏了一条腿,由于冉阿让的介绍,圣安东尼区的女修院把他收留下来,而他现在恰巧又落在这女修道院里,这是巧遇,也是天意。

割风用他那两只已经老得颤巍巍的满是皱皮的手抱住冉阿让的两只铁掌,过了好一阵才说出话来。他喊道:“啊!要是我能报答您一丁点儿,那才是慈悲上帝的恩典呢!”

小半个钟头过后,珂赛特已经睡在老园丁的床上,面前燃着一炉熊熊好火,她的脸色又转红了。冉阿让重新结上领带,穿上大衣,从墙头上丢过来的帽子也找到了。两个人一齐靠着桌子坐下烤火,割风早在桌上放了一块干酪、一块黑面包、一瓶葡萄酒和两个玻璃杯,老头儿把一只手放在冉阿让的膝头上,向他说:“啊!马德兰爷爷!您先头想了许久才认出我来!您救了人家的命,又把人家忘掉!啊!这很不应该!人家老惦记着您呢!”

割风伯伯的这间小屋太小,破屋里唯一的一张床已让珂赛特睡了,冉阿让和割风伯伯只好躺在一堆麦秸上。

冉阿让合眼以前说道:“从此以后,我得住在此地了。”

这句话在割风的脑子里翻腾了一整夜。其实,他们俩谁也没有睡着。

冉阿让想,沙威紧追不舍,如果回到巴黎城中,他和珂赛特准定会完蛋。这里既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不许任何男人进来,万一被人发现,就是现行犯,就要再进监牢。但是如果能得到许可,在这里住下来,谁也不会找到这儿来。住在一个不可能住下的地方,正是万全之策。

割风决定搭救马德兰先生,但是还是有一些犹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帮助一个危险人物。

破晓时,割风全想通了,他睁开眼睛看见马德兰先生坐在他的麦秸堆上望着珂赛特睡觉。

割风说:“您打算怎样来说您进来的事呢?”



一句话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把冉阿让从梦境中唤醒了。

“首先,您必须注意的第一件事,便是小姑娘和您,不要到这间屋子外面去。跨进园子一步,我们便完了。好在修女们也从来不到这边来,但是那些寄读学校的孩子们却会跑到这里乱翻乱看。”

冉阿让心里却想:这样,珂赛特的教养问题就解决了。

割风说:“那些小姑娘!她们会围着您起哄!她们会问您是从哪里来的?那些修女们,她们只许人家走大门进来。您的小姑娘还睡着老不醒。她叫什么名字?”

“珂赛特。”

“是您的闺女?看样子,您是她的爷爷吧?”

“对。”

“对她来说,要从这里出去,倒好办。我有一扇通大门院子的便门。我背个背篓,小姑娘待在篓里。割风爷爷背背篓出大门,那再正常没有。您嘱咐一声,要小姐待在篓里不吭气就成。她上面盖块油布,要不了多少时候,我把她寄托在绿径街一个卖水果的老朋友家里,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她是个聋子,她家里有张小床。我会说这是我的侄女,要她照顾一下。可是您,您怎样才能出去呢?”

冉阿让说:“关键就在这儿。您想个办法让我也和珂赛特一样躲在背篓里和油布下面,再把我送出去。”

割风用左手的中指搔着耳垂,那是表示十分为难。

通知割风的钟声突然响起,割风连忙把那条系铃铛的带子系在自己的膝弯上。

“这是院长嬷嬷叫我。马德兰先生,您不要动,等我回来。您要是饿,那儿有酒、面包、干酪。”说着,他往屋子外面走去,嘴里一面说:“来啦!来啦!”

割风一路走去,铃声响个不停,把那些修女们全吓跑了,不到10分钟,他在一扇门上轻轻敲了一下。

那扇门是接待室的门,院长正坐在接待室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等待着割风。





院长嬷嬷是有才有貌的德·勃勒麦尔小姐。

园丁小心翼翼地行了个礼,立在屋门口。院长正拨动着手里的念珠,抬起眼睛说道:“啊,割爷。”

这个简称是在那修院里用惯了的。割风又行了个礼。

“我有话要和您谈。”

“我也有件事想和极崇高的嬷嬷谈谈。”割风壮着胆子说,内心却很害怕。“要向您请求。”

“那好,您说吧。”

割风知道自己在这里早已受到重视,因而在院长面前,先谈了一通自己的年纪、身体上的缺陷、往后年龄对他的威胁、工作的要求不断增加、园地真够大、有时还得在园里过夜,例如到瓜田里去铺草垫。最后他转到一点儿上,说他有个兄弟(院长动了一下),兄弟的年纪也不怎么年轻了(院长又动了一下,但这是表示安心的),假如院长允许,他这兄弟可以来和他住在一起,帮他工作,那是个出色的园艺工人,他会替修院做出良好的贡献,比他本人还会更好些;要是,假如修院不允许他兄弟来,那么,他,做大哥的,觉得身体已经垮了,完成不了任务,就只好说句对不起人的话,请求退职了;他兄弟还有个小姑娘,他想把她带来,求天主保佑,让她在修道院里成长起来,谁知道,也许她还会有出家修行的一天呢。

他谈完的时候,院长手中的念珠也停止转动了,她对他说:“能在今晚以前找到一根粗铁杠吗?”

“干什么用?”

“当撬棍用。”

“行,崇高的嬷嬷。”割风回答。

“您到唱诗台工作过吧?”

“去过两三次。”

“现在我们要起一块石头。”

“重吗?”

“祭台旁边那块铺地的石板。”



“盖地窖的那块石板吗？”

“对。”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有两个男人。”

“登天嬷嬷会来帮助您，她和男人一样结实。”

“一个女人从来也顶不了一个男人。”

“我们只有一个女人来帮您忙。各尽所能。”

“一个女人也并不是一个男人。我那兄弟的气力才大呢！”

“石板上有个铁环。”

“我把撬棍套进去。”

“而且那石板是会转动的。”

“那就好了，崇高的嬷嬷。我一定能开那地窖。开了以后呢？”

“得把件东西抬下去，这是受难嬷嬷的棺材，她生前劝化了许多人，她死后还要显圣。割爷，修道院通过受难嬷嬷，受到了神的恩宠。直到最后一刻，她的神智还是清楚的。她把最后的遗言留给了我们。割爷，我们要把受难嬷嬷装殓在她已经睡了 20 年的那口棺材里。您把棺材抬下去。”

“抬到哪儿？”

“地窖里。”

“什么地窖？”

“唱诗台下面。”

割风跳了起来：“这是被禁止的。万一卫生委员会的人……”

“人禁止，天主命令。”

“万一被人家知道了呢？”

“我们信得过您。”

“阿门。”割风说。

院长吐了一口气，说：“割爷，说妥了吧？”

“说妥了，崇高的嬷嬷。”

“就这么办。您把棺材钉好，嬷嬷们把它抬进圣坛。夜晚 11 点以后 12 点以前，您带着铁杠来，一切都要进行得极其秘密。圣坛里





除了那4个唱诗嬷嬷、登天嬷嬷和您外,再没有旁人。对了,还有那空棺材……”

“空埋?”

院长开始画十字,瞪眼望着那园丁。

“崇高的嬷嬷,我在那棺材里放些泥土,就像有个人在里面了。”

“您说得有理,泥土和人,原是一样的东西。您就这么安排那个空棺材吧!”

“我一定做到。”

院长的脸一直是烦闷阴郁的,现在却平静了,她微微提高了嗓音说:“割爷,我对您很满意,明天,出殡以后,把您的兄弟带来,并且要他把他姑娘也带来。”

割风回到园里的破屋里,珂赛特已经醒了,冉阿让让她坐在火旁。割风进屋子时,冉阿让正把园丁挂在墙上的背篓指给她看并且说:“我的小珂赛特,这位老大爷会把你带到一位太太家里去等我。我会去找你的。你不想让德纳第大娘又把你抓回去,你就得乖乖地什么也不能说!”

珂赛特郑重地点了点头。

冉阿让听到割风推门的声音,回转头去。

“怎样了?”

割风说:“我得到允许,让您进来,但是在带您进来以前,得先带您出去。伤脑筋的就是这一点。”

经过一阵沉寂后,割风喊道:“从您进来的那条路出去,不就完了!”

冉阿让回了一声:“不可能。”

割风嘴里叽里咕噜:“还有件事,我答应在棺材里放些泥土。可是泥土,会来回跑,政府会察觉出来的。还有……一切都得在明天办妥!我得在明天领您进来,院长等着您。”

这时割风把院长和他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冉阿让。

他说:修道院死了个修女,她曾要求把她装殓在她平日拿来当



床用的棺材里,并且要把她埋在圣坛祭台下的地窖里,这种做法是警务条例所不许可的,但院长决定满足死者的遗愿。为了酬谢我,院长同意让我的兄弟到修道院里来当园丁,也让我的侄女来寄读,我的兄弟便是马德兰先生,侄女便是珂赛特。院长说过,要在明天傍晚时,等到公墓里的假掩埋办妥后,就把我的兄弟带来。可是我不能把马德兰先生从外面带进来,要是马德兰先生不先在外面的话。这是首先遇到的困难,还有一层困难,便是那口空棺材。

“什么空棺材?”冉阿让问。

割风回答说:“管理机关的棺材。就是死了一个修女,政府便送来一口棺材。可是修女要埋在唱诗台下面,就必须把政府给的空棺材抬到公墓去。”

“明白了,那就放个活人。”

“什么活人?”

“我。”冉阿让说。

割风猛地站起:“您!”

冉阿让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这样我不就从这里出去了吗?”

“您这个人,不和旁人一样,马德兰爷爷。但是您必须到太平间里。”

“今天晚上,等到修道院里大家全睡了,您能不能把我带到太平间那屋子里?”

“可以把您藏在一间通太平间的小黑屋子里,您就在那小屋子里躲一整夜和整个半天。吃的东西,我送来给您。”

“到两点钟时,您来把我钉在棺材里。”

割风朝后退了一步,把两只手上的骨节捏得嘎嘎响。

“这,我做不到。”

“这算得了什么!拿一个铁锤,把几个钉子钉到木板里面去!”

割风稍稍镇静以后,大声问道:“可是您怎么呼吸呢?”

“您一定有一个螺丝锥,您在靠近嘴的地方,随便锥几个小孔,上面的木板,也不要钉得太紧。”





“好！万一您要咳嗽或打喷嚏呢？”

“逃命的人从来不咳嗽，也不打喷嚏。”

冉阿让又强调了一句：“割风爷，一定要拿定主意！”

他嘟嘟囔囔地说：“总之，除此以外，没有旁的办法。”

冉阿让接着说：“唯一使我担心的事，便是不知道到了公墓怎么办。”

“这倒正是我放心的地方，”割风大声说，“那个埋葬工人——梅斯千爷爷，是个酒鬼，是我的朋友。到了那里，神甫祷告一番，画一个十字，洒上圣水，溜了。我一个人和梅斯千爷爷留下来。我就请他喝一盅，把他带走，灌醉，用不了几下便会醉倒，我自个儿回来，把您从洞里拖上来。”

冉阿让向他伸出一只手，割风跳上前，一把握住。“好！割风爷，一切顺利。”

受难嬷嬷被安葬在祭台下面的地窖里，珂赛特被送出大门，冉阿让溜进太平间，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阻碍。

第二天，太阳偏西时，一辆灵车里有一口棺材，棺材上遮着一块白布，布上摊着一个极大的十字架，两个殡仪执事走在灵车的左右两旁。后面还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瘸腿老人，向伏吉拉尔公墓走去。忽然，那灵车停住了！得交验掩埋许可证。殡仪馆的一个人走来站在割风旁边，却不是梅斯千爷爷。

原来梅斯千爷爷死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怎么办？割风爷灵机一动，和那新来的埋葬工人套近乎：“您知道勒诺瓦小爷爷是什么吗？那是柜台上6法郎一瓶的红酒。巴黎地道的叙雷讷！哈！他死了！那是个快活人。其实您也是个快活人。对不对，伙计？等一会儿，我们去干一杯。”

那人回答说：“我念过书，我从来不喝酒。”

灵车又走动了，在公墓的大路上前进。埋葬工人走在他前头。

“伙计！我是修道院里的埋葬工人。”

“老前辈。”那个人说。





割风知道遇到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

“难道我们不打算彼此介绍一下吗？不喝不成知己，干杯就是倾心。您得和我去喝一盅，这不该推辞。”

“工作第一。”

割风心想：完了。

埋葬工人接着说：“我家里有7个小家伙得养活。他们要吃饭，我也只好不喝酒。”

灵车立刻就要到达那坟地边上了。割风靠近那埋葬工人：“有一种极好的阿尔让特伊小酒，”割风说，“来喝一杯，慢慢聊，好吗？”

那个埋葬工人带着高傲的笑容说：“饭碗要紧。”

灵车直往前走。割风慌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颗大颗的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淌下来。

灵车停住了。先是唱诗童子，接着是神甫，灵车前面的一个小轮子已经滚上了土堆边，再过去，便是那敞着的坟坑了。

“这玩笑开得可不小！”割风无限沮丧地说。

割风看见埋葬工人弯下腰去取他那把锹，这时候，他下了无比坚定的决心。他走去站在坟坑和那埋葬工人的中间，叉着胳膊，说道：“我付账！”

“在哪儿？”

“‘好木瓜’酒店。”

“去你的！”埋葬工人说。同时他铲起一锹土，摔在棺材上。

割风感到自己头重脚轻，几乎摔倒在坟坑里，他喊了起来，喉咙已开始被声气哽塞住了：“伙计，趁现在‘好木瓜’还没有关门！”

埋葬工人又铲满一锹土说：“您既然这样坚持，我奉陪就是。我们一道去喝。干了活儿再去，干活儿以前，绝对不成。”

这时，那埋葬工人正弯着身子在铲土，他那罩衫的口袋叉开了。

割风的一双仓皇无主的眼睛机械地落在那口袋上，注视着它。

太阳还没有被地平线遮住，天还相当亮，能让他望见在那张着嘴的衣袋里，有张白色的东西。割风的眸子立刻亮了起来！割风趁





其不备,从后面把手伸到他的衣袋里,抽出了那张白色的东西。

“喂,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您的工作证带了吗?公墓的铁门快关上了。”

埋葬工人说:“当然有。”同时搜着自己的衣袋,可是没有翻到。“我忘了带我的证件了。”

“丢了证件,要被处以 15 法郎的罚金的。”割风说。

埋葬工人的脸立刻变青了。

“啊!耶稣!我的天主!15 法郎的罚金!”埋葬工人丢下了他的锹。

“不用慌,”割风说,“小伙子,不用悲观失望。不值得为了这就想寻短见,15 法郎就是 15 法郎,您有办法可以不付。我是老手,您是新手。作为朋友我替您出个主意,有件事很明显,不出 5 分钟,公墓大门就要关上了。5 分钟里您来不及填满这个坑,既是这样,就免不了 15 法郎的罚金。不过您还来得及……您住在什么地方?”

“打这里走去,一刻钟。伏吉拉尔街,87 号。”

“您还有时间,拔腿飞奔,奔回家,取了卡片再回来,公墓的门房替您开开门。您有了卡片,就不会被罚款。您再埋好您的死人。我呢,替您在这里守住。”

“您救了我的命,谢谢。”那埋葬工人感激地握着他的手一抖再抖,嗖的一声跑了。

埋葬工人消失在树丛里以后,割风又倾耳细听,直到听不到他的脚步声了,他这才朝着那坟坑,弯下腰去,轻轻喊道:“马德兰爷爷!”

没有回答。

割风浑身一阵寒战。他爬了下去,不,应当说他滚了下去,跳到棺材头上,喊着:“您在里面吗?”

棺材里毫无动静。

割风抖得呼吸也停了,连忙取出他的钝口凿和铁锤,撬开了盖板。冉阿让的脸,在那暮色里显得惨白,眼睛也闭上了。





割风的头发直竖起来,他立起,靠着坟坑的内壁,几乎瘫倒在棺材上。他望着冉阿让,说道:“他死了!”

他又站起来,狠狠地叉起两条胳膊,痛哭失声地喊着说:“我是这样搭救他的,我!这是梅斯千爷爷的过失。他为什么偏偏在这时死呢?是他把马德兰先生害死的。马德兰爷爷!马德兰爷爷!天老爷,他被闷死了!这个最最慈悲的人!还有他那小姑娘!啊!无论如何,我就待在这里好了。马德兰!市长先生!请您赶快爬起来吧!”

他揪自己的头发。

远处树林里传来一阵尖锐的嘎嘎声,公墓的铁门关上了。

割风低下头去看冉阿让,又突然猛跳起来,直退到坑壁:冉阿让的眼睛睁开了,并且望着他。

割风面如死灰,慌张失措,他望着冉阿让,冉阿让也望着他。

“我睡着了。”冉阿让说。他坐了起来。

割风跪了下去。

“公正慈悲的圣母!您吓得我好惨!”随后他又立起来,大声说:“谢谢,马德兰爷爷!”

冉阿让先头只是昏过去了一阵,新鲜空气又使他苏醒了。

“这样说,您并没有死!呵!您多么会闹着玩儿!”

“我冷。”冉阿让说。

这句话提醒了割风,意识到险恶的处境。

他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葫芦瓶,那是他早准备好的。

冉阿让喝了一大口烧酒,他感到恢复了体力。

他从棺材里爬出来,帮着割风把盖子钉好。三分钟过后他们已到了坟坑的外面。

割风拿着锹,冉阿让拿着镐,一同埋了那口空棺材。

他们走到那关了的铁门跟前,割风捏着埋葬工人的卡片,把它丢在匣子里,门房拉动绳子,门一开,他们便出来了。

“这真是方便!您的主意多么好,马德兰爷爷!”





一个钟头后,黑夜里,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孩子走到比克布斯小街 62 号的大门口。年纪较老的那个男人提起门锤敲了几下。

昨天割风到水果店老板娘家里,把珂赛特领了出来。珂赛特度过的那 24 个小时,一声不响地发着抖。没有吃东西,也没有睡。那位老板娘真是名不虚传,问了她百十来个问题,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双无神的眼睛。她领会到他们正在过一个难关,她应当听话。

不过,当她经历了那悲惨的 24 个小时又见到冉阿让时,发出的那种欢乐的呼声,表达出她对脱离苦境的惊喜。

于是那个令人心悸的双重困难问题:出去和进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门房早已有了指示,他开了那道由院子通往园里去的便门,门房领着他们三人一同由那道门进去,来到了院长接待室。

院长手里拿着念珠,正在等候他们。一个参议嬷嬷,放下了面罩,立在她的旁边。院长审视着冉阿让,问道:“您就是那兄弟吗?”

“是的,崇高的嬷嬷。”割风回答。

“您叫什么名字?”

割风代替他回答说:“于尔迪姆·割风。”他确有一个死了的兄弟叫于尔迪姆。

“您是什么地方人?”

割风回答说:“原籍比奇尼,靠近亚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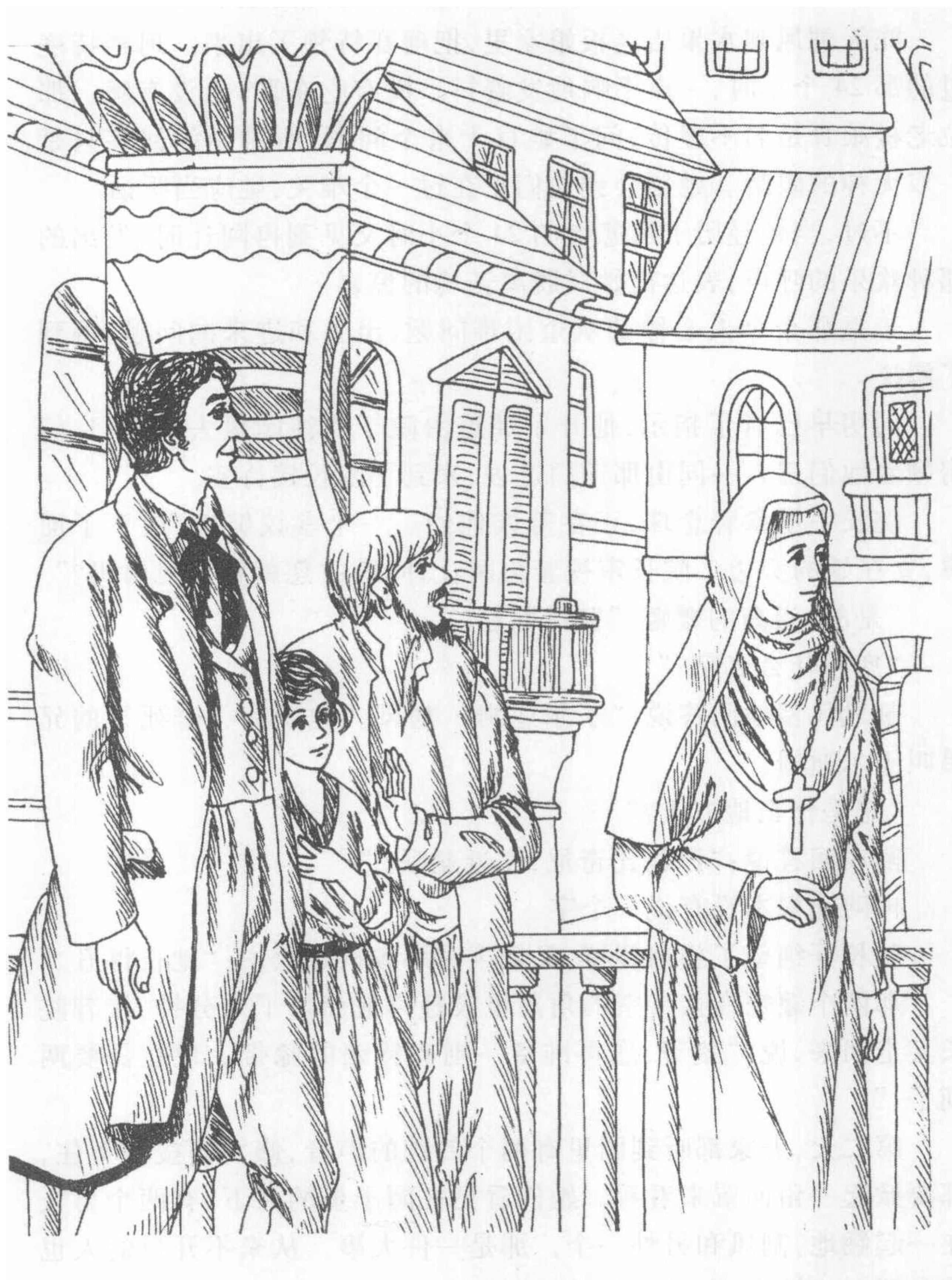
冉阿让根本没有说一个字。

院长仔细望了望珂赛特,又低声对那参议嬷嬷说:“她长得丑。”

那两个嬷嬷在接待室的角落里极轻声地商量了几分钟,接着院长又走回来,说:“割爷,您再准备一副有铃铛的膝带。现在需要两副了。”

第二天,大家都听到园里有两个铃铛的声音,修女们按捺不住,都要掀起一角面罩来看看。她们看见在园子里的树下,有两个男人在一起翻地,割风和另外一个。那是一件大事。从来不开口的人也不免要互相转告:那是一个助理园丁。







参议嬷嬷们补充说：那是割爷的兄弟。

冉阿让算是安插妥当了，他有了那副结在膝上的铃铛，从此是有正式职务的人了。他叫于尔迪姆·割风。

院长对珂赛特起了好感，让她在寄读学校里占了一个免费生的名额。珂赛特到了修道院以后话仍不多，她极其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冉阿让的女儿。加以她什么也不知道，也就说不出什么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她也不肯说。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比苦难更能使孩子们养成缄口慎言的习惯。珂赛特受过种种痛苦，致使她对任何事，连说话、呼吸，也都存有戒心。她时常会为一句话而受到一顿毒打！自从她跟了冉阿让以后，心才开始宽了些。她对修道院里的生活很快就习惯了。

要是修女有沙威那样的眼力，她们也许会发现，当园里的园艺需要人到外面去跑腿时，每次总是割风大爷，老、病、瘸腿的那个去外面跑，从来不会是另一个，而她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也许是因为随时望着上帝的眼睛不善于侦察，也许是因为她们更喜欢把精力用在彼此互相窥探方面。

冉阿让幸亏是安安静静地待着没有动，沙威注视着那地区足足有一个多月。

珂赛特得到许可，每天可以到他那里去玩一个钟头。每天在一定时刻，她都会跑到那破屋里来。她一进来，那穷酸的屋子立即成了天堂。冉阿让喜笑颜开，想到自己能使珂赛特幸福，自己的幸福也增加了。在课间休息时，冉阿让从远处望着珂赛特嬉戏追奔，他能从许多人的笑声中辨别出她的笑声来，因为现在珂赛特会笑了。

休息时间过了，珂赛特回到班上去时，冉阿让便望着她课室的窗子。半夜里，他也起来，望着她寝室的窗子。

他回忆起旧时的那些伙伴，他们的生活多么悲惨。而眼前的这些人，同样落发、低眼、低声，虽然不是生活在屈辱中，但却受着世人的嘲笑。她们从来不吃肉，还常常从早到晚不进食，她们得穿黑色毛料的裹尸布。一整天的辛劳后，每天晚上，正当困倦逼人、沉沉入



睡时,或是刚刚睡到身上有点儿暖意时,又得起来走到冰冷阴暗的圣坛里,双膝跪在石头上做祈祷。在某些日子里,每个人还得轮流跪在石板上,或是头面着地、两臂张开,像一个十字架似的伏在地上,连续 12 个钟头。

那些是男人,这些是女子。

这些女人极善尽美的天真,几乎可以上齐圣母。

两处都是奴役人的地方,不过男人,还有一个法定的限期在望,还可以潜逃。在女人这里,永无尽期,唯一的希望,就是死亡。男人,只受链条的束缚,而女人却受着自己信仰的束缚。

他从前见过的那种困猛虎的高墙,现在却圈着羔羊。

为什么?

他的心完全融化在感恩戴德的情感中了。

这样又过了好几年,珂赛特成长起来了。

阅读心得

1. 歹毒的德纳第夫妇在珂赛特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逃命的紧张时刻,小孩问的不是别的,而是“德纳第太太走了没有”,反映了她长期受虐造成的内心恐惧。

2. 小说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冉阿让当年救过割风老爹的命,并为他找了修道院的差事,巧的是他现在恰好逃入修道院,割风又救了他的命。这样的情节安排既增强了戏剧性,又给人以启示:行善的人会得到回报的。

3. 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例如冉阿让躺在棺材里逃生的描写。先写了两个人的商议,通过对话将下文的行动计划说出来,引起读者的关心。然后接着写整个事情的进展,让读者也心中有数,究竟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在事件的进行中间又有一些波澜,例如梅斯千死了,冉阿让冻得假死等,扣人心弦。



佳句摘抄

“我冷。”她回答。过一会儿,她又说:“德纳第太太走了吗?”

地是潮的,棚子全敞着,风越来越冷了。老人脱下大衣裹着珂赛特。

冉阿让见了为之一惊。他一面东猜西想,一面伸出手摸珂赛特的手。她的手冰冷。

他听她的呼吸,她还吐着气,但是他觉得她的气息已经弱到快要停止了。

怎样使她暖过来呢?怎样使她醒过来呢?除了这两件事以外,他什么也不顾了。他发狂似地冲出了破屋子。

割风用他那两只已经老得颤巍巍的满是皱皮的手抱住冉阿让的两只铁掌,过了好一阵才说出话来。

割风用左手的中指搔着耳垂,那是表示十分为难。

割风面如死灰,慌张失措,他望着冉阿让,冉阿让也望着他。

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比苦难更能使孩子们养成缄口慎言的习惯。

那也许是因为随时望着上帝的眼睛不善于侦察,也许是因为她们更喜欢把精力用在彼此互相窥探方面。

那位老板娘真是名不虚传,问了她百十来个问题,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双无神的眼睛。她领会到他们正在过一个难关,她应当听话。





十、马吕斯离开了家

导语

好几年过去了,珂赛特已经慢慢长大,她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珂赛特陪父亲在小公园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一个清秀的小伙子。他是什么人?

在冉阿让所在的修道院附近,住着一个名叫马吕斯的青年,大约20岁,相貌清秀,他在刻苦攻读法律,立志要做一个律师。他本来家境还不错,母亲早逝,他从小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的外祖父是保皇派,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军中的上校,政见不同,所以外祖父和父亲不相往来。小时候,他对自己父亲的印象很模糊。

和外祖父生活得好好的,他为什么要从家里搬出来呢?事情是这样的:

他刚满17岁那年,一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看见外祖父吉诺曼先生手里捏着一封信。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明天你得到韦尔农去一趟。”

“去干什么?”马吕斯说。

“去看你父亲。”

马吕斯除了政治方面的反感以外,也还有其他的动机,他一向确切地认为他的父亲,那个刀斧手从不爱他,否则不会那样丢下他不管,交给旁人。

第二天,夜色苍茫中马吕斯到了韦尔农。



他拉动门铃,有个妇人拿着一盏小油灯,走来开了门。“彭眉胥先生住这儿?”马吕斯说。

那妇人立着不动,点点头。

“我可以和他谈谈吗?”

那妇人摇摇头。

“我是他的儿子。”马吕斯接着说。

“他不等你了。”那妇人说。

他这才看出她正淌着眼泪。

她伸手指着一扇矮厅的门。他走了进去。

在那厅里的壁炉上燃着一支羊脂烛,照着三个男人:一个立着,一个跪着,一个倒在地上,穿件衬衫,直挺挺躺在方砖地上。躺在地上的那个便是上校。

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神甫,神甫正在祈祷。

上校害了三天的大脑炎。刚得病时,他已感到凶多吉少,便写了封信给吉诺曼先生,去接他的儿子。马吕斯到的时候,他刚刚才断气。

从那朦胧的烛光中,可以看到上校的脸上有一大颗流出的泪珠。那是哭他儿子迟迟不到的眼泪。

马吕斯望着那张雄赳赳令人敬慕的脸,那双睁着而不望人的眼睛,那一头白发,强壮的肢体,肢体上满是黝褐色的刀伤,满是弹孔。他想到这个人便是他的父亲,而这个人已经死了。

上校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变卖家具的钱几乎不够付丧葬费。一张破纸上有上校亲笔写的几句话:

吾儿览:皇上在滑铁卢战场上曾封我为男爵。王朝复辟,否认我这用鲜血换来的勋位,吾儿应仍承袭享受这勋位。

在那后面,上校还加了这样几句话:

就在那次滑铁卢战役中,有个中士救了我的命,那人叫德纳第。多年以来,我仿佛记得他是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谢尔或是孟费郇,开着一家小客店。吾儿如有机会遇着德纳第,望尽力报答他。





马吕斯拿了那张纸,紧紧捏在手里,那并不是出自他对父亲的孝心,而是出自对一般死者的泛泛的敬意,那种敬意在大家的心里总是那么有威力。

马吕斯三天没有回家,他跑到法学院的图书馆里,要了一套《通报》。他读了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他第一次在大军战报里见到他父亲的名字后,整整发了一星期的高烧。他访问了父亲生前的同僚、战友,这才全面认识了那位稀有、卓越、仁厚、猛如狮子而又驯如羔羊的人,这就是他的父亲。

马吕斯的思想正起着一种非常的变化。他发现,他既不了解自己的祖国,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现在他看得清楚了,一方面,他敬佩;另一方面,他崇拜。

他胸中充满了懊丧和悔恨,他悲痛欲绝地想到他心中所有的一切,现在只能对一座孤坟去倾诉了。

现在,马吕斯和自己的外祖父不合,他憎恨外祖父把自己的父亲描绘成一个歹徒,他摧毁了父亲的爱。一天,他和外祖父大吵了一通,然后离家出走了。

吉诺曼先生气得脸色铁青,他对自己的女儿——马吕斯的姨妈说:“以后每隔6个月给那个傻瓜寄600法郎,除此以外,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来!”

马吕斯离开了家,他无意中遇到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ABC”,是由一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向往自由,反对封建君主的统治。他们主张,为了推翻守旧的封建王朝,不惜诉诸武力。

人生对马吕斯来说,变得严峻了。吃自己的衣服和自己的表,没有睡眠的黑夜,没有蜡烛的晚间,没有火的炉子,没有星期,没有前途;肘弯有窟窿的衣服,惹姑娘们嘲笑的破帽子;由于欠付房租因而夜晚大门紧闭,看门人和客店主人的傲慢,邻居的捉弄;屈辱,被糟蹋的尊严,被迫接受的任何活计,厌恶、苦恼、疲惫。马吕斯学会了怎样吞这些东西,认识到贫穷所引起的种种不公平的耻辱和锥心





的羞惭。可怕的考验,使意志薄弱的人能变得卑鄙无耻,坚强的人能转为卓越非凡。苦难经常是后娘,但有时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

这期间他已被接受为律师。由于勤劳、恒心和志气,每年他能从工作中获得大概 700 法郎。他学会了德文和英文,一个朋友把他介绍给一家书店,马吕斯便成了那书店文学部门里一个低微而有用的人。他写书评,译报刊资料,作注解,编纂一些人的生平事迹,等等。

马吕斯在那戈尔博老屋里每年花上 30 法郎的租金,占了一间名为办公室而没有壁炉的破烂屋子。傍晚 6 点,他沿着圣雅克街走下去,到马蒂兰街转角处巴赛图片制版印刷铺对面的卢梭餐馆去吃晚饭。

一年多以来,马吕斯发现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几乎每次都是并排坐在靠近游人最少的西街那边的一条板凳上,从不换地方。那男子大致有 60 来岁,他神情抑郁而严肃,他整个人表现出退伍军人那种强健和疲乏的形象。他那神气是善良的,他的目光从来不停留在别人的眼睛上。

那年轻姑娘,当她初次来时,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娃,瘦到近乎难看,神情拙笨,只有一双眼睛也许还算秀丽。她抬起眼睛望人时,总有一种不懂得避嫌的神气,不怎么讨人喜欢。她的打扮是修道院里寄读生的那种派头,既像老妇人,又像小孩。看上去他们是父女俩。

马吕斯把他们研究了两三天,便再也不去注意了。至于他俩,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他。那姑娘不停地又说又笑,老人不大开口,不时转过眼睛,满含着一种说不出的父爱望着她。

马吕斯已经养成了机械的习惯,必定要到这小路上散步。

第二年的一天,马吕斯望见了那两个面熟的人,仍旧坐在从前的那条板凳上。不过当他走近时发现,姑娘却是个修长、美丽、有着女性成年却仍全部保有女孩那极尽天真情态体形的最动人的人儿:



金丝纹的栗色头发,光洁如玉的额头,艳如蔷薇的双颊,晶莹的红,含羞的白,一张妙嘴,发出来的笑声如同光明,语声如同音乐,俏皮、秀气的鼻子。

马吕斯走过她身边,却没能看见她那双一直低垂着的眼睛。他只见到栗色的长睫毛,掩映着幽闭镇静的神态。再没有什么比低着眼睛微笑更荡人心魂的了。

马吕斯再次走近她时,那姑娘抬起了眼睑。她的眼睛是深蓝色的,孩子气地自自然然地望着马吕斯,仿佛她望见的只是一个孩子,马吕斯也只管往前走,心里想着旁的事儿。

后来几天,他和平时一样,天天去卢森堡公园,总在那地方见到那父女俩,但是他已不再注意了。

一天,卢森堡公园里一片阳光和绿影,马吕斯从那条板凳旁边走过,那年轻姑娘抬起了眼睛向着他,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这次在那年轻姑娘的目光里,有了什么呢?马吕斯搞不清楚。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可是什么也全在那里了,那是一种奇特的闪光。

她低下了眼睛,他也继续往前走。

他刚才见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单纯的眼光,而是一种奥秘莫测的深窟,稍稍张开了一线,接着又立即关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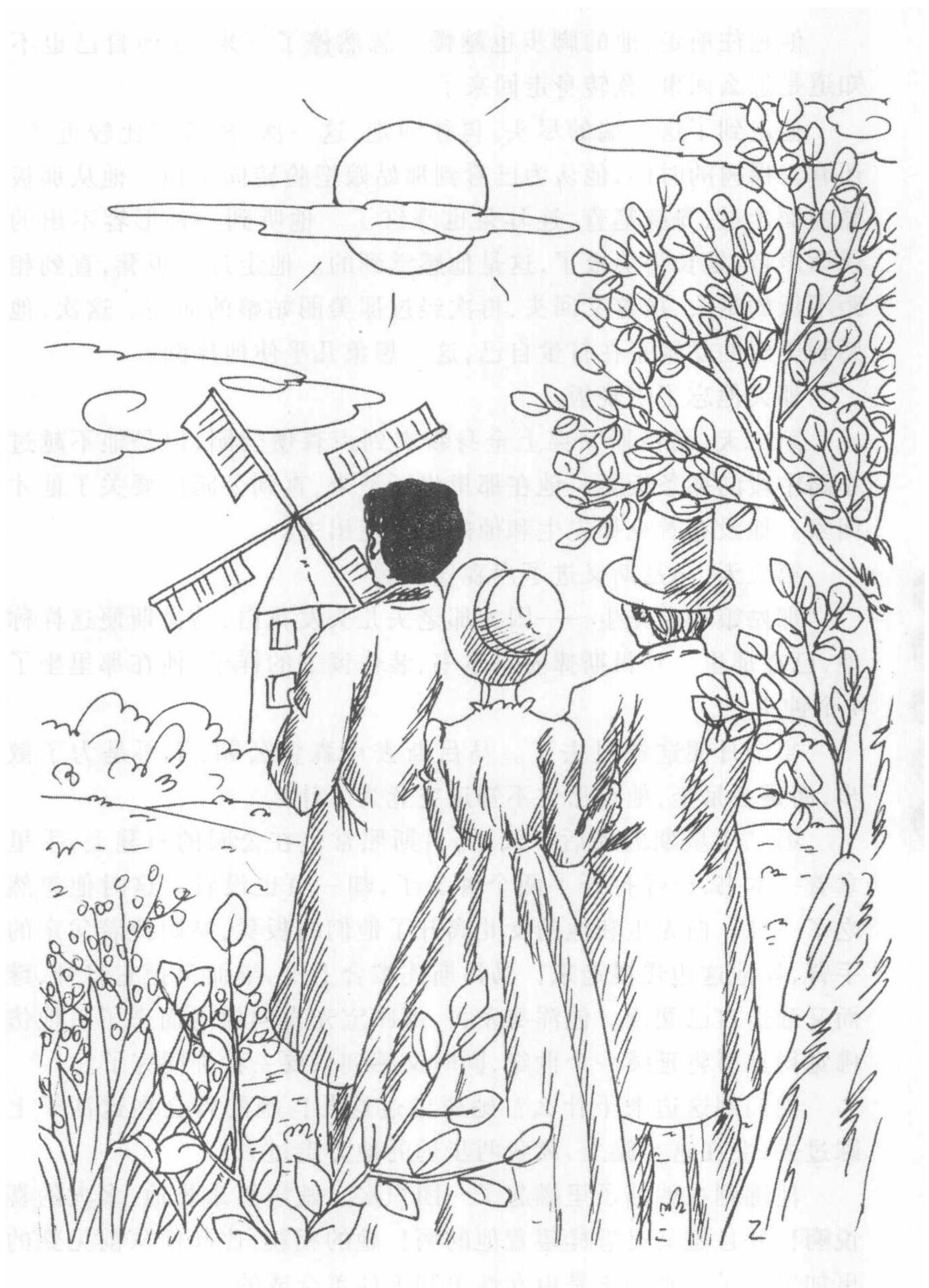
每一个少女都有这样望人的一天。谁碰上了,就该谁苦恼!

那天晚上,马吕斯回到他的破屋子里,对身上的衣服望了一眼,第一次发现自己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穿着这样的日常衣服,到卢森堡公园里去散步,真是荒唐透顶。

第二天,他从衣柜里拖出了新衣、新裤、新帽、新靴,把这全副盔甲穿上身,戴上手套,到卢森堡公园去。

到了公园,走上那小路时,他望见那姑娘和老头儿已经坐在板凳上了。他带着一股冲锋陷阵的气势,向那板凳进军。他一面朝板凳走去,一面两眼盯住那姑娘。他仿佛看见她把整个小路尽头都洒满了蓝色的光辉。







他越往前走,他的脚步也越慢。忽然停了下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转身走回来了。

他走到了这一端的尽头,再往回走,这一次,离板凳比较近了。还有三棵树的时候,他认为已看到那姑娘把脸转向了他。他从那板凳前面走过,身躯笔直,连耳朵也涨红了。他听到一种形容不出的谈话声音,她长得美极了,这是他感觉到的。他走过了板凳,直到相距不远的尽头,接着又回头,再次经过那美丽姑娘的面前。这次,他感到美丽的姑娘正在打量自己,这一想象几乎使他摔倒。

那天他忘了吃晚饭。

第二天,马吕斯又穿上全身新衣到卢森堡公园,但是他不越过小路中段的那条板凳。他在那里坐了下来,直到公园门要关了他才回家。他没有看见那先生和他的女儿走出去。

第三天,马吕斯又进了卢森堡公园。

那姑娘和白先生——因为那老头儿头发花白,马吕斯便这样称他,已在那里。马吕斯捧着一本书,装作读书的样子,他在那里坐了4个钟头。

半个月便这样过去了。马吕斯去卢森堡公园,不再是为了散步,而是去呆坐,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

第二个星期的最后一天,马吕斯照常坐在公园的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已经打开了两个钟头了,却一页也没看。这时他忽然吃了一惊。白先生和他的女儿离开了他们的板凳,姑娘挽着父亲的手臂,朝他这边慢慢走来!马吕斯连忙合上书,继而又把它打开,继而又强迫自己阅读。他浑身发抖,那团宝光直向他这面来了。他仿佛觉得这事将延续一个世纪,同时又感到只要一秒钟便完了。

他们到这边来干什么?她要走过这儿!她的脚会在这沙子上踩过去,会在这小路上,离我两步远的地方走过去!

他感到在他脑子里燃起了一团炽炭。她居然来找他,多大的喜悦啊!并且她又是怎样望着他的啊!她的相貌,比起他从前见到的更加美丽了。她的美是由女性美和天仙美合成的。





他用眼睛伴送着她,直到望不见她的时候。随后,他疯子似的在公园里走来走去。独自大笑,大声说话。他跑出公园,希望能在街上遇到她。

他已经爱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女性的那一眼,外表平静,力量却猛不可挡。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马吕斯天天去卢森堡公园。时间一到,什么也不能阻挡他。毫无疑问,那姑娘经常注视他。

到后来,他能放大胆逐渐靠近那条板凳了。他在树和塑像底座的后面,让那姑娘很可能看到他,也让那老先生很不可能看到他。有时,在整整半个钟点里,他一动不动,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却去找那美丽的姑娘。她呢,也带着不明显的微笑,把她那动人的侧影转向他。她一面和白先生极自然极安详地谈着话,一面又以热情的处女神态把一切梦想传达给马吕斯。

后来似乎白先生察觉了,因为,常常是马吕斯一到,他便站起来走动。他放弃了他们常坐的地方转到小路的另一端,仿佛是要看看马吕斯会不会跟随他们。马吕斯一点儿不懂,居然犯了这个错误。那父亲开始变得不准时了,不再每天都领他的女儿来了。有时他独自一个人来,马吕斯见了便不再待下去。这又是一个错误。

马吕斯毫不注意这些征兆。他已从胆小期进入盲目期,他每晚都梦见这些事。

一天黄昏,他在白先生和他女儿刚刚离开的板凳上拾到一块手帕,一块极简单的手帕,没有绣花,但是白洁、细软,微微发出一种无以名之的芳香。他心花怒放地把它收了起来。手帕上有两个字母U. F.,马吕斯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女孩的情况,她的家庭、她的名字、她的住处,全不知道。这两个字母是他得到的属于她的第一件东西,从这两个可爱的起首字母上,他立即开始营造他的空中楼阁。U当然是教名了。玉秀儿!他想,一个多么美妙的名字!他吻着那手帕,白天,把它放在贴胸的心坎上;晚上,便压在嘴唇下面睡。





“我在这里闻到了她的整个灵魂！”他兴奋地说。

这手帕原是那老先生的，偶然从他衣袋里掉出来罢了。

在拾得这宝物后的几天中，他一到公园便吻那手帕，把它压在胸口。那美丽的姑娘一点儿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连连用一些察觉不出的动作向他表示。

“害羞了！”马吕斯说。

有一次，正当他痴心向往的时候，他的玉秀儿给了他一场极严重的苦痛。在这些日子里，她常要求白先生离开座位，到小路上走走，父亲和女儿，挽着手臂，刚从马吕斯坐的板凳跟前走了过去。马吕斯在他们背后站了起来，用眼睛跟着他们。

忽然来了一阵风，吹得特别轻狂，把她的裙袍掀起来，几乎到了吊袜带的高度，一条美不胜收的腿露了出来。马吕斯见了大为冒火，怒不可遏。

那姑娘以一种天仙似的羞恼动作，连忙把裙袍拂下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息怒。他是独自一人在那小路上，这没错。但也可能还有旁人。万一真有旁人在呢？这种样子真是太不像话！

当他的玉秀儿从那小路尽头转回来时，马吕斯已坐在他的板凳上，她随着白先生走过他跟前，马吕斯瞪起一双蛮不讲理的眼睛对她狠狠望了一眼。那姑娘把身体向后微微挺了一下，同时也张了一下眼皮，意思仿佛说：怎么了，有什么事？

这是他们的初次争吵。

正好在马吕斯用眼睛和她闹性子时，小路上又过来一个人。那是个残废军人，背驼得厉害，满脸皱皮，全白的头发，穿一身路易十五时期的军服，马吕斯醋劲儿大发。“刚才他也许正在这儿，他也许真看见了。”他恨不得把那残废军人消灭掉。

马吕斯对玉秀儿的怒火，终于熄灭了。可是，经过这一切，那狂烈的感情成了疯狂的感情。

他犯了绝大的错误，他跟踪玉秀儿。

她住在西街行人最少的地方，一栋外表朴素的四层新楼房里。



阅读心得





2. 本章体现了雨果小说语言的浪漫主义色彩,经常运用多义词,富有隐喻性,有的句子类似成语格言。例如“人生对马吕斯来说,变得严峻了”一段,“可怕的考验,使意志薄弱的人能变得卑鄙无耻,坚强的人能转为卓越非凡”,“苦难经常是后娘,但有时也是慈母”,“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等等,都可以当成格言来阅读。

佳句摘抄

* 马吕斯拿了那张纸,紧紧捏在手里,那并不是出自他对父亲的孝心,而是出自对一般死者的泛泛的敬意,那种敬意在大家的心里总是那么有威力。

* 马吕斯的思想里正起着一种非常的变化。他发现,他既不了解自己的祖国,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

* 他胸中充满了懊丧和悔恨,他悲痛欲绝地想到他心中所有的一切,现在只能对一座孤坟去倾诉了。

* 没有睡眠的黑夜,没有蜡烛的晚间,没有火的炉子,没有星期,没有前途;肘弯有窟窿的衣服,惹姑娘们嘲笑的破帽子……

* 苦难经常是后娘,但有时也是慈母,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好乳汁。

* 他整个人表现出退伍军人那种强健和疲乏的形象。他那神气是善良的,他的目光从来不停留在别人的眼睛上。

* 金丝纹的栗色头发,光洁如玉的额头,艳如蔷薇的双颊,晶莹的红,含羞的白,一张妙嘴,发出来的笑声如同光明,语声如同音乐,俏皮、秀气的鼻子。

名

家

导

读

版





十一、马吕斯的隔壁

导语

由于马吕斯的异常举动，冉阿让带着珂赛特搬走了。他们搬到了什么地方？马吕斯已经深深喜欢上了珂赛特，他究竟能不能再次找到他们？

夏日过去了，秋天也过了，冬季到了。白先生和那姑娘都没有再去过卢森堡公园。马吕斯只有一个念头：再见到那张温柔和令人倾倒的脸儿。他无时不找，无处不找，可是什么也没有找着。他已不是那个以一腔热忱梦想着未来，一个计划、远谋、豪情、思想、壮志满怀的青年。他已陷入一筹莫展的苦境里。他不停地埋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跟踪她？能看见她，已非常幸福了。她望着我，看神气，她爱我。

一次，马吕斯去吃晚饭，他慢慢地朝圣雅克街走去。忽然，在迷雾中，他觉得有人撞了他一下，他回过头，看见两个衣服破烂的年轻姑娘，一个瘦长，一个较矮，两人都喘着气，慌慌张张，要逃跑似的。马吕斯在昏暗中看见她们蜡黄的脸，头发散乱，拖着两条稀烂的裙，赤脚。她们边跑边谈，大的那个用极低的声音说：“雷子来了，差点儿铐住了我。”另一个回答：“我望见他们，我就溜呀，溜呀，溜呀！”

她们消失在黑暗中。

马吕斯正要继续往前走，却看见地上有个灰色小包，他拾了起来，那是一种类似信封的东西，里面装的好像是纸。他转身喊，没有



喊住她们,便把那纸包揣在衣袋里,去吃晚饭。

晚上,正要脱衣去睡,手在上衣口袋里碰到他在路上拾到的那包东西。打开来看,那信封原是敞着口的,里面有4封信,也都没有封上。4封信上都写好了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从每封信里都发出一种恶臭的烟味。

第一封信上的姓名地址是:“夫人,格吕什雷侯爵夫人,众议院对面的广场,第……号。”

马吕斯心想他也许能从这里面得到他要找的线索,况且信没有封口,拿来念念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当。

但是4封信的内容差不多,都是要贵妇人救济自己的。

马吕斯读完4封信以后,并没感到有多大收获。他把它们丢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去了。

早上7点左右,他刚起床,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

“请进。”马吕斯说。

门开了。

马吕斯连忙转过去,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苍白、瘦弱、枯干,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淋巴液色的白皮肤,满是尘垢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张着,嘴角下垂,缺着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像个未长成的姑娘,眼神像个堕落的老妇,叫人见了即便不伤心也要寒心。

马吕斯站了起来,望着这个在黑影里见到的很相似的人。“您要什么,姑娘?”

姑娘以她那酗酒的苦役犯的声音回答说:“这儿有一封信是给您的,马吕斯先生。”

她称他马吕斯,毫无疑问,她要找的一定是他了,可是这姑娘是什么人?她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不经邀请,她便进来了,她镇静地望着整个屋子。她赤着脚,裙子上有不少大窟窿,露出她的长腿和瘦膝头。她正冷得发抖。她手



里捏着一封信,给了马吕斯。

马吕斯拆信时,注意到信封口上那条又宽又厚的面糊还是潮的,足见不会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念道:我可爱的邻居,青年人:我已经知道您对我的好处,您在6个月以前替我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我为您祝福,青年人。我的大闺女将告诉您:两天了,我们4个大人没有一块面包,内人害着病。容德雷特。

马吕斯见了这封信,昨晚的困惑,顿时全清楚了。这封信和另外那4封,来自同一个地方。同样的字迹、同样的笔调、同样的信纸、同样的烟草味儿。一共5封信,5种说法,5个人名,5种签字,而只有一个写信人。

马吕斯住在这栋破房子里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在这方面是那么不经心,所以昨晚在大路上碰到那两个容德雷特姑娘,竟没有认出是她们。刚才这一个走进了他的屋子,他也只是感到又可厌又可怜。

现在他看清楚了一切。他认识到他这位邻居处境困难,依靠剥削那些行善人的布施来维持生活。他搜集一些人名地址,挑出一些他认为有钱并且肯施小恩小惠的人,捏造一些假名写信给他们,让他的两个女儿冒着危险去送信。想不到这个做父亲的竟走到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地步,他是在进行一场以两个女儿为赌注的赌博。

当马吕斯以惊奇痛苦的目光注视着她时,那姑娘却在她的破屋子里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搬动椅子,摸马吕斯的衣服,翻看每个角落里的零星东西。“嘿!您有一面镜子。”她还旁若无人地低声哼着闹剧里一些曲调的片断,嗓子沙哑,哼得惨不忍闻。

她走到桌子旁边,说:“啊!书!我能念书,我。”

她兴冲冲地拿起那本摊开在桌上的书,并且念得相当流利:“……博丹将军接到命令,率领他那一旅的5连人马去夺取滑铁卢平原中央的乌古蒙古堡……”

她停下来说:“啊!滑铁卢!我知道。这是从前打仗的地方,我父亲到过那里。我父亲在军队里待过。我们一家人是地地道道的



波拿巴派,懂吧!那是打英国佬的,滑铁卢。”

她放下书,拿起一支笔,喊道:“我也能写字!”她把那支笔蘸上墨水,转回头望着马吕斯说:“您要看吗?瞧,我来写几个字看看。”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已在一张纸上写下了“雷子来了”。

接着,丢下笔,说:“没有拼写错,您可以瞧。我们受过教育,我们从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打算要当……”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她那阴惨无神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马吕斯,继而又忽然大笑,用一种饱含着一切辛酸苦楚的语调说道:“呸!”

随后,她仔细端详马吕斯,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神情,对他说:“您知道吗?马吕斯先生,您是个非常美的男子。”

她挨近他身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您从不注意我,但是我认识您,马吕斯先生。我常在楼梯上遇见您。有几次,我到奥斯特里茨那边去遛弯儿。这对您很合适,您这头蓬蓬松松的头发。”

她想把她说话的声音装得非常柔和,结果却只能发出极沉的声音。

马吕斯慢慢地向后退,他带着冷淡的严肃神情说:“我这儿有一个包,我想是您的。请允许我拿还给您。”他便把那包着4封信的纸包递给了她。

她连连拍手,叫道:“我们四处好找!”她接过那纸包,打开那信封。随后,她又笑了起来。

他掏着自己的背心口袋,什么也掏不出。

那姑娘继续往下说,说完又呆呆地望着他。

马吕斯在他所有的衣袋里掏挖了好一阵,终于凑集了5法郎和16个苏。这是他当时的全部财富。他留下了16个苏,把5法郎给那姑娘。

她抓住钱,说道:“您是个好孩子。我把我的心送给你。我们可以打牙祭了!喝两天酒了!吃肉了!大吃大喝!还有好汤!”

她把衬衣提上肩头,向马吕斯深深行了个礼,接着又做了个亲昵的手势,转身朝房门走去,一面说道:“再见,先生。”







马吕斯5年来一直生活在穷困、艰苦,甚至痛苦中,他忽然发现自己还一点儿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悲惨生活。真正的悲惨生活,他刚才见到了一下,那便是刚才在他眼前走过的那个幽灵。

这姑娘在马吕斯看来是从鬼域里派来的,她为他显示了黑暗世界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丑恶面。

马吕斯几乎谴责自己,不该那样终日神魂颠倒,不能自拔于儿女痴情,而对自己的邻居,却不曾瞅一眼。为他们代付房租,那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马吕斯应当做得更好一些。他和那几个穷苦人只有一墙相隔,他听见他们在他身边生活,而他竟熟视无睹!呻吟哭泣,他竟无动于衷!看上去他们当然很无耻,很肮脏,甚至很可恨,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再说,难道不是在陷落越深时救援便应当越有力吗?

马吕斯一面这样训斥自己,一面望着把他和容德雷特一家隔开的墙壁,墙上也没有糊纸,恰好有个三角形的洞眼,马吕斯把眼睛凑近那窟窿,望着隔壁。

展现在马吕斯眼中的是个穷窟,丑陋、腌臢、恶臭难闻、黑暗、污秽。全部家具只是一把麦秆椅、一张破桌、几个旧瓶旧罐、屋角里两张无法形容的破床。全部光线来自一扇有4块方玻璃的天窗,挂满了蜘蛛网。几堵墙满是补缝和疤痕,还有一些用木炭涂的猥亵图形。

桌旁坐着一个60来岁的男人,马吕斯望见桌上有鹅翎笔、墨水和纸张,那男子是个小个子,脸色蜡黄,眼睛阴狠,凶恶而惶惑不安。他嘴里衔一个烟斗,正吸着烟。穷窟里没有面包,却还有烟。

他正写着什么,也许是马吕斯念过的那一类信。

一个胖妇人,可能有40岁,也可能有100岁,只穿一件衬衫和一条针织的裙,裙上补了好几块旧呢布。

在一张破床上,马吕斯瞥见一个脸色灰白的瘦长小姑娘,几乎光着身体,坐在床边,垂着两只脚。

这想必是刚才来他屋里那个姑娘的妹子。乍看去,她有十一二





岁。此外,这人家没有一点儿从事劳动的迹象,一派绝望以后和死亡以前的那种坐以待毙的阴惨景象。

马吕斯望了许久,感到这室内的阴气比坟墓里的还要可怕。

那破屋子的门突然开了,大女儿出现在门口。她脚上穿一双男人的大鞋,满鞋污泥,污泥溅上了她的红脚脖,身上披一件稀烂的老式斗篷,这是马吕斯一个钟头以前不曾看见的。她走了进来,顺手把门推上,接着,像欢呼胜利似的喊着说:“他来了!”

她父亲转动了一下眼珠,那妇人转动了一下头,小妹没有动。

“谁?”父亲问。

“那位先生。”

“那慈善家吗?”

“是呀。他就在我后面。”

这时,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一下,那男人连忙赶到门口,开了门,一再深深敬礼,满脸堆起了倾心崇拜的笑容,一面大声说道:“请进,先生!请赏光,我的恩人,您这位标致的小姐,也请进。”

一个年近高龄的男子和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那穷窟门口。

马吕斯一下惊呆了!

是她!是她来了?

那正是他久别了的意中人!

马吕斯心惊体颤,怎么!竟会是她!他感到自己要失声痛哭了。他找到了自己失去的灵魂。

她仍是原来的模样,只稍微苍白一些。

她仍由白先生陪伴着。她向那屋子中间走了几步,把一个相当大的包裹放在桌子上。

白先生慈祥而抑郁地笑着走向容德雷特,对他说:“先生,这包里是几件家常衣服,新的,还有几双袜子和几条毛毯,请您收下。”

“我们天使般的恩人对我们太仁慈了。”容德雷特说,一面深深鞠躬,直到地面。

白先生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5法郎,放在桌上。





“法邦杜先生，”他说，“我身边只有这5法郎，但是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以后，今晚再来一趟，您不是今晚要付款吗？”

容德雷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表情。他连忙回答说：“是呀，我的尊贵的先生。8点钟，我得到达我房东家。”

“我6点钟来此地，把那60法郎带来给您。”

“我的恩人！”疯了似的容德雷特喊着说。

马吕斯现在唯一的想法是紧紧跟着她，不找到她的住处绝不离开她！绝不能再把她丢了。

他冲到大路上，看见一辆马车转进小银行家街，马吕斯朝那方向追去。马车已经走得很远，无法追上了，跟着跑？那父亲会认出是他在追。

马吕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来。正要上楼梯，忽然看见隔壁的容德雷特，在人迹稀少的墙下，正在和什么人谈着话，那人据说是个相当危险的家伙。

马吕斯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了老屋的楼梯，走进屋子，反手把门关上。但是关不上，他回转身，看见有只手把住了那半开着的门。

“是谁？”

是那容德雷特姑娘。“是您，老是您！您要什么？”

她仿佛在想着什么，没有回答。她已不像早晨那种大模大样的样子了。她不进门，只站在过道中的黑影里，一双阴郁的眼睛望着他，那里似乎隐隐约约也有了一点儿神采。她对他说：“马吕斯先生，看您的神气不快乐。您心里有什么事？”

“没有。”

“我说您一定有！”

“不要找麻烦！”

马吕斯又要把门推上，她仍把住不让。

“您听我说，您不必这样。您虽然没有钱，但是今天早上您做了个好人。要怎样才能使您开心呢？我能出点儿力吗？我不想知道您的秘密，不过假使要送什么信呀，打听谁的住址呀，跟踪个什么人





呀,我都干得了。”

马吕斯心里忽然有了个主意。他向容德雷特姑娘靠近一步说:“……好吧,刚才是你把那老先生和他女儿带来这儿的,你知道他们的住址吗?”

“不知道。”

“你替我找吧。”

容德雷特姑娘的眼睛由抑郁转为快乐,又从快乐转为阴沉。“您要的就是这个?替您把那美丽的小姐的住址找到吗?您给我什么报酬?”

“随你要什么,全可以。”

“随我要什么,全可以?”

“是的。”

“说话算数!——我一定办到。”她低下了头,继而以急促的动作,突然一下把门带上了。

这时他一下子警觉起来。他听到容德雷特响亮生硬的声音在说着这样几句话,使他感到非常奇特,和他大有关系:“告诉你,我准没有看错,我已认清了,是他。”

容德雷特说的是谁?他认清了谁?白先生?他的玉秀儿的父亲吗?怎么!容德雷特早就认识?

他又守在那个洞的旁边了。容德雷特那个洞窝里的情况重新展现在他眼前。

那妇人说:“真的吗?你看准了吗?”

“看准了!已经8年了!但是我还认识他!我一下便把他认出来了!神秘的鬼老头儿,今天可落在我掌心里了,哈!”

突然他转向他女人,叉起两条胳膊,大声说:“你要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吗?那小姐……”

容德雷特弯下腰,放低了声音和他女人谈话。过后才站起来,大声结束说:“就是她!”

听见这斩钉截铁的话,容德雷特婆娘用一种奇丑的神情,注视



着天花板。这时,马吕斯感到她的模样比容德雷特更吓人,那是一头虎视眈眈的母猪。

“这个用怜悯神气望着我那两个闺女的漂亮小姐,竟会是那个小叫花子!我恨不得提起木鞋,几脚踢出她的肚肠。”

一会儿的寂静无声,他又走近女人跟前停住,“还要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吗?我发了财了。他已被逮住了,那财神爷!一切全布置好了。我约了好几个人。他今晚6点钟便会来,毕尔贡妈妈也到城里洗碗去了。这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隔壁的邻居在11点以前是从不回来的。两个小把戏可以把风,你也可以帮帮我们。他会低头的。”

“万一他不低头呢?”那妇人问。

容德雷特做了个阴森森的手势,说道:“我们便砍他的头。”接着,他一阵大笑。

这是马吕斯第一次看见他笑,让人听了汗毛直竖。

马吕斯尽管神魂颠倒,但是,他具有坚定刚强的性格、独自思索的习惯,他不忍伤害一只癞蛤蟆,但能踏死一条毒蛇。而他现在所注视的正是——一个毒蛇洞。

“必须踏住这帮无赖。”他心里想。

通过听到的那些暧昧的话,他清楚一场凶险的暗害阴谋正在准备中,他心爱的人也许能幸免,她父亲却一定会遭毒手!必须搭救他们,必须粉碎这恶毒诡计。但是怎么办呢?通知那两个被暗算的人吗?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呢?6点在门口守候白先生,等他一到便把阴谋告诉他吗?但是容德雷特和他的那伙人会看出他的窥探意图,那地方荒凉,力量对比悬殊,他们会把他扣住,或者把他带到远处去,这样他要救的人也就完了。钟刚敲过1点,谋害行动要到6点才能实行,马吕斯眼前还有5个钟点。

只有一个办法。

他穿上那身勉强过得去的衣服,一点儿声息没有地溜出去了。出了大门,走向小银行家街。





刚走到这条街的中段,在墙后一片荒地里,他忽然看见有两个人背靠着墙,坐在雪里谈话。

那两个人的面孔是他从没见过的。一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穿件布衫;一个留一头长发,衣服破烂。长着络腮胡子的那个戴一顶希腊式的圆筒帽,另一个光着头,雪花落在他的头发里。

留长发的那个说:“有猫老板,我敢说这次买卖不会出漏子。每人一张 500 大头的票子!”

马吕斯感到这两个人鬼鬼祟祟说的那些话,也许和容德雷特的阴谋诡计有关系。

他来到蓬图瓦兹街 14 号,他走上楼,要求见哨所所长。

“是所长先生吗?我要谈一件很秘密的事。”

一个凶恶得让人见了害怕的人接待了他。

这个凶恶的警探沉默了一阵,嘴里嘟囔着:“那长头发一定是普吕戎,大胡子是半文钱,又叫 20 亿。”

他又垂下了眼睑细想,然后说道:“那房子住的住户都有一把路路通钥匙,晚上回家用的。您应当也有一把,您带在身上了?”

“在身上。”

“给我。”警探说。

马吕斯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他的钥匙,递给了警探。

警探对马吕斯望了一眼,把两只粗壮无比的手插进口袋里,掏出两支小钢枪递给马吕斯,干脆而急促地说:“拿好这个,回家去。躲在您的屋子里,让别人认为您不在家。枪是上了子弹的,每支里有两粒。您注意看守。那些人来了,让他们多少活动一下。当您认为时机已到,应当及时制止了,开一枪,不能太早。其余的事,有我。”

马吕斯接了那两支手枪,塞在他上衣旁边的一个口袋里。

马吕斯正要出去,警探对他喊道:“我说,万一您在那以前还需要我,您来或是派人来这里找我就是。您说要找警探沙威就行了。”



阅读心得

1. 本章作者设置了很多悬念,例如马吕斯捡到信封,“便把那纸包揣在衣袋里,去吃晚饭”,究竟信封里面有什么,引起悬念。晚上发现里边4封信的内容都是要贵妇人救济自己的,究竟是谁写的,悬念没有解决。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又收到了一封信。见了这封信,昨晚的困惑才揭开,引出了这个“穷苦”的邻居容德雷特。

2. 本章语言有格言色彩。马吕斯忽然发现自己还一点儿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悲惨生活。真正的悲惨生活,“那便是刚才在他眼前走过的那个幽灵”,“她为他显示了黑暗世界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丑恶面”,悲惨的不是穷困生活本身,而是在穷困中的堕落。这一段话对整个小说有点题的作用。

佳句摘抄

☆ 他已不是那个以一腔热忱梦想着未来,一个计划、远谋、豪情、思想、壮志满怀的青年。

☆ 通红的手,嘴半张着,嘴角下垂,缺着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像个未长成的姑娘,眼神像个堕落的老妇,叫人见了即便不伤心也要寒心。

☆ 她赤着脚,裙子上有不少大窟窿,露出她的长腿和瘦膝头。她正冷得发抖。

☆ 她想把她说话的声音装得非常柔和,结果却只能发出极沉的声音。



十二、德纳第实施绑架

导语

这个世界真是小,那个凶恶得让人见了害怕的警探竟然就是沙威!丑恶的德纳第也已出现,危险又开始降临了!冉阿让能否躲过这一场阴谋?

3点钟,马吕斯看见容德雷特在穆夫达街上走过,便跟在后面。

容德雷特走进格拉西尔斯街上一栋最破烂的房子里,待了一刻钟左右又回到穆夫达街。接着走进一家铁器店,几分钟过后,马吕斯看见他从那铺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白木柄的钝口凿,往大衣下面藏。

马吕斯想,要趁容德雷特不在家,赶快回去。他大步赶回家时,大门还开着。他蹑起脚上了楼,走过那些空屋子门口时,马吕斯看见其中一间里有4个人头。他怕引起注意,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屋子。这时,他便听见毕尔贡妈妈走了,大门也关上了。

当时大致是5点半钟,离动手的时间只有半个钟头了。他能听见自己动脉跳动的声音。

容德雷特的穷窟里声息全无。

几分钟过后,马吕斯听到下面的门转动的声音,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上了楼梯,穿过过道,隔壁门上的铁闩一声响,容德雷特回来了。

立即,好几个人开始说话。



“怎么说？”那母亲问。

“一切溜溜顺。”容德雷特回答。马吕斯看见他把一件重东西放在桌上，是把钝口凿。

马吕斯听到一阵火钳或其他铁器和煤块相撞的声音。容德雷特说：“门斗里涂上了油吧？不能让它出声音。”

“涂过了。”那母亲回答。

“什么时候了？”

“快6点了。”

“见鬼！”容德雷特说：“小的应当去望风了。来，你们两个，听我说。”

接着是一阵喁喁私语的声音。

容德雷特又提高嗓门说：“毕尔贡大妈走了吗？”

“走了。”那母亲说。

“你担保隔壁屋子里没有人吗？”

“他一整天没回来，你也知道现在是他吃晚饭的时候。”

容德雷特说：“到他屋子里去看看他是不是在家，大姑娘，带支蜡烛去瞧瞧。”

马吕斯连忙两手两膝一齐着地，悄悄地爬到床底下去了。

他在床下还没有蜷伏好，便看见从门缝里射来的光。

“爸，”一个人的声音喊着说，“他出去了。”

他听出是那大姑娘的声音。

她父亲喊道：“还是要进去看看。”

房门开了，马吕斯看见容德雷特大姑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她还是早上那模样，不过在烛光中显得更加可怕。

她直向床边走来，马吕斯一时慌到无可名状，但是在床边墙上，挂了一面镜子，她要去的是这地方。她踮起脚尖，对着镜子顾影自盼。隔壁屋子里传来一阵翻动废铁的声音。

“怎么了！”她父亲喊，“你在那里干什么？”

“我在看床底下，看家具底下，”她一面理自己的头发，一面回





答,“一个人也没有。”

大姑娘嘴里嘟囔着:“大雪天还得光着脚板去放哨!”

“明天你们就有闪缎靴子穿了!”那父亲说。

她们下了楼梯,几秒钟过后,下面的门关上了,这说明她们已到了外面。

马吕斯重新回到墙上的小孔旁注视着。他看见一个铁皮炉子满炉煤火,炉皮已被烧红,那把钝口凿正深深地插在烈火中发红。他还看见门旁角落里有两堆东西,一堆是铁器,一堆是绳子。

忽然,容德雷特提高了嗓门:“这儿得有两把椅子才行。”

马吕斯感到自己腰里一阵战栗,当他听到容德雷特大娘轻轻松松地回答:“成!我去把隔壁的那两把找来就是。”

话没说完,她已开了房门,到了过道里。

马吕斯来不及再去躲在床底下。

“把蜡烛带去。”容德雷特喊道。

“不用,月亮照着呢。”

马吕斯听见容德雷特大娘在黑暗中摸索他的钥匙。门开了。他惊呆了,只好待在原处不动。

容德雷特大娘昂着脑袋,没有瞧见马吕斯,拿起马吕斯仅有的两把椅子走了,房门在她背后哐的一声又关上了。

她回到了那穷窟:马吕斯这才看出他先头认为不成形的那一堆东西,原来是一条做得很好的软梯,结有一级级的木棍和两个挂钩。

这条混在废铁堆中堆在房门后面的软梯,和几件大头铁棒的粗笨工具,早上还没有在容德雷特的屋子里,显然是下午马吕斯外出时,搬来放在那里的。

马吕斯从背心右边的口袋里取出手枪,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手枪在子弹进膛的时候,发出了一下轻微清脆的声音。

容德雷特惊了一下,从椅子上欠身起来。“谁呀?”他喊道。

马吕斯屏住呼吸,容德雷特细听了一阵,笑了起来,说道:“我真傻!是这板墙烤裂发出的声响。”



马吕斯仍把手枪捏在手里。

圣美达教堂的钟敲响了6点。

容德雷特用脑袋数着钟声,第6响敲过以后,他用手指掐熄了烛芯。接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细听过道里的动静,听听走走,走走又听听。嘴里嘟囔着:“只要他真肯来!”

他刚坐下,房门开了。

容德雷特大娘推开房门,自己留在过道里。

“请进吧,先生。”她说。

“请进,我的恩人。”容德雷特连忙站起来说。

白先生出现了,他神态安详,庄严可敬。他拿出4个金路易放在桌上。

“法邦杜先生,”他说,“这是给您付房租和应急的。以后我们再说。”

“天主保佑您,我的慷慨的恩人!”容德雷特说。

戈尔博老屋寂静、黑暗,可怕到了极点,在这老屋里,在这凄凉昏黑的环境中,唯有容德雷特的那间空闲屋子里点着一支蜡烛。两个男人在这穷窟里坐在一张桌子的两旁,白先生神色安详,容德雷特笑容可掬而险恶骇人;他的女人,那头母狼,待在一个屋角里。

马吕斯觉得警察已埋伏在附近,等待信号,准备动手。

白先生望着那两张破床说:“那可怜的小姑娘,受了伤,现在怎么样了?”

“不好,”容德雷特带着苦恼和感激的笑容回答,“很不好,我的高贵的先生。她姐领她到布尔白包扎去了。您回头就能看见她们,她们马上便要回来的。”

“法邦杜夫人已经好些了?”白先生又问,眼睛望着容德雷特大娘那身奇装异服,这时她正站在门口,仿佛已开始把住出口,摆出一副威胁的、几乎是战斗的架势注视着他。

马吕斯抬起眼睛,忽然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是他先头不曾见过的。这人刚进来不久,他动作那么轻,因而没人听见门枢转动





的声音。他光着两条刺了花纹的胳膊，脸上抹了黑。

“这是个什么人？”白先生说。

“这？是个邻居。您不用管他。”

房门轻微响了一下，又进来一个人，走去坐在床上。这第二个人和第一个一样，也光着胳膊，还戴着一个涂黑了的面具。

这人尽管是溜进来的，却没躲过白先生的视线。

“您不用理会，都是些同屋住的人。我刚才说，我还有一幅油画，一幅珍贵的油画……先生，您来瞧瞧吧。”

也许是出于偶然，也许是由于开始有了戒心，白先生的眼睛尽管看着那油画，却也在注意那屋子里的人。这时，已经来了4个人，三个坐在床上，一个站在门框边，4个全光着胳膊，脸上抹了黑。

白先生直立起来，靠墙站着，眼睛很快地向屋子四面扫了一遍。容德雷特在左边，容德雷特大娘和那4个男人在右边，靠门的一面。那4个男人没有动。

忽然，容德雷特那双阴沉沉的眼睛一下子冒出凶狠的光焰，他咄咄逼人地向白先生走上一步，炸雷似地对他吼道：“你可认得我？”

门突然开了，又出现了三个男子，脸上戴着黑面具。第一个是个瘦子，拿着一根裹了铁的粗木棒。第二个是彪形大汉，倒提着一把宰牛的板斧。第三个，肩膀宽阔，将一把奇大的钥匙握在手里攥成拳。

白先生脸色苍白。他好像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的头在颈子上慢慢转动，以谨慎惊讶的眼神，注视着那些围着他的每一个脑袋，但是绝没有一点儿畏怯的样子。他把那张桌子当做自己的临时防御工事，把两只粗壮的拳头放在他那椅背头上，形态威猛惊人。

那三个光着胳膊的人，从废铁堆里，一个捡起了一把剪铁皮用的大剪刀，一个捡了一根平头短撬棍，另一个捡了个铁锤，全一声不响地拦在房门口。

马吕斯认为只差几秒钟便是应当行动的时候了，他举起右手，准备随时开枪。





容德雷特和拿粗木棒的人密谈过后,又转向白先生:“难道你不认得我吗?”

白先生直对着他的脸回答:“不认得。”

于是容德雷特一步跨到桌子边,身躯向前凑到蜡烛的上面,叉着手臂,把他那凶恶的下巴伸向白先生的脸,尽量逼近,白先生却泰然自若,纹丝不退。容德雷特大声吼道:“我并不叫法邦杜,也不叫容德雷特,我叫德纳第!我就是孟费郇的那个客店老板!你听清楚了吧?德纳第!你现在认得我了吧?”

白先生镇静地回答说:“我还是不认得。”

马吕斯的四肢一下子全抖了起来,他感到有一把利剑刺穿了他的心。德纳第——这名字是他铭刻在心的,是在他父亲的遗嘱上的!眼前的便是德纳第,他父亲的救命恩人竟会是一个匪徒!马吕斯一心希望舍命报答的这个人竟会是一个魔怪!他几乎昏了过去。

德纳第在桌子前面踱来踱去,得意到发狂。他一把抓起烛台,砰的一下把它放在壁炉上,用力是那么猛,使烛芯几乎熄灭,烛油也飞溅到了墙上。接着,他转向白先生,龇牙咧嘴地狂叫着:“火烧的!烟熏的!千刀万剐的!抽筋去骨的!”跟着他又来回走动,暴跳如雷地吼道:“啊!我到底找着你了,慈善家先生,穿破烂的百万富翁!装蒜的傻老头!啊!你不认得我!8年前,从我家里把芳汀的孩子拐走的不是你!你不认得我?可我认得你!你一钻进这地方,我便立刻把你认出来了!”

他又指着白先生说:“你当初在那树林里,捏着一根哭丧棍!你比我狠。一报还一报。今日却是我捏着王牌了!你玩儿完了,啊呀,我要笑个痛快!傻透了的蠢材!我逮住你了!今天早晨我舔了你的爪子,今天晚上,我可要啃你的心了!”

德纳第停了下来。他的气喘不过来了,他那狭窄的胸膛不断起伏。他的眼睛充满了下贱的喜色。

白先生不曾打断过他的话,只是在他住嘴时,才向他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弄错了。我是一个很穷的人,远不是个百万





富翁。我不认得您。您把我当做另一个人了。”

“啊！你真会胡扯！我的老朋友！啊！你想不起来吗？你看不出我是谁吗？”

“对不起，先生，”白先生以一种斯文的口吻回答，“我看得出您是个匪徒。”

提到“匪徒”这两个字，德纳第抓住了他的椅子：“不许动，匪徒！对，我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是这样称呼我们的！我破了产，我没有面包，我连一个苏都没有，我是个匪徒！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但是我们会把你吃掉！会把你吞下去！百万富翁先生！”

随后又以更加狂暴的气势对着白先生说：“慈善家先生！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我在那次战斗中救出过一个叫做什么伯爵的将军！他曾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但是他那狗声音是那么小，因而我没有听清楚。知道了名字，我便有办法找到他。那位将军，他并没有什么地方比其他的人好！我要钱，我要许多钱，要不，我就要你的命！”

马吕斯在静听着。德纳第责备他父亲有恩不报，他不禁浑身战栗，内心万分痛苦。他更感到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了。

德纳第气息平复以后，血红的眼睛盯着白先生，干脆地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在我们请您干几杯以前？”

白先生没有做声。

在这沉寂当中，有一个破嗓子从过道里发出了一句阴森的玩笑话：“假使要砍木头，有我在！”是那个拿板斧的人，同时，一张毛茸茸、黑不溜秋的大宽脸从门口伸进来，形状骇人。

白先生似乎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德纳第的每一个动作，而德纳第却满以为万无一失：房门有人把守，他们人人有武器，被逮的人却手无寸铁，并且是9个人对付一个人。

白先生这时突然一脚踢开椅子，一拳推开桌子，一个纵步，轻捷得出奇，德纳第还没来得及转身，他已到了窗口。开窗，跳上窗台，跨出窗外，那只是一秒钟的事。他已经半截身子到了外面，但是6





只强壮的手一齐抓住了他,使劲儿把他拖回那穷窟里。德纳第喊道:“不要伤害他!”

接着一场恶斗开始了。白先生一拳打得那老头儿在屋子中间乱滚,接着两个反巴掌把两个对手打倒在地上,两个膝头各压住了一个;其余那4个抓住了这勇猛非凡的老人的臂膀和后颈,把他压在那两个被压的身上。这样,白先生被压在那一群蛮横的匪徒下面了。

匪徒们终于把他掀翻在床上,使他动弹不得。德纳第大娘一直没有放松他的头发。

“你们,”德纳第说,“搜他身上。”

白先生仿佛已放弃了抵抗的念头。大家上去搜他身上。他身上只有一个皮荷包和一条手绢,荷包里有6法郎,再没有旁的东西。

德纳第把手绢揣在自己的衣袋里。“怎么!没有票夹子?”说着,拿起一把绳子,丢向他们。“把他捆在床脚上,巴伯,你为什么带这么多人?用不着这样。”德纳第低声问那拿粗木棒的人。

“我不好办,他们全要插一手。这季度清淡,找不着买卖。”拿粗木棒的人回答。

匪徒们牢牢地把白先生绑在离壁炉最近的床脚上。最后一个结打好了,德纳第拿了一把椅子,坐在白先生的斜对面。

“先生……”德纳第说,做个手势叫那些抓住白先生的强盗走开:“你们站远一点儿,让我和这位先生谈谈。”

大家一齐退向门口。他接着说:“先生,您打错主意了,您不该想到要跳窗子。万一折断一条腿呢?现在,我们来心平气和地谈谈。”

德纳第继续说:“我的天主!您原可以喊上一两声抢人啊,我决不会感到那有什么不妥当。救命啊!在这种情况下是谁也要喊的,要是您那么做了,我们也不会打扰您的,因为这屋子是间哑屋子。”

那俘虏保持沉默,但并没有放松戒备。

德纳第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让烧着一炉旺火的铁皮炉子露出







来,被绑的人看见了躺在炉子里的那把已经烧到发白的钝口凿。

接着,德纳第又坐在白先生旁边:“我们是可以谈得拢的。我可以让一步,牺牲一点我这方面的利益。我只要求 20 万法郎。”

白先生一个字也没有说。德纳第跟着又说:“您这样一位慈善家很可以赠送 20 万法郎给一个境遇不好的家长。20 万法郎这一点儿鸡毛蒜皮从您的袋子里掏出来了,我担保,谁也不会再动您一根汗毛。我现在并不要您付钱,我只要求您一件事。劳您驾把我要念的写下来,如果您说您不会写字,我是不能同意的。”

德纳第把桌子推向白先生,紧紧地靠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墨水瓶、一支笔和一张纸,让那抽屉半开着,露出一把雪亮的长尖刀。他把纸放在白先生面前:“写。”

那被绑的人终于说话了:“您要我怎么写?我是绑着的。”

“这是真话,请原谅!”德纳第说,“放开先生的右边胳膊。”

邦灼执行了德纳第的命令。德纳第拿着笔,蘸上墨水,递给他,说:“请您注意,先生,您是绝对在我们的掌握中,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把您从这里救出去,要是我们被迫干出一些不愉快的极端行为,那我们只能抱歉。您马上写一封信,我会派一个人去送,在送信的回来以前,我不会松您的绑。现在请您好好写。”

德纳第开始念:“我的女儿……”

被绑人吃了一惊,抬起眼睛望着德纳第。

“写‘我亲爱的女儿’。”德纳第说。

白先生照写了。

德纳第再念:“你立即到这里来……您平时对她说话是说‘你’的,对吗?”

“谁?”白先生问。

“还用问!”德纳第说,“当然是说那小姑娘,百灵鸟。”

白先生面色不改,回答说:“我不懂您的话。”

“您照写就是。”德纳第说,接着他又开始念:“你立即到这里来,我绝对需要你。送这封信的人是我派来接你的,我等你。放



心来。”

白先生全照写了。德纳第又说：“啊！不要‘放心来’，这句话可能引起猜疑。”

白先生涂掉了那三个字。

“现在，”德纳第说，“请签名。您叫什么名字？”

被绑人把笔放下，问道：“这信是给谁的？”

“您又不是不知道，”德纳第回答，“是给那小姑娘的，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请签名。您叫什么名字？”

“王尔邦·法白尔。”被绑人说。

德纳第老猫似的，连忙伸手到他的衣袋里，把那条从白先生身上搜到的手绢掏出来。他找那上面的记号，凑近蜡烛去看。

“U. F.，对，王尔邦·法白尔。好吧，您就签上 U. F.。”

被绑人签了。

德纳第说：“写上收信人的地址，姓名。‘法白尔小姐’，还有您的住址。在名字上，您既没有撒谎，在住址上，想必您也不会撒谎吧。”

被绑人照写了。

德纳第以痉挛性的急促动作抓住那封信。

“我的妻！”他喊。

德纳第大娘跑上前去。“信在这儿了，你知道应当怎么办。下面有辆马车，快去快来。”又转向那拿板斧的人说，“你，陪着老板娘去走一趟，你坐在马车后面。”

不到一分钟，便听见马鞭挥动的噼啪声，声音越来越弱，很快便听不到了。

“好！”德纳第嘟囔着，“他们走得很快。只要三刻钟便回来了。”

那被绑的人又回复到沉默状态。

这一切使马吕斯的心情变得焦灼万分，被德纳第称为“百灵鸟”的那个“小姑娘”究竟是什么人？是指他的“玉秀儿”吗？U. F.





这两个字母,是王尔邦·法白尔的首字,玉秀儿已不再叫玉秀儿了。这是马吕斯看得最清楚的一点。“不管怎样,”他想,“如果百灵鸟就是她,我一定能看见她,因为德纳第大娘将把她带来。到那时候,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把她救出来!”

这样过了将近半点钟。德纳第仿佛沉浸在阴暗的思索中。被绑人没有动。

忽然,德纳第粗声大气地对被绑人说:“法白尔先生,我的老伴儿快回来了,我想百灵鸟确实是您的女儿,我的女人带着您的信,一定会找到她。他们会把您的小姐带到那地方,她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等到您把区区 20 万法郎交给我,我们立即把她送还给您。要是您叫人逮捕我,我那伙计便会给百灵鸟一脚尖。就这样。”

那被绑人一个字也不答。

怎么! 他们要绑走那姑娘? 这伙妖魔鬼怪要把她隐藏起来? 马吕斯感到他的心停止跳动了。怎么办? 开枪吗? 把这些恶棍全交到法律手中吗? 可是那个拿板斧的凶贼会仍然扣着那姑娘,逍遥法外,马吕斯想到德纳第的这句话,隐隐感到话里的血腥味:“要是您叫人逮捕我,我那伙计便会给百灵鸟一脚尖。”

在这沉寂中,楼梯下忽然传来大门开闭的声音。

被绑的人在他的绑索中动了一下。

“老板娘回来了。”德纳第说。

话还没说完,德纳第大娘果然冲进了屋子,涨红了脸,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眼里冒着火,用她两只肥厚的手同时捶自己的屁股,吼道:“假地址!”

“假地址?”德纳第跟着说。她又说道:“鬼也没有找到一个! 圣多米尼克街 17 号,没有法白尔先生! 谁也不知道他。”

马吕斯吐了口气。她,玉秀儿或百灵鸟,脱险了。当那气疯了的女人大嚷大叫时,德纳第坐到了桌子上,他有好一阵子没说话,晃着他的右腿,横眉竖眼地望着小火炉发呆。

最后,他用慢腾腾的、狠得出奇的语调对被绑人说:“一个假地



址？你究竟是怎样打算的？”

“争取时间！”被绑人以洪亮的嗓音大声回答。同时，他一下子挣脱了身上的绑索，绑索早已断了。他只有一条腿还被绑在床脚上。

那7个人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已钻到壁炉下面，把手朝小火炉伸去，接着立了起来；到这时，德纳第、他的女人，还有那7个匪徒，都一齐被吓倒，惊慌失措地望着他把那发出一片凶光的、通红的钝口凿高举在头顶上。

原来他用一个特殊加工的很大的苏，是一种越狱的工具，割断了绳子。当时他怕人发现，不便弯腰，因而左腿上的绑索未能割断。

那些匪徒已从最初的惊讶中醒了过来。

“不用慌，”比格纳耶对德纳第说，“他还有一条腿是绑着的，他没法逃走。我担保，是我把他那蹄子捆上的。”

这时被绑人提高嗓门说：“你们这些倒霉蛋，要知道，我的这条命是不值得怎么保护的。可是，你们如果认为有本领强迫我说话，强迫我写我不愿意写的什么，说我不愿意说的话……”

他撸起左边衣袖，说道：“瞧。”

同时他伸直左臂，右手捏住钝口凿的木柄，把白热的凿子压在赤裸裸的肉上。

肉被烧得哧哧作响，穷窟里顿时散布开了行刑室里特有的臭味。马吕斯吓得心惊肉跳，两腿发软，匪徒们也人人战栗。而那奇怪的老人，当那块红铁向肉里沉下去时，他若无其事地、几乎是威风凛凛地，把他那双不含恨意的美目紧盯着德纳第，痛苦全消失在庄严肃穆的神态中了。

接着，他把凿子从伤口里拔出来，向开着的窗子丢出去。他说：“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已经放弃了自卫武器。

“抓住他！”德纳第说。两个匪徒把住了他的肩膀，那个戴面具的举起那把大钥匙，准备随时捶进他的脑门。

这时，马吕斯听到有人在低声交谈：“把他一劈两半！”“对。”





是那夫妇俩在商量。

德纳第慢腾腾地走到桌子跟前,抽开抽屉,拿出那把尖刀。

马吕斯慌乱无主,朝四面乱望。他忽然惊了一下。圆月的一道亮光正照射在他脚旁的桌子上,他瞥见了德纳第家大姑娘早晨在纸上写下的那行大字:雷子来了。

一线光明射进马吕斯的脑子,他有了主意,他伸出手臂,抓起那张纸,轻轻地从墙上剥下一块石灰,裹在纸里面,通过墙窟窿丢到了隔壁屋子中间。

正是时候,德纳第正走向那被绑人。

“掉下了什么东西!”德纳第大娘喊道。“什么?”她的丈夫问。

那妇人抢上一步,把裹在纸里的石灰拾了起来。她把它递给丈夫。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德纳第问。

“见鬼!”那妇人说,“你要它从什么地方来?是从窗口来的。”

“我看见它飞进来的。”比格纳耶说。

德纳第连忙把纸打开,凑到蜡烛旁边去看。

“这是爱潘妮的字。有鬼!”

他向他女人做了个手势,她连忙上前,他把写在纸上的那行字指给她看,随即低声说:“快!准备软梯!让这块肥肉留在老鼠洞里,我们赶快逃!”

“不捅这人的脖子了?”德纳第大娘问。

“来不及了。”

“从哪儿逃?”比格纳耶接着问。

“从窗口,”德纳第回答,“爱潘妮既然能从窗口把这石子丢进来,说明房子的这面还没有被包围。”

那个戴着脸罩的人把他的大钥匙放在地上,举起他的两条胳膊,一言不发,把他的两只手开合了三次。这大约是信号。抓住被绑人的那两个匪徒立即松了手,一转眼,那条软梯已吊在窗子外面,两个铁钩牢固地钩住了窗沿。





被绑人没有注意到他身旁发生的这些事,他在沉思或祈祷。

软梯刚挂好,德纳第便喊道:“来!老板娘!”他自己也冲向窗口。

但是,正当他要跨过窗台时,比格纳耶却狠命一把拖住他的衣领。

“喂,客气点儿,老贼!让我们先走!”“让我们先走!”匪徒们一齐喊。

“你们真是孩子,”德纳第说,“不要浪费时间。冤家已在我们脚跟后面了。”

“好吧,”一个匪徒说,“我们来抽签,看谁应当最先走。”

德纳第吼道:“你们疯了!你们这一堆傻瓜蛋!抽签,抽草梗儿!写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放在帽子里!……”

“你们要不要我的帽子?”有人在房门口大声说。

大家回转头去看,是沙威。

他手里捏着他的帽子,微笑着把它伸向他们。

傍晚,沙威便已布置好了,他自己埋伏下来,竖着耳朵等待那约定的信号。到后来,他认清了走进去的某些匪徒的面孔,决定不再等待枪声。

他到得正是时候。

那些吓慌了的匪徒全又把先头准备逃跑时扔在屋角里的凶器捡起来。不到一秒钟,7个人都龇牙咧嘴地相互靠在一起,摆出了抗拒的架势:一个拿着他的棍棒,一个举着他的钥匙,一个挥着他的板斧,其余的拿着凿子、钳子和锤子,德纳第捏着他的尖刀,德纳第大娘从窗旁的屋角里拿起一个大石凳抱在手里。

沙威戴上帽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不许动!”他说,“你们不用打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7个,我们是15个。你们不用拼老命,大家客客气气才好。”

比格纳耶从布衫下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朵说:“他是沙威,我不敢对他开枪。你敢吗?你?”



德纳第接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说:“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

德纳第扣动扳机,没有射中。

比格纳耶把手里的大头棒丢在沙威的脚前:“我投降。”

其余的匪徒也跟着说:“我们也投降。”

沙威回过头来向后面喊道:“现在你们进来。”

一个排的持剑宪兵和警察,一齐拥进来,“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接着,他以领袖检阅部队的神气说:“您好,比格纳耶。您好,普吕戎。您好,20亿。您好,海嘴。您好,巴伯。敬礼,铁牙。”

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俘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替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

说过后,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跟前,桌上还摆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

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后,抬起眼睛说:“把刚才被捆住的那位先生带上来。”

警察们朝四面望。

匪徒们的俘虏不见了。

他趁沙威写报告、大家哄乱、喧哗,注意力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间,跳出窗口走了。

“见鬼!”沙威咬牙切齿地说,“也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阅读心得

1. 小说用精准的笔墨描摹了紧张的气氛。“离动手的时间只有半个钟头了”,具体时间的交代给读者一种紧迫感。容德雷特大姑娘在烛光中显得更加可怕,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马吕斯的手枪在





子弹进膛的时候,发出了一下轻微清脆的声音被容德雷特听到,更是显现出气氛的紧张。

2. 当马吕斯发现父亲的救命恩人竟会是一个匪徒的时候,“他感到有一把利剑刺穿了他的心”,这使他感到异常痛苦,他所想象的救命恩人与眼前这个凶悍的匪徒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浑身战栗,内心痛苦,感到左右为难。这就形成了本章的另一个矛盾冲突,增加了情节的吸引力。

佳句摘抄

★ 当时大致是5点半钟,离动手的时间只有半个钟头了。他能听见自己动脉跳动的声音。

★ 她直向床边走来,马吕斯一时慌到无可名状,但是在床边墙上,挂了一面镜子,她要去的是这地方。她踮起脚尖,对着镜子顾影自盼。

★ 手枪在子弹进膛的时候,发出了一下轻微清脆的声音。容德雷特惊了一下,从椅子上欠身起来。“谁呀?”他喊道。

★ 白先生神色安详,容德雷特笑容可掬而险恶骇人;他的女人,那头母狼,待在一个屋角里。

★ 容德雷特那双阴沉沉的眼睛一下子冒出凶狠的光焰,他咄咄逼人地向白先生走上一步,炸雷似地对他吼道:“你可认得我?”

★ 白先生脸色苍白。他好像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的头在颈子上慢慢转动,以谨慎惊讶的眼神,注视着那些围着他的每一个脑袋,但是绝没有一点儿畏惧的样子。

★ 他把那张桌子当做自己的临时防御工事,把两只粗壮的拳头放在他那椅背头上,形态威猛惊人。



十三、两颗心的相会

导语

冉阿让逃离了德纳第精心布置的圈套，马吕斯也终于找到了心上人的住处。他能见到心爱的珂赛特吗？

前一世纪中叶，巴黎法院的一位院长私下养着一个情妇，因为当时大贵族们显示他们的情妇，而资产阶级却要把她们藏起来。他在荒僻的卜吕梅街建了一所小房子。在房子后面，有一个小院，院里又有两间带地窖的平房，这是必要时可以藏一个孩子和一个乳母的地方。平房后面有扇伪装了的暗门，通向一条窄的小巷，小巷转弯抹角，一路都有掩蔽，从外面看，绝无痕迹可寻。这扇暗门，开门出去，便是巴比伦街上行人绝少的一端，已属于另一市区了。

1829年10月，有个男人把那房子租了下来，带着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老女仆悄悄地搬来住下。

这个无声无息的房客便是冉阿让，年轻姑娘便是珂赛特。那女仆是个老姑娘，名叫杜桑，是冉阿让从医院和穷苦中救出来的，她年老、外省人、口吃，有这三个优点，冉阿让才决定把她带在身边。他是以割风先生之名，以固定年息领取者的身份，把这房子租下来的。

冉阿让为什么要离开小比克布斯修道院？

冉阿让在修道院里是幸福的，他能每天和珂赛特见面，他感到自己的心里产生了父爱，他以整个灵魂护卫着这孩子。但是，他常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惑：“这孩子有认识人生的权利，将来有朝一日，



珂赛特如果要当修女怎么办？”因此他便决计离开那修道院。珂赛特的教育，也已告一段落，大致完成。

决心下了以后，他便等待机会。机会不久便出现了，老割风死了。

冉阿让请求院长接见，对她说由于哥哥去世，他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从今以后，他不工作也能过活了，他打算辞掉修道院里的职务，并把他的女儿带走，但是珂赛特受到教养照顾，却一直没有发愿，如果不偿付费用，那是不合理的。他小心翼翼地请求院长允许他向修道院捐献 5000 法郎，作为珂赛特 5 年留院的费用。

冉阿让便这样离开了那修道院。

他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亲自把那小提箱夹在腋下，钥匙也一直揣在身上。这提箱老发出一股香味，常使珂赛特困惑不解。

这只箱子，从此以后，不会再离开他了。他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屋子里。在他每次搬家时，也总是他要携带的第一件东西，有时并且是唯一的東西。珂赛特常为这事笑话他，称这箱子为“难分难舍的朋友”，又说：“我要吃醋啦。”

冉阿让回到了自由的空气里，其实他心里仍怀着深深地忧虑。

他发现了卜吕梅街的那所房子，便蜷伏在那里。从此他成了于尔迪姆·割风这名字的占有人。

他在巴黎还同时租了另外两个住处，免得别人注意他老待在一个市区里，在感到危险初露苗头时，可以有个迁移的地方，不至于再像上次险遭沙威毒手的那个晚上，走投无路。那两个住处是两套相当简陋、外貌寒碜的公寓房子，分在两个相隔很远的市区，一处在西街，另一处在武人街。

他常带着珂赛特，时而在武人街，时而在西街，住上一个月，让杜桑留在家里。住公寓时，他让门房替他料理杂务。只说自己是郊区的一个有固定年息的人。这三处寓所，为的是躲避警察。

珂赛特带着女仆住楼房。冉阿让住在后院的下房里，他和珂赛特同桌进餐，桌上有一块为他准备的陈面包。



珂赛特在修道院里学会了管理家务。冉阿让每天都挽着珂赛特的臂膀,带她去散步。他领她到卢森堡公园里那条游人最少的小路上去走走,每星期日去做弥撒,老是在圣雅克·德·奥·巴教堂,因为那地方相当远。这是个很穷的地段,他在那里常常布施,他的四周总围满了穷人,他喜欢带珂赛特去访贫问苦。卜吕梅街的那所房子从没有陌生人进去过。由杜桑采购食物。

冉阿让带着珂赛特一道出门时,他的衣着,像一个退役军官。当他独自出门时,总是在天黑以后,便穿一身工人的短上衣和长裤,戴一顶鸭舌帽,把脸遮起来。冉阿让、珂赛特和杜桑从来都只从巴比伦街上的那扇门进出。如果不是他们偶然也在花园铁栏门内露露面,别人便难于猜想他们住在卜吕梅街。那道铁栏门是从来不开的。冉阿让也不修整那园子,免得惹人注意。

珂赛特离开修道院时,她的教育生涯已经结束,就是说,宗教课、历史、地理、语法、分词、法国的历代国王、一点音乐、画一个鼻子,等等。对于初离修道院的珂赛特来说,再没有比卜吕梅街这所房子更美好的。这是自由的开始。

一天,珂赛特对他说:“爹,昨晚我在梦里看见了 my 母亲。她有两个大翅膀。我母亲在她活着的时候,应当已到了圣女中的地位吧。”

“通过苦难。”冉阿让回答说。

4月的上半月里,冉阿让去旅行,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便要出一次门。每次离家一天或两天,至多三天。他去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连珂赛特也不知道。可是有一次,在他动身时,珂赛特坐着马车一直送他到一条小的死胡同口,她看见在那转角的地方有几个字:“小板巷”。到那地方以后他便下了车,原车又把珂赛特送回到巴比伦街。冉阿让作这种短期旅行,常常是在家用拮据的时候。

冉阿让临走时说:“三天左右,我便回来。”

那天上灯以后,珂赛特独自待在客厅里。为了解闷,她揭开了她的钢琴盖,一面唱,一面弹伴奏,唱完以后,她便坐着发怔。





在那园里,靠铁栏门临街的地方,有一条石凳,为了挡住人们好奇的视线,在石凳旁边,栽了一排千金榆。但是,严格地说,一个过路人如果把手臂从铁栏门和千金榆缝里伸过来,仍能伸到石凳上面。

一天黄昏,冉阿让上街去了,珂赛特坐在石凳上,当时太阳已经落山,树林里的风已经有些凉意,珂赛特正想着心事。这时,她发现在她原先离开的坐处,放了一块相当大的石头,这明明是先头没有的。

珂赛特望着石头,心想这块石头绝不会自己跑到座位上来,一定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一定有谁把手臂从铁栏门的缝里伸进来过。这个思想一出现,她便害怕起来了,这一次是真正害了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石头在那里嘛,她没有碰它,连忙逃走,也不敢回头望一眼。躲进房子后她立即把临台阶的门关上,推上板门、门杠和铁闩。她问杜桑说:“我爹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回来,姑娘。”

冉阿让是个喜欢思索和夜游的人,他常常要到夜深才回家。

“杜桑,”珂赛特又说,“您到夜里想必一定会把花园的板门关好,门杠上好,把那些小铁件好好插在那些铁环里的吧?”

“啊!您请放心吧,姑娘。”

杜桑在这些方面从不大意,珂赛特也完全知道,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加上这么一句:“问题是这地方太偏僻了!”

出太阳的时候,珂赛特醒来,下楼走到园里,跑向石凳,觉得自己出了身冷汗,石头仍在老地方!

但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夜间的畏惧一到白天便成了好奇心。

“有什么关系!”她说,“让我来看看。”

她搬开那块相当大的石头,下面出现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个白信封,珂赛特拿起来看。看这一面,没有姓名地址,那一面也没有火漆印。信封虽然敞着口,却不是空的。里面露出几

张纸。

珂赛特把信封里的东西抽出来看。那是一小叠纸，每一张都编了号，并写了几行字，笔迹很秀丽。

珂赛特找名字，没有；找签字，也没有。这是寄给谁的呢？也许是给她的，因为它是放在她坐过的条凳上的。是谁送来的呢？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感力把她控制住了。她想把自己的眼睛从那几张在她手里发抖的纸上移开。她望望天，望望街上，望望那些沐浴在阳光中的刺槐，在邻居屋顶上飞翔的鸽子，随后她的视线迅捷地朝下看那手稿，并对自己说，她应当知道那里写的究竟是什么。

信上说：

他们不能互通音讯，他们却能找到无数神秘的通信方法。他们可以通过飞鸟的啼唱、花朵的香味、太阳的光辉、风的叹息、星的闪光、整个宇宙。这有什么办不到呢？上帝的整个事业是为爱服务的。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命令大自然为它传递书信。

啊，春天，你便是我写给她的一封信。

啊，爱！崇拜！两心相知、两情相投、两目相注的陶醉！你会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吗，幸福！在寂寥中并肩散步！美满、光辉的日子！我有时梦见时间离开了天使的生命，来到下界伴随人的命运。

“她还会来卢森堡公园吗？”“不会再来了，先生。”“她到这个礼拜堂里来做弥撒，不是吗？”“她现在不来这儿了。”“她仍住在这房子里吗？”“她已经搬走了。”“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她没有说。”

多么凄惨，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在何方。

因爱而受苦的你，爱得更多一点儿吧。为爱而死，便是为爱而生。

爱吧。在这苦刑中，有星光惨淡的乐境。极苦中有极乐。

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灭。

珂赛特细细玩味那叠纸。纸上的字迹非常秀丽，珂赛特这样想，字是一个人写的，但是墨迹不一样，有时浓黑，有时很淡，足见是



在不同的日子里写的。那些奥妙语言使她的心沐浴在一种奇特的光里。这纸上的随笔一下子便把全部的爱、痛苦、命运、生命、永恒、开始、终止都一一温婉地向她揭示了。

这是谁送来给她的呢？是谁写的呢？珂赛特一点儿没有产生疑问，一定是那个唯一的人，他！

黄昏时，冉阿让出去了，珂赛特动手梳妆。她把头发理成最适合自己的式样，穿一件裙袍，上衣的领口，因为多剪了一刀，把颈窝露出来了。

她想出去吗？不。

她等待客人来访问吗？也不。

天黑了，她从楼上下来，到了园里。杜桑正在厨房里忙着，厨房是对着后院的。

她在树枝下面走，有时得用手去分开树枝，因为有些树枝很低。

她这样走到了条凳跟前。

那块石头仍在原处。

她坐下来，伸出一只白嫩的手，放在那石头上，仿佛要抚摸它、感激它似的。

她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自己背后立着一个人，即使不看，也能感到。

她转过头去，并且站了起来。

果然是他。

他头上没戴帽子，脸色显得苍白，并且瘦了。几乎看不出他的衣服是黑的。傍晚的微光把他俊美的脸映得发青，两只眼睛隐在黑影里。他在一层无比柔和的暮霭中，有种类似幽灵和黑夜的意味。他的脸反映着奄奄一息的行将远离的灵魂的思慕。

珂赛特蹒跚欲倒，却没有喊一声。她慢慢往后退。他呢，立着不动。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却感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以表达和忧伤的东西把她裹住了。

珂赛特往后退时，碰到一棵树，她便靠在树身上。如果没有这





棵树,她早已倒下去了。

她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这确实是她在这之前从来没听到过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比树叶颤动的声音大不了多少:“请原谅,我到这儿来了。我心里太苦闷,不能再那样活下去,所以我来了。您已看了我放在这条凳上的东西了吧?您认清我了吧?请不要怕我。已很久了,您还记得您望我一眼的那天吗?那是在卢森堡公园里。还有您从我面前走过的那一天,您也记得吗?那是6月16日和7月2日。快一年了,许久许久以来,我再也见不着您。有一次,我在奥德翁戏院的走廊下面读报纸,忽然看见您走过。我便跑去追,原来并不是您,是个戴一顶和您的帽子一样的人。到了晚上,我常来这儿。您不用担心,没有人看见我。我到您窗子下面的近处来望望。我轻轻地走路,免得您听见,要不,您会害怕的。有一天晚上,我站在您的背后,您转身过来,我便逃了。还有一次,我听到您唱歌,我快乐极了,我在板窗外面听您唱,您不会不高兴吧?您不会不高兴,不会的,对吗?您明白,您是我的天使,让我多来几次吧。我想我快死了,假使您知道!我崇拜您,我!”

“啊,我的天!”她说。她瘫软下去了。

他连忙搀住她,她仍往下坠,他只得用手臂把她紧紧抱住,一点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踉踉跄跄地扶住她,觉得自己满脑子里烟雾缭绕,睫毛里电光闪闪。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胸口。他感到藏在里面的那叠纸。他怯生生地说:“您爱我吗?”

她以轻如微风,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悄悄地回答说:“不要你问!你早知道了!”

她把羞得绯红的脸藏在那个出类拔萃、心花怒放的青年的怀里。

他落在条凳上,她待在他旁边,他们已不再说话。星光开始闪耀。他们的嘴唇又是怎么相遇的呢?

一吻,便一切都在了。

他俩心里同时吃了一惊,睁着雪亮的眼睛在黑暗中互相注视。







他们已感觉不到晚凉,也感觉不到石凳的冷,泥土的潮,青草的湿,他们相互望着,思绪满怀,不知不觉中,已彼此互握着手。

她没有问他,甚至没有想到要问他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又是怎样来到这园里的。在她看来,他来到此地是一件极简单自然的事!

马吕斯的膝头偶尔碰到珂赛特的膝头,他俩便感到浑身一阵颤。

珂赛特偶尔结结巴巴地说上一两句话。她的灵魂,像花上的一滴露珠,在她的唇边颤抖。

他们渐渐谈起话来了,倾诉衷肠接替了代表情真意酣的沉默。无所不谈,谈他们的怀念,他们的思慕,他们的陶醉,他们的幻想,他们的忧伤,他们怎样两地相思,他们怎样遥相祝愿,他们在不再相见时的痛苦。他们以已无可增添的极度亲密互诉了自己心里最隐秘和最神秘的东西。他们各凭自己的幻想,以天真憨直的信任,把爱情、青春和各自残剩的一点儿孩子气全部交流了。彼此都把自己的心倾注在对方的心里,这样一个钟头过后,少男获得了少女的灵魂,少女也获得了少男的灵魂。他们互相渗透,互相陶醉,互相照耀了。

当他们谈完了,当他们倾吐尽了时,她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问他说:“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吕斯,”他说,“您呢?”

“我叫珂赛特。”

自从他俩在那幸福和神圣的时刻一吻订终身以后,马吕斯便没有一天不去那里。

1832年整个5月的每天夜晚,在那荒芜的小小园子里,总有那两人在黑暗中相互辉映,他们无比贞洁,无比天真,心中洋溢着齐天幸福,虽是人间情侣却更似天仙,纯洁,忠实,心醉神迷,容光焕发。珂赛特仿佛觉得马吕斯戴着一顶王冠,马吕斯也仿佛觉得珂赛特顶着一圈光环。他们相偎相望,手握着手,一个挨紧一个,但他们间有一定距离是他们所不曾越过的。他们不是不敢越过,而是从不曾想





过。马吕斯感到一道栅栏：珂赛特的贞洁；珂赛特也感到有所依附：马吕斯的忠诚。最初的一吻也就是最后的一吻。马吕斯，从那次以后，也只限于用嘴唇轻轻接触一下珂赛特的手，或是她的围巾，她的一绺头发。对他来说，珂赛特是一种香气，而不是一个女性。他呼吸着她，她无所拒，他也无所求。珂赛特感到快乐，马吕斯感到满足，他们生活在这种幸福无边的状态中。

他们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阅读心得

1. 本章回归冉阿让的视角，来对整个事情进行一个补叙。在前面几章，以马吕斯为视角对他们“父女”进行了观察和记叙，所谓“白先生”其实就是冉阿让。本章补叙了冉阿让为什么要离开小比克布斯修道院，以及珂赛特的成长。然后和前面几章的时间交汇一处，开始了马吕斯和珂赛特两人的恋爱描写，非常巧妙自然。

2. 作者注意给人物提供更广阔的活动环境。比如对荒僻的卜吕梅街、西街，还有武人街三处地方，就使得巧遇马吕斯，中德纳第暗算，以及之后的武装起义，重遇沙威等情节提供了地点，显得合情合理，又节省了不少笔墨。

3. 对于初离修道院的珂赛特来说，再没有比卜吕梅街这所房子更更好了，这是自由的开始。但是这个自由的小姑娘却有着那么一个不堪的童年；这么一个自由自在的小姑娘，她的母亲却早已因为贫穷而堕落，因为苦难而永远离开了她。本章中，珂赛特问冉阿让说：“昨晚我在梦里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有两个大翅膀。我母亲在她活着的时候，应当已到了圣女的地位吧。”冉阿让回答说“通过苦难”。芳汀，通过苦难，已经成为了圣女。而她的女儿珂赛特也已经完成了她的悲剧使命，美好的爱情已经在敲她的心扉了！



佳句摘抄

★冉阿让在修道院里是幸福的，他能每天和珂赛特见面，他感到自己的心里产生了父爱，他以整个灵魂护卫着这孩子。

★他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亲自把那小提箱夹在腋下，钥匙也一直揣在身上。这提箱老发出一股香味，常使珂赛特困惑不解。

★昨晚我在梦里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有两个大翅膀。我母亲在她活着的时候，应当已到了圣女的地位吧。

★冉阿让是个喜欢思索和夜游的人，他常常要到夜深才回家。

★出太阳的时候，珂赛特醒来，下楼走到园里，跑向石凳，觉得自己出了身冷汗，石头仍在老地方！

★她望望天，望望街上，望望那些沐浴在阳光中的刺槐，在邻居屋顶上飞翔的鸽子，随后她的视线迅捷地朝下看那手稿，并对自己说，她应当知道那里写的究竟是什么。

★他们可以通过飞鸟的啼唱、花朵的香味、太阳的光辉、风的叹息、星的闪光、整个宇宙。这有什么办不到呢？

★上帝的整个事业是为爱服务的。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命令大自然为它传递书信。

★那些奥妙语言使她的心沐浴在一种奇特的光里。这纸上的随笔一下子便把全部的爱、痛苦、命运、生命、永恒、开始、终止都一一温婉地向她揭示了。

★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却感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以表达和忧伤的东西把她裹住了。

★他们各凭自己的幻想，以天真憨直的信任，把爱情、青春和各自残剩的一点儿孩子气全部交流了。





十四、两个死对头

导语

激烈的战斗打响了,在这种特殊的时期随时将面临死亡。这时候也是最能突现人性的时候,冉阿让和沙威这两个死对头又戏剧性地碰面了,面对战争与死亡,这对老冤家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832年6月3日,这个日期是应当指出的,因为当时有些重大的事件,像雷雨云那样,压在巴黎的天边。这天,马吕斯在傍晚时,正沿着他昨晚走过的那条路往前走,心里想着那些常想的开心事,不料却被德纳第的女儿爱潘妮·德纳第跟踪,这个姑娘一直暗恋着他。她藏了起来,将近夜里10点钟的时候,她忽然听见一个凶狠的声音:“怪不得他每晚要来!”不一会儿,6个人,或前或后,彼此相隔一定距离,挨着围墙,走进了卜吕梅街。原来是一帮刚越狱出来的人,正是德纳第、铁牙、海嘴、巴伯、巴纳斯山和普吕戎等一帮人。爱潘妮将他们打发走了。匪徒们走了以后,卜吕梅街便恢复了它平静的夜间景色。

这时,马吕斯还在珂赛特的身旁。马吕斯从来没有那么钟情,那么幸福。但是他发现珂赛特闷闷不乐,珂赛特哭过,她的眼睛还是红的。

马吕斯问:“你怎么了?”

她回答说:“不怎么。”



随后,她坐在台阶旁边的凳上,正当他哆哆嗦嗦过去坐在她身旁时,她说:“今天早晨,我父亲叫我做好准备,说有要紧事,我们也许要走了。”

马吕斯感到一阵寒噤,从头颤到脚。6个星期以来,马吕斯一步步、一天天占有着珂赛特。完全是观念上的占有。马吕斯用了他全部灵魂裹绕着她,他们已把各自的灵魂掺和在一起了!他突然听到“我们要走了”这几个字,一句话也说不出。珂赛特只觉得他的手是冰冷的。现在轮到她说了:“你怎么了?”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珂赛特几乎听不清,他说:“我听不懂你说了一些什么。”

她说:“今天早晨我父亲要我把我的日用物品收拾起来准备好,他得出门去旅行一趟,要我准备一个大箱子,替他准备一个小的,这一切都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准备好,还说我们也许要去英国。”

“可是,这太可怕了!”马吕斯大声说。他声音微弱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动身?”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

马吕斯立了起来,冷冰冰地问道:“珂赛特,您去不去呢?”

珂赛特把她两只凄惶欲绝的秀眼转过来望着他,不知所云地回答说:“去哪儿?”

“英国,您去不去呢?”

“你要我怎么办?”她扭着手说。

“那么,您是要去的了?”

“假使我父亲要去呢?”

珂赛特抓住马吕斯的一只手,紧捏着它,没有回答。

“好吧,”马吕斯说,“那么,我就到别的地方去。”

珂赛特没有听懂他的话,但已觉得这句话的分量。她脸色顿时大变,在黑暗中显得惨白。她结结巴巴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吕斯望着她,随即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回答说:“没有什么。”

当他低下眼皮时,他看见珂赛特在对他微笑。女子对她爱人的微笑,在黑暗中有一种照人的光亮。

“我们多傻!马吕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走,你也走!回头我再告诉你去什么地方!你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来找我!”

马吕斯现在是个完全清醒的人了,他又回到了现实。他对珂赛特大声说:“和你们一道走!得有钱呀,我没有钱!去英国吗?我现在还欠古费拉克至少10个金路易。他是我一个朋友,你不认识的。珂赛特!我是个穷小子。你只是在夜晚看见我,把你的爱给我了。要是你在白天看见我,你会给我一个苏!到英国去!我连出国护照费也付不起!”

他一下冲过去立在旁边的一棵树跟前,手臂伸到头顶上,前额抵着树身,既不感到树在戳他的皮肉,也不觉得热血频频敲着他的太阳穴,他一动不动,只待倒下去,像尊绝望的塑像。

他这样待了许久。最后,他听到从他后面传来一阵轻柔凄楚的抽噎声。

是珂赛特在痛哭。

他向她走去,跪在她跟前,又慢慢伏下去,抓住她露在裙袍边上的脚尖,吻着它。

她任他这样做,一声不响。

“不要哭了。”他说。

她低声说:“我也许就要离开此地了,你又不能跟来!”

他接着说:“你爱我吗?”

她一面抽泣,一面回答,她回答的话,在含着眼泪说出来时,格外惊心动魄:“我崇拜你!”

他用一种说不出有多温柔委婉的语声说:“不要哭了。你说,你



愿意吗,为了我,你就不要再哭了?”

“你爱我吗?”

他捏着她的手:“珂赛特,我从来没有对谁发过誓,可是现在我可以向你发出最神圣的誓言:如果你走,我就死。”

他说这些话时的声调有着一种庄严而平静的忧伤气息,使珂赛特听了为之战栗。她感到某种阴森而实在的东西经过时带来的冷气。由于恐惧,她停止了哭泣。

“现在,你听我说,”他说,“你明天不要等我。”

“为什么?”

“后天再等我。”

“呵!为什么?”

“你会知道的。”

“一整天见不着你!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牺牲一整天吧,也许能换来一辈子。”

她用她的两只手捧着他的头,踮起脚尖来达到他身体的高度,想从他的眼睛里猜出他的所谓希望。

马吕斯接着说:“我想起来了,你应当知道我的住址,也许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个叫古费拉克的朋友家里,玻璃厂街16号。”

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用刀尖在石灰墙上刻下了“玻璃厂街16号”。

珂赛特这时又开始观察他的眼睛。

“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马吕斯,你在想着一件什么事。说给我听。呵!说给我听,让我好好睡一夜!”

“我的想法是这样:上帝不可能把我们分开。后天你等我吧。”

“后天,我怎样挨到后天呀?”珂赛特说。

“有件事,我要去试试。”

“那么我就祈祷上帝,让你成功,你是我的主人。我明晚就待在家里唱《欧利安特》,那是你爱听的。但是后天,你要早点来。我在





夜里等你,9点整,预先告诉你。我的上帝!准9点,我就在园子里了。”

“我也一样。”

他俩在不知不觉中,不约而同地相互投入了对方的怀抱,他们的嘴唇也无意中相遇了,神魂飞越,泪水盈眶,共同仰望着夜空繁星点点。

然而就在马吕斯走后,冉阿让从外面回来了,他先在园子里巡视了一番,没有发现异常,正准备回屋睡觉,却惊奇地发现有人在墙上刻了这样一行字:玻璃厂街16号。

冉阿让大吃一惊,他仔细察看这堵墙,墙上的石灰早已年久发黑,而刻出的字迹却是雪白的!墙下的一丛荨麻叶子上,一层石灰粉还没有被风吹掉!很显然,这是刚刚落在上面的!他仔细察看了一番,认定是昨晚刚刻的。这究竟是什么?是个通信地址吗?是为别人留下的暗号吗?是给他的警告吗?无论如何,这园子显然已经有人偷偷进来过了!

思考权衡以后,冉阿让决计离开巴黎,甚至法国,到英国去待上一段时间。他已向珂赛特提过,要在8天以内起程。

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一个东西飞了进来,他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块小石头裹着一张纸,他心慌意乱地打开来,只见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字:快搬家!

这是爱潘妮投进来的,虽然这伙强盗今天走了,她想,他们随时会再来的,为了马吕斯,她投了这张纸。

冉阿让向四周扫视了一遍,没有人!他更加惶惶不安了。回到屋子,他立即对珂赛特说:“我们今晚就要离开此地,和杜桑一同到武人街去住,下星期去伦敦。”珂赛特无法反对,只好跟着到了武人街。

第二天,马吕斯回到他久违的家。他请求外祖父吉诺曼先生答应他的婚事,吉诺曼先生却不答应。马吕斯怀着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吉诺曼先生的家。





他在街上走个不停,凌晨2点,他回到了古费拉克的住所,不脱衣服便一头倒在他的褥子上。

第二天他上街时,把沙威给他的两支枪揣在衣袋里。枪里的子弹原封不动。很难说清他为什么要揣上这两支枪。

他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整天,有时下着雨,他也全不觉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等着天黑,他也只剩下一个清晰的念头:9点他将和珂赛特见面。这最后的幸福将成为他的整个前程,此后,便是茫茫一片黑暗。

天刚黑,9点整,他遵守向珂赛特许下的诺言,来到了卜吕梅街。

马吕斯挪动那根铁条,溜进园子里,走到台阶旁边的凹角里。“她一定是在那里等着我。”他说。

然而,珂赛特不在那里!

他抬起眼睛,望见房子各处的板窗全是闭着的!

他在园里寻了一圈,园子是空的!

他又回到房子的前面,一心要找出他的爱侣,急得心惊肉跳,痛苦万分,在各处板窗上一顿乱捶。捶过以后,又提高嗓音喊珂赛特。

马吕斯大失所望,呆呆地盯着那所阴沉沉、和坟墓一般黑一般寂静的空旷的房子。他望着石凳,在那上面,他和珂赛特曾一同度过多少美好的时刻啊!

忽然他听见一个声音穿过树木在街上喊道:“马吕斯先生!”

他立了起来。

“马吕斯先生,是您吗?”

“是我。”

“马吕斯先生,”那声音又说,“您的那些朋友在麻厂街的街垒里等您。”

马吕斯跑向铁栏门,拔步往前奔。刚好他身上带有武器,沙威的那两支手枪。

马吕斯来到麻厂街,这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保安军在攻





打起义军！

这时是1832年6月，共和派起义，而马吕斯也参加了这次起义。在激烈的战斗中，爱潘妮·德纳第为救马吕斯而死，她堵住了瞄准马吕斯的枪，枪弹打通了手，从背上穿出去。爱潘妮临死前交给马吕斯一封珂赛特的信。那是一封以女性的优雅和细心折好封好的小柬，地址是女子的笔迹，写着：玻璃厂街16号，古费拉克先生转马吕斯·彭眉胥先生。我心爱的，真不巧，我父亲要我们立刻离开此地。今晚我们住在武人街7号。8天内我们去伦敦。珂赛特，6月4日。

他在战场上写了一封给珂赛特的信，按照地址托朋友带过去。

冉阿让收到了马吕斯的信。在马吕斯写给珂赛特的那张纸里冉阿让只看见这些字：……我决心去死。当你念着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将在你的身边。

冉阿让已经发现了珂赛特给马吕斯写信时留下的痕迹，从而把马吕斯视做夺走珂赛特的人，心里不免有一点儿怨恨。面对这两行字，他心里起了一阵幸灾乐祸的狂喜，这个人便要死去了。珂赛特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的下落。

他对自己说了这一切以后，感到心里郁闷凄惶。

他随即走下楼去，叫醒那看门人。

一个钟头后，冉阿让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全套制服，带了武器。朝着麻厂街那边走去。冉阿让走进地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选出的5个人和4套制服上。冉阿让也看到听到了一切，他不声不响地脱下自己的制服，把它扔在那堆制服上。

起义军的领导者安灼拉向冉阿让说：“公民，我们欢迎你。”

他又接着说：“你知道我们都将去死。”

冉阿让一言不发，5个指定的人从蒙德都巷子走出了街垒，他们非常像国民自卫军。离开以前，他们拥抱了所有留下的人。

这时，安灼拉想起了该处死的那个人。他走进地下室，对绑在



柱子上的沙威说：“你需要什么吗？”原来沙威已经被当做间谍而遭到逮捕。

沙威回答：“你们什么时候处死我？”

“等一等，目前我们还需要我们所有的子弹。”

战斗声又响起了。

在炮火的攻击下，起义战士伤亡惨重，子弹也快打光了。

安灼拉对马吕斯说：“二楼，准备好斧子砍楼梯。有没有？”

“有。两把斧子和一把战斧。”

“好。我们是26个没倒下的战士。有多少支枪？”

“34。”

“多8支。这8支也装上子弹，放在手边。剑和手枪插在腰间。20人待在街垒里，6个埋伏在阁楼和二楼，从石缝中射击进攻者。不要有一个人闲着。进攻时，下面20人就奔进街垒。最先到达的岗位最好。”

布置完了，他转向沙威。冉阿让在这时出现了。

冉阿让解开绳索，做手势要沙威站起来。

冉阿让抓住沙威的腰带，如同抓住负重牲口的皮带那样，把他拖在自己后面，慢慢走出酒店，由于沙威双腿被捆，只能跨很小的步子。

冉阿让手中握着手枪。

他们经过了街垒内部的小方场，马吕斯看见他们走过。

他们跨过了这堵围墙，现在小路上只有他们两人，谁也瞧不见他们。房屋的转角遮住了起义者的视线。

冉阿让臂下夹着枪，盯住沙威，这目光的意思是：“沙威，是我。”

沙威回答：“你报复吧。”

冉阿让从口袋中取出一把刀并打开来。

冉阿让把捆住沙威脖子的绳子割断，又割断了他手腕上的绳子，再弯腰割断了他脚上的绳子，然后站起来说：“您自由了。”

沙威是不容易吃惊的。这时，虽然他善于控制自己，也不免受



到震动,因而目瞪口呆。

冉阿让又说:“我想我出不了这里。如果我幸能脱身,我住在武人街7号,用的名字是割风。”

沙威像老虎似地皱了皱眉,嘴的一角微微张开,在牙缝中嘟囔着:“你得提防着。”

“走吧。”冉阿让说。

“你刚才说的是割风,武人街?”

“7号。”

沙威小声重复一遍:“7号。”

沙威缓步离去,片刻后,他在布道修士街的街角拐了弯。

当沙威已看不见了,冉阿让向天空开了一枪。

他回到街垒里来,说:“干掉了。”

当马吕斯昏过去摔倒的时候,一只手从后面抱住他,他虽已失去知觉,但仍能感到是被抓住了,这只手是冉阿让的。

冉阿让始终冒着危险在救护伤员。

在激烈的战斗硝烟中,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马吕斯。当一枪把马吕斯打倒时,冉阿让如老虎般敏捷地一蹦,向他扑过去,像擒住一个猎物那样,把他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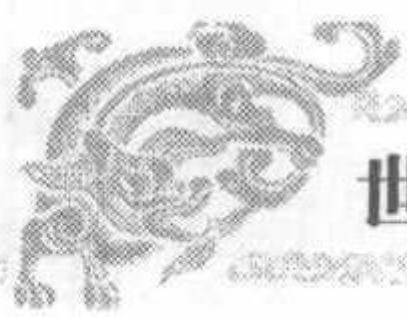
旋风式的攻打此刻猛烈地集中在酒店门口和安灼拉身上,因此没有人看见冉阿让,他用双臂托着晕过去的马吕斯,走过这失去铺路石的街垒战场,在科林斯房屋的拐角处消失了。

这拐角形成一个几尺见方的能挡住枪弹和霰弹、也能挡住人的视线的地方。

冉阿让在这儿止了步,把马吕斯轻轻地放在地上,紧靠着墙并用目光四面扫视。

在矮墙脚下,有一扇被一堆塌下的铺路石盖住一部分的铁栅栏门,透过铁条可以看到一个阴暗的洞口,冉阿让背起一动不动尸体般的马吕斯,进入了这地下长廊里。

这儿无比安全,极端寂静,是漆黑的夜。



原来这是巴黎的一条下水道。一股恶臭提醒了冉阿让自己在什么地方。

冉阿让马上想到他在铺路石下面发现的铁栅栏,也很可能被士兵们发现,他们也可能走下这陷阱并搜查它。此刻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他已把马吕斯放在地上,现在立刻把他背到背上,坚决进入黑暗。

他大致走了半点钟光景,忽然他在身前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它被一种微弱得几乎看不清的红光衬托出来,这一微光使他脚下的路和头上的拱顶呈现出模糊的紫红色,并在他左右巷道的黏糊糊的墙上移动。他惊愕地回头一望。

在他后面,在他刚经过的沟巷中,他觉得离他很远的地方,一点可怕的星光划破了沉重的黑暗,这是保安警察的阴暗的星光。在这星光后面有8到10个黑影,笔直、模糊、骇人地在乱动。

为了不使战败者逃跑,上级命令搜查所有隐蔽处,包括下水道。此时照着冉阿让的,正是巡逻队的灯笼。

幸而,虽然他看清了灯笼,灯笼可照不见他。他停下来,靠墙缩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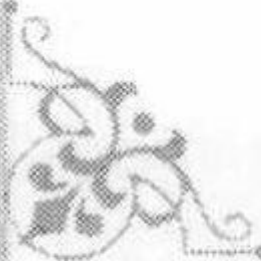
巡逻队静听后一无所闻。他们看了看,一无所见。他们商量了一下,离去了。

冉阿让又继续走下去,不再停留。

他拼命走着,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个世纪。终于,他看到了亮光,望见了出口。

在那儿,他站住了。这确是出口,但出不去。半圆门有粗铁栅栏,冉阿让把马吕斯放在墙边沟道上干些的地方,然后走到铁栅栏前,两手紧握住铁条,疯狂地摇晃,但一点震荡也没有。铁栅门纹丝不动。冉阿让一根又一根地抓住铁棍,希望能拔下一根不太牢固的来撬门破锁。可是一根铁棍也拔不动,这铁棍都有拳头般粗。

难道就死在这里?怎么办?退回去,重新走那条骇人的已走过的路线,没有警察巡逻队吗?当然不可能两次躲过巡逻队。而且即





使能到达另一个出口,很可能又被一个盖子或铁栅栏堵住。所有的出口无疑都是这样关闭的。

他正处在万分颓丧之中,忽然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一个轻轻的声音向他说:“两人平分。”

黑暗中难道竟还有人?没有比绝望更像梦境的了。冉阿让以为是在做梦,他没有听见一点儿脚步声。这可能吗?他抬头一望。

一个人站在他面前,身穿一件罩衫,光着脚,左手拿着鞋,他脱去鞋肯定是为了走近冉阿让而不让人听到他的走路声。

冉阿让一刻也没犹豫,相遇虽然如此突然,但他认得这个人。这就是德纳第。

冉阿让立刻发现德纳第没有认出他来。

他们在这半明半暗的地方互相观察了一番,好像在进行较量,德纳第首先打破了沉默:“那么对半分。你杀了人,好吧,我呢,我有钥匙。”

德纳第用手指着马吕斯,继续说:“我不认识你,但我愿意帮助你,你得够朋友。”

冉阿让开始懂了,德纳第以为他是一个凶手。

他开始放肆地摸冉阿让的口袋和马吕斯的口袋。冉阿让主要是注意背着光线,随便他干什么。他在30法郎之外再也没有找到什么。

他全部拿走了,忘了自己所说的“平分”。

他说完后,又把大钥匙拉出来:“现在你得出去了,朋友。这里和集市一样,出去是要付钱的。你既然付了,就出去吧。”

德纳第半开着门,让冉阿让的身子刚刚能通过,他又关上了门,钥匙在锁中转两道,继而又钻进黑暗处,没发出一点比呼吸更大的声响。

冉阿让到了外边。

他把马吕斯轻轻放在河滩上。

冉阿让把手伸入河中,忽然间,他感到有人在他身后,他转过头





来。确有一个人在他后面。

一个魁梧的大个子，裹着一件长大衣、两臂交叉在胸前，右拳握着一根可以见到铅锤头的闷棍，站在正蹲在马吕斯身旁的冉阿让后面几步远的地方。

冉阿让认出来这是沙威。

沙威出乎他的意料离开街垒之后，就到了警署，向警署署长作了口头汇报，他就立刻复职，他在那里见到了德纳第并追踪他。这扇门如此殷勤地在冉阿让面前打开，是德纳第在耍手腕。德纳第感到沙威一直在等候抓捕他，便把冉阿让放出去替代他，使沙威没有白等，自己又挣了30法郎。

沙威没认出冉阿让，他用简短镇定的声音说：“您是谁？”

“是我。”

“是谁，您？”

“冉阿让。”

沙威用牙咬住闷棍，屈膝弯腰，用两只强大的手放在冉阿让肩上，仔细观察，认出了他。他们的脸几乎相碰，沙威的目光令人感到恐怖。

“警探沙威，”他说，“您抓住我了。其实，从今天早晨起我早已把自己看做是您的犯人了，我丝毫没有在给了您地址后又设法逃脱的打算，您抓住我吧！只是请答应我一件事。”

沙威盯住冉阿让，含含糊糊地说：“您在这儿干什么？这人又是谁？”

冉阿让说：“您可以随意处理我，但先帮我把他送回家，我只向您要求这一件事。”

沙威的面部起了皱，弯下腰，从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在水中浸湿，拭去了马吕斯额上的血迹。

“这人曾是街垒里的，”他自言自语，“就是那个别人管他叫马吕斯的人。”

头等密探，在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还在观察一切，听着一切，





听到了一切并收集了一切。在垂死之前还在侦察,靠在坟墓的第一级石阶上,他还在记录。

他抓住了马吕斯的手寻找他的脉搏。

“是一个受了伤的人。”冉阿让说。

“是一个死人。”沙威说。

冉阿让回答:“不,还没有死。”

“您把他从街垒带到这儿来的吗?”沙威说。

冉阿让在马吕斯的衣服里搜寻,把笔记本抽出来,翻出马吕斯用铅笔写的一页,递给沙威。沙威看清了马吕斯写的几行字,嘴里咕哝着:“吉诺曼,受难修女街6号。”

于是他叫了一声:“车夫!”

有辆车在等着,以备不时之需。

不久,马车到了河滩,马吕斯被放在后座上,沙威和冉阿让并排坐在前面长凳上。

车到了受难修女街6号。沙威第一个下车,把门推开。看门人打着哈欠,似醒非醒,手中拿着蜡烛。

这时冉阿让和车夫把马吕斯从车里抬出来。他们把马吕斯抬到二楼,把他放在吉诺曼先生套间里的一张旧长沙发上。巴斯克去找医生,妮珂莱特打开衣柜。

这时冉阿让感到沙威碰了一下他的肩头,他明白了,就下楼去,沙威的脚步声在后面跟着。

他们又坐上了马车。

“警探沙威,”冉阿让说,“再答应我一件事吧。”

“什么事?”沙威粗暴地问他。

“让我回一趟家,以后随您怎样处理我。”

沙威沉默了片刻,下巴缩进大衣的领子里去,然后放下了前面一块玻璃:“车夫,”他说,“武人街7号。”

在整个路程中他们不再开口。

进入武人街口,沙威和冉阿让下了车。



冉阿让看看沙威,推开大门,走进屋子,上了二楼。冉阿让可能为了喘一口气,也许是机械地探头望望窗外,俯身看看街心。街道很短,从头到尾有路灯照亮着。冉阿让惊喜得发呆了,没有人了。

沙威已经离去。

阅读心得

1. 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矛盾的心理。例如冉阿让已经发现了珂赛特给马吕斯写信时留下的痕迹,从而把马吕斯视做夺走珂赛特的人,心里不免有一点儿怨恨。面对马吕斯写的“我决心去死”的字迹,作者并没有因为他是主人公就加以粉饰,而是对他的复杂心理进行了分析刻画,先是“幸灾乐祸地狂喜”,继而“感到心里郁闷凄惶”,最后决心救马吕斯。这样的描写使得人物血肉丰满。

2. 本章洋溢着浪漫主义传奇特色。与沙威的巧遇已经是非常的巧合,而在巴黎下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纳第就更是传奇的笔法了。狠毒、六亲不认的沙威最后居然感念冉阿让而放他一马,情节的离奇,令读者想象不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3. 纵观整部《悲惨世界》,雨果要为我们描写的是一幅上自1793年大革命高潮,下至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的辉煌无比、巨细无遗的历史画卷。在这历史的舞台上,来安置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就更显得具有悲剧力量。而且战争这种场面最能使得矛盾激烈地向前发展,产生一些在平常状态下不能产生的情节,例如冉阿让救马吕斯、冉阿让释放沙威等,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佳句摘抄

当时有些重大的事件,像雷雨云那样,压在巴黎的天边。

马吕斯从来没有那么钟情,那么幸福。但是他发现珂赛特闷闷不乐,珂赛特哭过,她的眼睛还是红的。

马吕斯感到一阵寒噤,从头颤到脚。

珂赛特抓住马吕斯的一只手,紧捏着它,没有回答。

珂赛特没有听懂他的话,但已觉得这句话的分量。她脸色顿时大变,在黑暗中显得惨白。她结结巴巴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他低下眼皮时,他看见珂赛特在对他微笑。女子对她爱人的微笑,在黑暗中有一种照人的光亮。

他这样待了许久。最后,他听到从他后面传来一阵轻柔凄楚的抽噎声。

她用她的两只手捧着他的头,踮起脚尖来达到他身体的高度,想从他的眼睛里猜出他的所谓希望。

冉阿让已经发现了珂赛特给马吕斯写信时留下的痕迹,从而把马吕斯视做夺走珂赛特的人,心里不免有一点儿怨恨。

冉阿让把捆住沙威脖子的绳子割断,又割断了他手腕上的绳子,再弯腰割断了他脚上的绳子,然后站起来说:“您自由了。”

一个魁梧的大个子,裹着一件长大衣、两臂交叉在胸前,右拳握着一根可以见到铅锤头的闷棍,站在正蹲在马吕斯身旁的冉阿让后面几步远的地方。





十五、有情人终成眷属

导语

凶险得如鬼魅一样的沙威居然放了冉阿让一马，真是出乎人的意料。马吕斯在战场上受了伤，生命垂危，他能够恢复过来吗？他和珂赛特能不能走向幸福的将来？

医生检查了马吕斯，胸部没有重伤，唇角的血来自鼻腔，上身没有一点儿内伤，有颗子弹被皮夹挡住，顺着肋骨偏斜了，伤口不深，两臂有刀伤，可是头上布满了刀痕，流血已使受伤者极度衰弱。

当医生用手指轻触马吕斯一直合着的眼皮时，外祖父进来了。

他惊讶得像一个幽灵在窥视着坟墓。他看见褥子上鲜血淋淋的年轻人，双目紧闭，口张着，嘴唇没有血色，上身到处是紫红色的伤口，一动也不动。他骨瘦如柴的躯体从头到脚哆嗦起来，他颤抖着低声说：“马吕斯！”

“老爷，”巴斯克说，“有人把少爷送回来了，他到街垒里去了，而且……”

“他死了！”老人用可怕的声音叫道，“咳！这无赖！”“先生，”他说，“您就是医生，先告诉我一件事，他死了，是吗？”医生焦急万分，没有回答。

吉诺曼先生放声大笑：“他死了！他死了！他到街垒去让人杀了！为了恨我！为了对付我他才这样干！啊！这样回来见我！我真是命中遭灾，他死了！”老人家苍白的嘴唇机械地颤动着，吐出一





种难以听清的像临终咽气时的话：“咳！9月虐杀王党的人！”

这时，马吕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停在吉诺曼先生的脸上。

“马吕斯，”老人大叫，“马吕斯！我的小马吕斯！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孙子！你睁开眼了，你望着我，你活回来了，谢谢！”

他昏倒了。

马吕斯也昏迷了过去。他在几个星期里发着高烧，神志昏迷，整夜在凄惨的高烧呓语中喊着珂赛特的名字。伤口有些化脓，医生就提心吊胆。吉诺曼绝望地守在外孙床前，他和马吕斯一样，不死也不活。

整整4个月以后，在9月7日，医生终于说他保证病人已脱离了险境，恢复期开始了。由于锁骨折断引起的后果，马吕斯还得在长椅上躺两个多月。

这次久病和长期的疗养使他逃脱了追捕。

当医生通知他病人已脱离危险期的那天，这老人惊喜若狂，当天他赏了看门的三个金路易。晚上回到自己的寝室时，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弹着，代替响板，跳起了嘉禾舞，然后跪在一张椅子上祈祷。

他随时都在询问医生：“是不是没有危险了？”他用祖母般的目光注视着马吕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进餐。他已不认识自己，他自己已不算数了，马吕斯才是家中的主人，欢畅的心情使他让了位。

马吕斯不知道珂赛特怎样了，麻厂街的经过如烟雾一样模糊不清，爱潘妮、德纳第一家，还有他所有的朋友都阴惨地混合在街垒的硝烟中。但在这迷雾中有绝不动摇的一点：那就是要重新找到珂赛特！他的生命和珂赛特是分不开的。

一天，当吉诺曼先生弯下腰用他最温柔的声音向马吕斯说：“你知道，我的小马吕斯，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吃肉而不吃鱼。要使病人站起来，就得吃一大块排骨。”

马吕斯已基本上恢复了元气，他集中力量，在床上撑起身子，两拳紧握搁在床单上，望着外祖父的脸，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说：





“说起排骨,我倒要向你谈件事,就是我要结婚。”

“早知道了。”外祖父说,于是他哈哈大笑起来。“是呀,早知道了。你会娶到你那小姑娘的。”

马吕斯呆住了,惊喜得喘不过气来,四肢颤抖着。

吉诺曼先生继续说:“是呀,你会娶到你那漂亮标致的小姑娘的。她每天让一位老先生来代她探听你的消息。自从你受伤后,她整天哭泣,做纱布。我打听过了,她住在武人街7号。啊,对头了吧!啊!你会得到她的。傻瓜!听我说,我调查清楚了,我也会搞阴谋,她是个美丽的姑娘,又贤慧,长矛兵的事情不是真的。她做了很多纱布,她是个宝贝,她爱你。假如你死了,我们三个都要同归于尽。她的灵柩会伴着我的。你病情一有点儿好转,我就打算干脆把她带到你床前来,确定了,娶她吧。你看,我就是这样的残暴。我看到你对我没有好感,我考虑该怎么办才能让这个小畜生爱我呢?我想,有了,小珂赛特已在我手里,我要把她给他;他就多少会爱我一点了!珂赛特,同意!我举双手赞成,祝你幸福,我心爱的孩子。”

说完这话,老人突然痛哭起来。

他捧着马吕斯的头,用两臂把它紧贴在他年老的胸前,于是两人都哭起来了。这是种至高无上的幸福的表现。

“我的祖父!”马吕斯喊着。

“啊!你还是爱我的!”老人说。

马吕斯把头从外祖父双臂中脱出来,温和地说:“可是,祖父,现在我既然已经痊愈了,我觉得可以和她见面了。”

“这个我已想到了,你明天就可以见到她。”

“祖父!”

“怎么啦?”

“为什么不在今天呢?”

“好吧,今天。就是今天吧。”

在经历这难以言喻的无数灾难、无数思念之后,珂赛特终于和马吕斯又相见了!





当珂赛特进来时,全家人,连巴斯克和妮珂莱特在内,都聚集在马吕斯的卧室里。

她出现在门口,好像有一个光环围绕着她脸。

就在这会儿,外祖父一下呆住了,从上面瞧着珂赛特:“真可爱!”他喊了一声。

珂赛特如痴如醉,心花怒放,惊恐不安。幸福使她惊慌失措。她吞吞吐吐,面色一阵白一阵红,很想倒入马吕斯怀里而又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相爱觉得很害羞。

在珂赛特后面陪着她进来的是一位白发老人,态度庄重,但含着微笑,可这是一种捉摸不定和沉痛的微笑。这是“割风先生”,也就是冉阿让。

割风先生臂下夹着一个小包,用纸包着,纸发绿色,霉了似的。

吉诺曼老爹说:“割风先生,我荣幸地替我的外孙彭眉胥男爵向小姐求婚。”

割风以鞠躬来致答。

“一言为定了。”外祖父说。

于是他转身向着马吕斯和珂赛特,两臂举起,祝福他俩并且叫着:“允许你们相爱了。”

他们不需要别人说两遍,两人开始喁喁私语。他们低声说着,马吕斯的胳膊肘支在躺椅上,珂赛特站在他身边。“哦,老天!”珂赛特轻声说,“我总算又见到您了。是您,就这样去打仗!为什么?太可怕了,4个月来我等于死了。哦!您真坏,去参加这次战争!我原谅您,但是不能再这样干了。刚才有人来叫我们来的时候,我还感到我要死了,但那是快乐得要死。您怎么不开口!让我一个人说?我们还是住在武人街。我哭得眼睛都肿了。您的外祖父看起来人很好!我真快乐!不幸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您还是爱我的吧?我们住在武人街。我整天做纱布。这儿,您瞧,这就怪您,我手指上都起了老趼啦!”

“天使!”马吕斯说。



因为有人在旁，他们中止了谈话，只满足于互相轻轻地用手碰一下。

吉诺曼先生转身向那些在房里的人大声说：“你们尽量大声说话，大家都出点儿嘈杂的声音嘛，喂！好让这两个孩子能够随便聊聊。”

于是他走近马吕斯和珂赛特，轻声向他们说：“别用‘您’这个尊称了，你们不要拘束。”

他又转向珂赛特说：“她真美丽，真美丽，这一起来就要举行一个非常好的引人注目的迷人的婚礼啦！”

这时听见有人用严肃而安静的声音说：“欧福拉吉·割风小姐有60万法郎。”这是冉阿让的声音。

“提到的欧福拉吉小姐是什么人？”外祖父惊愕地问道。

“是我。”珂赛特回答。

冉阿让自己把包打开，里面是一叠现钞。

吉诺曼先生让家中准备一切。他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认为2月份可以举行婚礼。目前还是12月。

几个星期美满幸福的愉快日子过去了。

吉诺曼先生同样感到快乐。他时常久久地凝视着珂赛特。

“奇妙的美姑娘！”他大声说，“她的神情是如此温柔善良！这是我生平见到的最俊俏的姑娘。真是一个天仙！马吕斯，我的孩子，你是男爵，你富有，我求你不要去当律师了。”

珂赛特和马吕斯忽然从坟墓里上升到了天堂。转变是如此突然，他们俩如果不是眼花缭乱，也会目瞪口呆的。

“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马吕斯问珂赛特。

“不，”珂赛特回答，“但是我感到上帝在瞧着我们。”

她仍然称呼冉阿让为“父亲”。珂赛特心旷神怡，她崇拜吉诺曼老爷爷。

这对情人如痴如醉。

这对恋人已安排好要住在外祖父家中。吉诺曼先生一定要把







家里最漂亮的他的寝室让出来。他说：“这是早就有的打算，因我一直有着在我房里举行婚礼的念头。”

吉诺曼先生的藏书室成了马吕斯需要的律师办公室。

这对情人天天见面。珂赛特和割风先生一同来。

1833年2月16日至17日之夜是祝福之夜，这是马吕斯和珂赛特的新婚之夜。

从此，冉阿让已不再需要杜桑，珂赛特留下了她，并把她提升为贴身女仆。

吉诺曼先生已为冉阿让在自己家中特意布置了一间漂亮的卧室，而且珂赛特还说“父亲，我求求你”，这使他很难拒绝，她差不多已得到他的诺言来此居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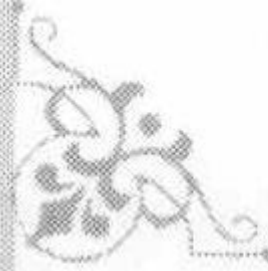
婚礼时，第一辆婚礼轿式马车中坐着珂赛特和吉诺曼姨妈，吉诺曼先生和冉阿让。婚礼的行列从受难修女街出发后，就加入了那漫长的车队，形成了两条没完没了的链条：一条从马德兰教堂到巴士底监狱，另一条又从巴士底监狱到马德兰教堂。

林荫大道上全是戴着假面具的人。尽管不时下着雨，滑稽角色、小丑和傻瓜依然在活动。在1833年心情舒畅的冬季，巴黎化装成了威尼斯。

街道两旁挤满了过路人，窗口挤满了好奇的人。在剧院立柱廊周围的大平台上，沿着边挤满了观众。除了观看化装戴假面具的人外，还要看这狂欢节所特有的车队。这些形形色色的车辆，按警章严格要求，一辆紧跟一辆，在铁轨上行驶一般。

冉阿让穿着黑色礼服，含笑跟在后面。

所有的仪式都进行了，对市政府和神甫的问题的无数次“是”的回答，在市政府和教堂的登记册上签了字，交换了结婚戒指，在香烟缭绕中双双并排跪在白色皱纹布的伞盖下，之后他们这才手挽手，被大家赞美羡慕。马吕斯穿着黑色礼服，珂赛特是一身纯白，前面是戴着上校肩章的教堂侍卫开道，用手中的戟剝响石板。他们走在两列赞叹的来宾中间，从教堂两扇大开着的门里走出来，一切都





已结束,准备上车的时候,珂赛特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看看马吕斯,紧挨着马吕斯,在他耳边用天使般的妙音轻声说:“原来是真的。我是‘你’夫人。”

酒席设在大厅里。

饭厅是一个摆满赏心悦目物品的大熔炉:在雪白耀眼的饭桌的上方,吊着一盏威尼斯产的金属片制的烛台,上面有着五彩缤纷的鸟:蓝的、紫的、红的、绿的,都栖息在蜡烛中间;在吊着的烛台四周有多枝的烛台,墙上挂有三重和五重的枝形壁灯反射镜;玻璃、水晶、玻璃器皿,餐具、瓷器、陶器、瓦器、金银器皿,一切都光彩夺目,玲珑可爱。烛台的空隙处,插满了花束。

冉阿让坐在客厅里一张靠椅上,在门背后,敞着的门几乎把他逮住了。上桌吃饭前片刻,珂赛特用双手把自己的新娘礼服展开,向他行了个屈膝大礼,她带着温柔而调皮的目光问他:“父亲,你高兴吗?”

冉阿让说:“我很高兴。”

“那你就笑一笑吧!”

冉阿让就笑起来了。

几分钟以后,巴斯克通知筵席已准备好了。

吉诺曼先生让珂赛特挽着他的手臂走在前面,和跟在后面的宾客一同进入餐厅,大家根据指定的位子,在桌旁入座。

两张大安乐椅摆在新娘的左右两旁。

第一张是吉诺曼先生的,第二张是冉阿让的。吉诺曼先生坐下了,另一张还空着。

大家的目光都在寻找“割风先生”。

他已不在了。

吉诺曼先生问巴斯克:“你知道割风先生在哪儿吗?”

“老爷,”巴斯克回答,“正是割风先生叫我告诉老爷,他受了伤的手有点儿痛,他不能陪男爵先生和男爵夫人用餐,他请大家原谅他,他明天早晨来。他刚刚离去。”





这个空着的安乐椅,使喜宴上有了片刻扫兴。全桌一致鼓掌,马吕斯便占了珂赛特旁边冉阿让的位子;经过这样的安排,珂赛特本来因冉阿让不在而不乐,结果却感到满意:既然马吕斯当了候补,珂赛特连上帝不在也不会惋惜的。她把她那柔软的穿着白缎鞋的小脚放在马吕斯的脚上。

这一晚过得轻松愉快而亲切。大家跳了一会儿舞,笑声不绝。这是一个亲切的婚礼。

阅读心得

1. 珂赛特和马吕斯两个人的相爱是这幅悲惨世界图景中的一丝亮色。一生孤苦的冉阿让首次获得自己衷心所珍爱的“孩子”,但是马吕斯的出现搅乱了他和珂赛特的平静生活,把马吕斯视做夺走珂赛特的人,心里不免有一点儿怨恨。但后来他又去救了马吕斯,成全了两个人。最终两个人喜结良缘。

2. 本章的语言富有生活色彩。例如吉诺曼先生向房里的人大声说“你们尽量大声说话,大家都出点儿嘈杂的声音,好让这两个孩子能够随便聊聊”的话,体现了他的关心和慈祥。而喜宴上马吕斯补了冉阿让的位子,作者说“既然马吕斯当了候补,珂赛特连上帝不在也不会惋惜的”,语言非常幽默,体现了雨果小说的语言艺术。

佳句摘抄

✦ 当医生用手指轻触马吕斯一直合着的眼皮时,外祖父进来了。

✦ 他惊讶得像一个幽灵在窥视着坟墓。他看见褥子上鲜血淋



淋的年轻人，双目紧闭，口张着，嘴唇没有血色，上身到处是紫红色的伤口，一动也不动。

✧这老人惊喜若狂，当天他赏了看门的三个金路易。晚上回到自己的寝室时，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弹着，代替响板，跳起了嘉禾舞，然后跪在一张椅子上祈祷。

✧但在这迷雾中有绝不动摇的一点：那就是要重新找到珂赛特。他的生命和珂赛特是分不开的。

✧他捧着马吕斯的头，用两臂把它紧贴在他年老的胸前，于是两人都哭起来了。这是种至高无上的幸福的表现。

✧珂赛特如痴如醉，心花怒放，惊恐不安。幸福使她惊慌失措。她吞吞吐吐，面色一阵白一阵红，很想倒入马吕斯怀里而又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相爱觉得很害羞。

✧他们不需要别人说两遍，两人开始喁喁私语。他们低声说着，马吕斯的胳膊肘支在躺椅上，珂赛特站在他身边。

✧既然马吕斯当了候补，珂赛特连上帝不在也不会惋惜的。她把她那柔软的穿着白缎鞋的小脚放在马吕斯的脚上。





十六、冉阿让最后的日子

导语

马吕斯和珂赛特有情人终成眷属，冉阿让伴随着我们一路走来，已经走到了这个传奇的结尾。他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婚礼的第二天是静悄悄的，大家尊重幸福的人，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也让他们稍迟一点起床。来访和祝贺的喧闹声稍后一点才会开始。2月17日，中午稍过，当巴斯克臂下夹着抹布和鸡毛掸，正忙着打扫他的候客室时，他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没有按门铃，在当天这样做是知趣的。巴斯克打开门，见到割风先生。他把他引进客厅，那里东西都零乱地堆放着，就像是昨晚快乐节日后的战场。

“天哪，先生，”巴斯克注意到了，“我们都起迟了。”

“你的主人起床了没有？”冉阿让问。

“先生的手好了没有？”巴斯克回答。

“好些了，你的主人起床了吗？”

“哪一位？老的还是新的？”

“彭眉胥先生！”

“男爵先生？”巴斯克站直了身子说。

马吕斯是共和国的战士，现在则违心成了男爵。家里曾为这个头衔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革命。不过彭眉胥上校曾留过话：“吾儿应承袭我的勋位。”马吕斯服从了。还有珂赛特，她已开始成为主妇，



也很乐意做男爵夫人。

“男爵先生？”巴斯克又说，“我去看看。我去告诉他割风先生来了。”

“不，不要告诉他是我，告诉他有人要求和他个别谈话，不用说出姓名。”

冉阿让独自留在客厅里。

几分钟过去了，冉阿让没有动，他脸色惨白。他的眼睛因失眠而陷进眼眶，几乎看不见了。他的黑色服装现出穿了过夜的皱纹，手肘处沾着呢子和垫单摩擦后起的白色绒毛。冉阿让望着脚边地板上太阳画出来的窗框。

门口发出了声音，他便抬头望。

马吕斯进来了，嘴上带着笑，脸上有着无法形容的光彩，目光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原来他也没有睡觉。

“是您呀，父亲！”他看见冉阿让时这样叫道，“这个傻瓜巴斯克一副神秘的样子！您来得太早了，刚12点半，珂赛特还在睡觉呢！”

马吕斯称割风先生“父亲”的意思是“无比的幸福”。在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马吕斯陶醉的程度已使隔阂消失，使他和珂赛特一样把割风先生当做父亲来看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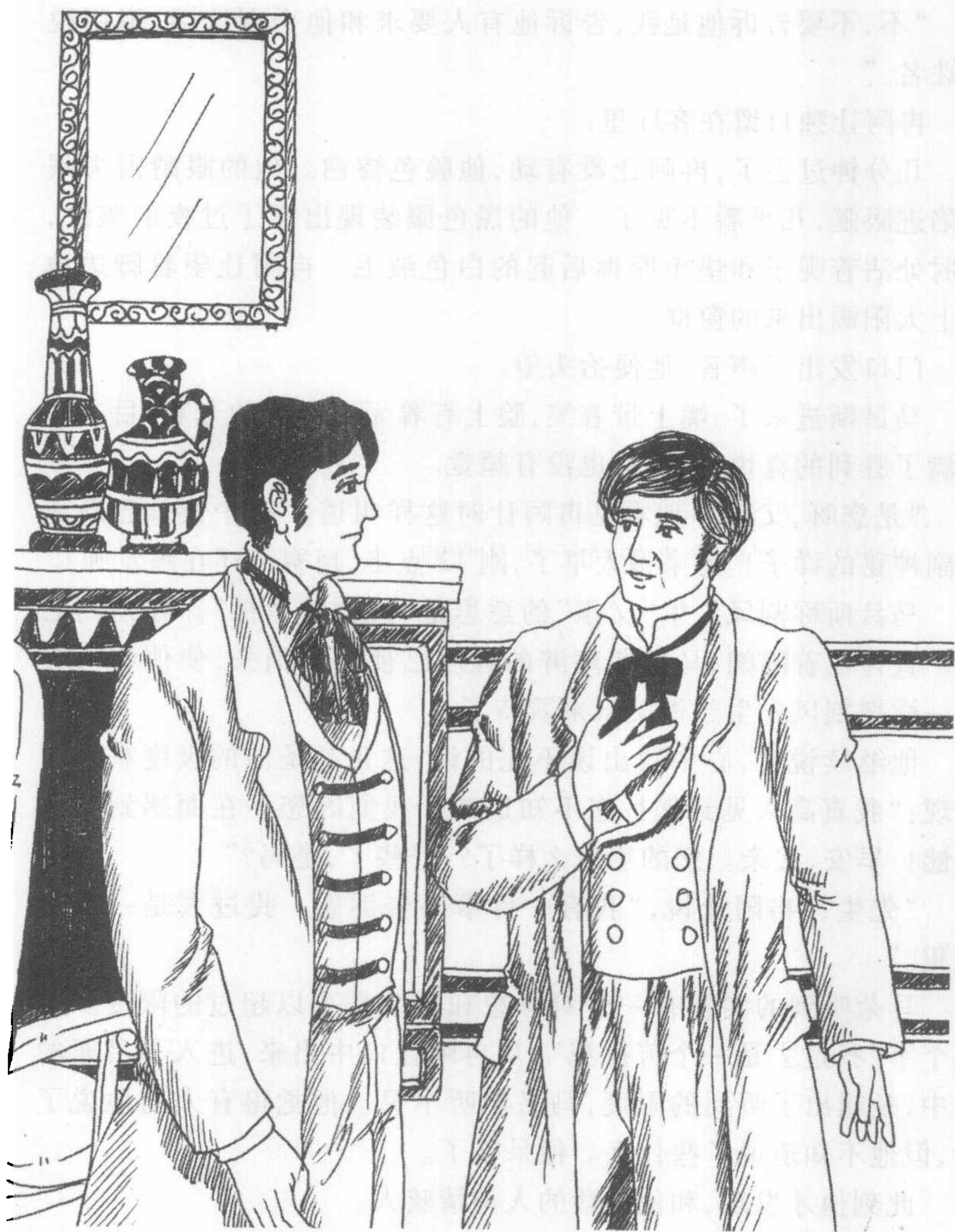
他继续说着，心中冒出说不完的话，这正是圣洁的极度欢乐的表现：“我真高兴见到您！您不知道昨天我们因您不在而感到多么遗憾！早安，父亲。您的手怎么样了？好些了，是吗？”

“先生，”冉阿让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您。我过去是一个苦役犯。”

耳朵听到的尖音有一个对思想和耳朵都可以超过的限度。这几个字“我过去是一个苦役犯”，从冉阿让口中出来，进入马吕斯的耳中，是超出了听到的限度，马吕斯听不见。他觉得有人向他说了话，但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呆住了。

此刻他才发现，和他说话的人神情骇人。

冉阿让解去吊着右手的黑领带，去掉包手的布，把大拇指露出





来给马吕斯看。

“我手上什么伤也没有。”他说。

马吕斯看了看大拇指。

“我什么也不曾有过。”冉阿让又说。手指上的确一点伤痕也没有。

“你们的婚礼我不到比较恰当,我假装受了伤,为了避免作假,避免在婚书上加上无效的东西,为了避免签字。”

马吕斯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曾被罚,做过苦役。”

“您真使我发疯!”马吕斯恐怖地喊起来。

“彭眉胥先生,我曾在苦役场待过19年,因为偷盗。后来我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我是一个违反放逐令的人。”

马吕斯想逃避事实,但无济于事,结果他被迫屈服。他开始懂了,他心头感到丑恶的闪现。一个使他颤抖的念头,在他的脑中掠过。他隐约看到他未来的命运是丑恶的。

“把一切都说出来,全说出来!”他叫着,“您是珂赛特的父亲!”

于是他向后退了两步,表现出无法形容的厌恶。

冉阿让抬起头,“您必须相信这一点,先生,虽然我们这种人的誓言,法律是不承认的……”这时他静默了一下,于是他用一种至高无上而又阴沉的权威口气慢慢地说下去,吐清每一个字,重重地发出每一个音节:“……您要相信我。珂赛特的父亲,我!在上帝面前发誓,彭眉胥先生,我是法维洛勒地方的农民。我靠修树枝维持生活。我的名字不是割风,我叫冉阿让。我与珂赛特毫无关系,您放心吧。”

马吕斯含糊地说:“谁能证明?……”

“我,既然我这样说。”

马吕斯望着这个人,他神情沉痛而平静,如此平静的人不可能撒谎。

“我相信您。”马吕斯说。





冉阿让点一下头好像表示知道了，“我是珂赛特的什么人？10年前，我不知道她的存在。我疼她，这是事实。自己老了，看着一个孩子从小长大，是会爱这个孩子的。一个人老了，觉得自己是所有孩子的祖父。她是没有父母的孤儿，她需要我。这就是为什么我爱她的原因。孩子是如此软弱，任何一个人，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做他们的保护人。我对珂赛特尽到了保护人的责任。今天珂赛特离开了我的生活，从今以后我和她毫无关系了。她是彭眉胥夫人，这对她有利。至于那60万法郎，那是一笔托我保管的钱，我归还这笔款子。我本人要您知道我是什么人。”

于是冉阿让正视着马吕斯。

马吕斯此刻心乱如麻。“您究竟为什么要向我说这些话呢？”他叫喊着，“什么原因在强迫您说？您尽可以自己保留这个秘密。您既没有被告发，也没有被跟踪，也没有被追捕。您乐意来泄露这事总有个理由，根据什么理由您要承认这件事？为了什么原因？”

“为了什么原因？”冉阿让回答的声音如此低沉而微弱，“为了诚实。我看到她幸福并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一对天使共同生活，幸福美满，一切称心如意了，于是我对自己说：‘你，可不要进去。’我亲爱的孩子，缄默等于撒谎。那我将会是一个万恶的骗子！为了什么目的？为了得到幸福。”

他又沉默了。马吕斯战栗着站了起来，“我的外祖父有些朋友，我将设法使您获得赦免”。

“无济于事，别人认为我已死去。这已足够了。”

这时，在客厅的那一头，门慢慢地开了一半，在半开的门里露出了珂赛特的头。她先看看丈夫，再看看冉阿让，笑着向他们大声说：“我打赌你们在谈政治！真傻，不和我在一起！”

冉阿让打了一个寒噤。

“珂赛特！……”马吕斯吞吞吐吐，接着他停住了。

珂赛特兴高采烈地继续来回地看着他们两人。她的眼里像是闪耀着天堂里的欢乐。





马吕斯的心里乱极了。他的本能使他察觉到这人有着一种不知怎样的谜,这个谜,就是最丑的耻辱——苦役。割风先生就是苦役犯冉阿让。在他的幸福中突然发现这样一个秘密,正如在斑鸠巢中发现了一只蝎子。

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幸福是否从此就得和这人有关?这是否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接纳这个人是否已缔结婚姻的一个部分?是否已毫无办法了?难道马吕斯也娶了这个苦役犯?

冉阿让走了,从那以后尽量不登他们的门。尽管珂赛特含泪请求,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傍晚,冉阿让很艰难地用手臂把自己撑起来。他自己把脉,但已摸不到脉搏。他的呼吸已很短促,而且还不时停顿。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衰弱过。于是,他拼命使劲儿坐了起来。

他把手提箱打开,又把珂赛特的服装拿出来,把这些衣服摊开在床上。

夜已来临,他很吃力地把一张桌子和一把旧扶手椅拖到壁炉边,在桌上放下笔、墨水和纸张。

做完这些,他昏过去了。神志恢复后,他感到口渴。他提不起水罐,他很艰难地把它侧过来靠近嘴,喝了一口水。

忽然他一阵寒战,感到寒冷已向他袭来,他撑在桌上,拿起了笔。

他的手哆嗦着,慢慢写下了以下几行字:

珂赛特!我祝福你,我要向你解释。你的丈夫有理由向我表示我该离去,他是个好人,我死后你要永远爱他。彭眉胥先生,您也要永远爱我亲爱的孩子。珂赛特,你会找到这张纸的,下面就是我要向你说的话,你将看到这些数字,如果我还能记得清的话,听我说,这笔钱是完全属于你的。一切情节如下:白玉是挪威的产品,黑玉是英国的产品,黑玻璃是德国的产品。玉石较轻,较珍贵,价值较高。在法国我们可以像德国那样仿造这些饰物。只需一个两英寸见方的铁砧和一盏酒精灯来熔化蜂蜡。过去蜂蜡是用树脂和黑烟





灰制成的,要4法郎一斤。我发明用树上的虫胶和松节油来制造,这就只需一个半法郎了,并且质量还要高得多,扣子是用这种胶把紫色玻璃粘在黑铁的底托上。铁托的饰物用紫玻璃,金底的饰物用黑玻璃,西班牙买进很多这类饰物;那是个玉的国家……

写到这里他停下了,笔从手中跌落,他又一次和过去有时发生过的那样,从心底里发出失望的号啕大哭。

就在这一晚,马吕斯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因为有一份案卷要研究,这时巴斯克递给他一封信并且说:“写这信的人在候客室里。”

珂赛特挽着外祖父的手臂在花园里散步。

马吕斯接过来,信上有一股烟叶味。马吕斯想起了这种烟味,熟悉的烟味使他认出了笔迹。

如此奇特的巧遇!他曾再三寻找的两种踪迹之一,这是不久前他还全力以赴去寻找、后来认为永远消失了的,不料竟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念着:

男爵先生:

我有一个某人的秘密。这人与您有关。我可以把这秘密告诉您,我奉上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把这无权留在您尊贵的家庭里的人驱逐出去。我在等待男爵先生的命令。

敬颂大安

这封信的签名是“德纳第”。

马吕斯惊愕之后,他感到了幸运。但愿现在再能找到他寻找的另一个人,那个救了他的人,那么他就别无他求了。

他把写字台的抽屉打开拿出几张钞票,放入口袋,关上抽屉就按铃。巴斯克半开着门。

“带他进来。”马吕斯说。

一个人走了进来。马吕斯又感到惊讶了,进来的人他似乎完全不认识。

他不客气地问他:“您有什么事?”





这人用一个亲善的露齿笑容作了回答：“男爵先生，我有一个秘密向您出售。您家里有一个盗贼和一个杀人犯。”

马吕斯一阵震颤。

陌生人镇定地说：“这个人骗取了您的信任，他用了一个假名。他叫冉阿让，他是一个老苦役犯。”

“我知道。我早已知道了。”

陌生人微笑着又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秘密，我先献给您，价钱便宜，20 000 法郎。”

“我再重复一遍，您没有什么可告诉我的。我已知道您要说些什么了。”

这人的眼中又闪出一道光，他大声叫喊起来：“今天我总得要吃饭呀。这是一个特殊的秘密，我说出来，你给我 20 法郎好了。”

马吕斯的眼睛盯住他：“我知道您的特殊秘密，就像我知道您的名字一样。”

“我的名字？”

“是的，德纳第。您也是演员法邦杜，诗人尚弗洛，又是妇人巴利查儿。您在孟费郛开过小酒店。还有，您是一个坏蛋，拿着。”马吕斯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钞票，摔在他脸上。

“谢谢！对不起！500 法郎！男爵先生！”这人惊慌失措，鞠躬，抓住钞票，“500 法郎！”他惊讶地又说了一遍。

他用清晰的失去鼻音的声音说：“我是德纳第。”

马吕斯在深思。他终于抓到了德纳第。“德纳第，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冉阿让，您说他是杀人犯和盗贼。因为他杀死了警察沙威。冉阿让杀死了沙威，他用手枪打死的，我当时正在场。”

“男爵先生，冉阿让没有杀死沙威。因为杀死沙威的人，就是沙威自己。沙威是自杀的。警探沙威，被发现投水自杀。”

德纳第一边说，一边从信封里取出两张发黄、陈旧、带着一大股烟味的报纸。

最旧的那张是 1823 年 7 月 25 日的《白旗报》，证实了马德兰先





生和冉阿让确是一个人；另一张是1832年6月15日的《通报》，证明沙威是自杀，当他被囚在麻厂街街垒时，一个宽宏大量的暴动者饶了他一命。

马吕斯叫道：“这笔财产真是他的！他就是马德兰，整整一个地区的护卫者！冉阿让是沙威的救命人！他是个英雄！一个圣人！”

“男爵先生。我要向您泄露的事是没人听说过的，1832年6月6日，暴动的那天，有一个人在巴黎大阴沟和塞纳河的接头处，我因为逃避抓捕，把阴沟当做家，大概在晚上8时左右，我看见一个人背着一具死尸，要逃出阴沟的铁栅栏，我就给他开开栅栏门，让他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冉阿让。”德纳第说完，掏出一块撕碎了的沾满深色斑点的黑呢碎片。

马吕斯面色惨白，说：“那个死尸就是我，衣服在这里！”马吕斯把这块碎片凑在缺去一块的衣摆上，撕口完全吻合，破布正好补全了那件衣服。

马吕斯颤抖着站起来，既失望又喜不自禁：“你这卑鄙的东西！你是杀人犯！我见过你，拿着，这是1000法郎，恶贯满盈的无赖！”

德纳第一出门，马吕斯就跑到花园里。

珂赛特还在散步。

“珂赛特，珂赛特！”他叫着，“来！快来，是他救了我的命！不要耽误时间了！快围上围巾。”他吻着珂赛特：“啊！珂赛特！我是一个可耻的人！”

一会儿，他们来到武人街7号。

冉阿让听见敲门声，“进来。”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门一开，珂赛特和马吕斯出现了。

珂赛特跑进房间。马吕斯在门口站着，靠在门框上。

“珂赛特！”冉阿让说，他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张开颤抖的双臂，神情惊恐，面色惨白，看起来很骇人，目光里显出无限欢乐。

珂赛特因激动而感到窒息，倒在冉阿让的怀中。“父亲！”她喊着。





冉阿让几乎精神错乱，在珂赛特的紧抱之中，他叫道：“是你呀！你在这儿！”

马吕斯垂着眼睑不让眼泪淌下，嘴唇痉挛地紧缩着，忍住痛哭，轻轻地喊了声：“我的父亲！”

珂赛特坐在老人的膝上，一边用可爱的动作把他的白发拨开，吻他的额头。

冉阿让含糊地说：“我真傻！我以为见不到她了。”

珂赛特接着说：“您这样把我们丢下多不近人情！为什么离开这么久？以前您多次的旅行最多三四天。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您变化很大，坏父亲！生了病，我们竟不知道！你瞧，马吕斯，摸摸他的手，竟然冷成这个样！”

马吕斯心头的东西找到了发泄的机会：“珂赛特，他救了我的命。救了我之后，把你给了我，他牺牲了自己。珂赛特，我一辈子为他鞠躬尽瘁也不能报答他。为了我，为了你，珂赛特！他背着我，使我避开一切死难，而他自己却承受着一切。一切英雄精神，一切神圣的品德，他都具备了！珂赛特，他是一位天使！难道您还想待在这儿吗？我们要把您接去，您和我们是分不开的。您是她的父亲，也是我的。”

冉阿让回答说：“可是……我马上就要死了。”

珂赛特和马吕斯听了以后浑身打颤。

珂赛特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父亲！您要活下去，您会活的，我要您活下去，听见了吧！”

冉阿让抬起头来向着她，带着一种热爱的神色。

珂赛特扶着他的双肩呜咽着：“父亲，不要离开我们！”

“过来一点，两个人都凑近我的身边来，”冉阿让的声音很小，小得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啊，这样被可爱的人们围着死去，是值得感谢的。珂赛特，我要把那一对银烛台送给你，它们对我来说，比金子或金刚钻更可贵。”

歇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我将以穷人的身份死去,请记住这一点,随便找一个角落埋下我,竖上一块小石头,不要刻上名字。如果珂赛特能常常想念我,我就会很高兴的!”

冉阿让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得几乎听不出来了。

“珂赛特,你是我的宝贝,你能叫我欢喜。那边床上有一件从前你穿过的黑衣服,你记得孟费郇吗?那时候,你的手又红又凉,现在却变得那么纤白。珂赛特,你每次叫你母亲芳汀的时候,应当跪下来。因为,她为了你备尝了人世间的忧患痛苦。”

冉阿让的脸上现出了特别的光辉。

“你们俩要相亲相爱,这世界上,除了爱没有别的东西。请时常惦念我。再过来一点,我要快乐地死去,请让我摸摸你们俩可爱的头吧!”珂赛特和马吕斯禁不住地流着眼泪,悲痛地握住了冉阿让的手,但那只手已经僵直了,那一对烛台的火光斜映着他苍白的脸。

天上没有星星,这是一个黑夜。

但是,在这黑黝黝的暗夜里,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大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灵魂。

很久以后,贝尔·拉雪兹公共墓地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满盖着青苔的小坟墓。它的周围不但没有小径,而且长满了杂草,所以,没有人踏进这里来。当太阳升上来的时候,蜥蜴爬上来了,小鸟儿也叫起来了。

坟上那块石头只有掩盖一个人的身躯那么大,并没有什么装饰,而且连名字也没刻上。

好几年前,有人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一首四行诗。但到如今,经过风吹雨打,一点儿痕迹也没有留下来。那诗句是这样的:

他长眠于此,忍受着坎坷的命运;
他死了,当他失去抚养的天使时。
但,那是大自然的秩序,
犹如昼去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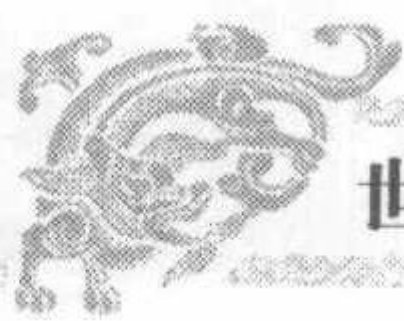
阅读心得

1. 沙威这个人物的结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于他的死作者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德纳第之口进行交代,“沙威是自杀的。警察沙威,被发现投水自杀”。最开始我们已经了解到,沙威是雨果所说的“低级法律”的代表,这个人物毕生的理想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决不放过任何一个违犯法律的人,而冉阿让正是这样一个“理应”受到法律追究的人物,于是他老是幽灵一般阴魂不散地跟着冉阿让。而在冉阿让救了沙威一命之后,沙威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作为警察,他的任务就是将犯人抓捕归案;但是作为受人恩惠之人,又应当知恩图报放人一马。最后,沙威选择了后者,为了最终解决这一矛盾,他投水自尽了。“低级法律”彻底坍塌了,剩下的就是“高级法律”,就是博爱,就是人道主义。

2. 冉阿让传奇的一生在本章中画上了句号。“在黑暗中,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大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灵魂。”冉阿让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但是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因为偷一个面包开始走向了19年的苦役。之后又盲目对社会进行报复。但是由于主教爱的点化最终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境界。他的传奇一生,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剧力量。

佳句摘抄

冉阿让没有动,他脸色惨白。他的眼睛因失眠而陷进眼眶,



几乎看不见了。

他的黑色服装现出穿了过夜的皱纹，手肘处沾着呢子和垫单摩擦后起的白色绒毛。冉阿让望着脚边地板上太阳画出来的窗框。

马吕斯进来了，嘴上带着笑，脸上有着无法形容的光彩，目光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原来他也没有睡觉。

在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马吕斯陶醉的程度已使隔阂消失，使他和珂赛特一样把割风先生当做父亲来看待了。

耳朵听到的尖音有一个对思想和耳朵都可以超过的限度。这几个字“我过去是一个苦役犯”，从冉阿让口中出来，进入马吕斯的耳中，是超出了听到的限度。

马吕斯想逃避事实，但无济于事，结果他被迫屈服。他开始懂了，他心头感到丑恶的闪现。一个使他颤抖的念头，在他的脑中掠过。他隐约看到他未来的命运是丑恶的。

马吕斯望着这个人，他神情沉痛而平静，如此平静的人不可能撒谎。

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幸福是否从此就得和这人有关？这是否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接纳这个人是否已缔结婚姻的一个部分？

珂赛特坐在老人的膝上，一边用可爱的动作把他的白发拨开，吻他的额头。

但是，在这黑黝黝的暗夜里，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大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灵魂。





专家品读

我们还需要雨果(节选)

柳鸣九

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在世界诗歌中,他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奇观。他上升到了法兰西民族诗人的辉煌高度,他长达几十年的整个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 19 世纪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人类一切最正常、最自然、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在他的诗里无不得到了酣畅而动人的抒发。他还是文学中罕见的气势宏大的史诗诗人,他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的整体存在,以高远的历史视野瞭望与审视人类的全部历史过程,献出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史诗鸿篇巨制。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人出其右。

在小说中,他是唯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作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象、浓烈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了某种空前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怀着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这使他的小说具有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他显示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尽管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种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而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

我们今天的社会进程与发展阶段还需要雨果,需要他的人道精神与人文激情,因为雨果的《悲惨世界》所针对的他那个时代的问题,穷困、腐败、堕落、黑暗,至今并未在世界上完全消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

(柳鸣九,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名

家

导

读

版





从《悲惨世界》中看雨果的 人道主义思想(节选)

高韵青

冉阿让的遭遇,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里,作者充满对冉阿让的同情,愤怒地鞭笞了那个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不公正的法律,喊出了“人类社会所加于他的,只有残害”的不平呼声。他庄严地质问:“在社会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于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情理呢?”他指出:“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时,罪恶便在那儿滋生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残酷的阶级压迫面前,雨果显然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的,他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示了同情,而对统治阶级的残酷进行了抨击,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对维护这种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的批判和否定。但是,尽管如此,雨果却并不主张用流血和暴力来彻底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并不主张对社会采取“报复的行动”。这就是雨果人道主义的另一面:他把仁慈、博爱看做拯救人类于一切苦难之中的永恒的力量,表现出企图通过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的幻想。

小说叙述了冉阿让在狱中审问自己的情节,很显然,作者对冉阿让砸碎面包店的窗户、偷窃面包的“犯罪行为”是不无责备的,他认为:“……人类生来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总是能够长期受苦、多方受苦而不至于送命的,所以应当忍耐……无论怎样,如果你通过一道门,能够脱离穷困,但同时又进入不名誉的地位,那样的门总还是一扇坏门……”作者对冉阿让审判上帝和准备向社会复仇的举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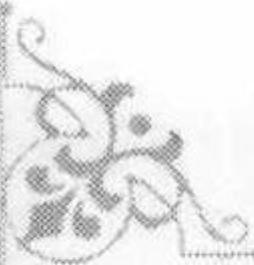
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是冉阿让心灵的“堕落”,他让米里哀神甫向冉阿让说出了这样的话:“您从那个苦地方来,如果还怀着愤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在雨果看来,一个不幸者挺身去和整个社会搏斗,只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只有仁慈、博爱才能够提高个人道德、疗救社会疾患;而在永恒的爱的光辉照耀下,一切受难者均将得救。作者笔下的米里哀神甫,实际上是博爱精神的化身,他显示了上帝的爱的巨大威力,把冉阿让这个“异常险狠”的苦役犯感化成为一个皈依宗教、一心向善的人。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冉阿让被感化而在心灵上“脱离苦难”的过程,歌颂了那在他生活中和心灵上洒下了无限温暖的“爱”,歌颂了宗教精神对于人类的巨大感召力量,从而宣扬了道德感化的思想。

雨果的道德感化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完全利他主义的思想。雨果认为,冉阿让心灵上升的最后阶段,是商马第案件发生之后。冉阿让为了替一个无辜的人洗刷不白之冤,主动向法院自首,自己宁可承担严重后果而挽救了别人。对这种行为,作者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最伟大的牺牲,最惨痛的胜利,最后的难关;但是,非这样不可……”

小说接着叙述了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把珂赛特从德纳第的魔窟中救出来,精心哺育的动人情节。他为了珂赛特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当珂赛特,这个贫苦妓女的女儿开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时,冉阿让自己却离开了人世。

冉阿让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完全利他主义的思想,正是《悲惨世界》所热情讴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它与那个时代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放射出夺目的光芒。对于这一点,我们应给予足够的肯定。





《悲惨世界》的浪漫主义特征

徐 红

《悲惨世界》通过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绘指控了当时不公道的社会和腐朽的法律。雨果在作品的“自序”中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自序”既说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反映了他同情走投无路的穷苦人，要求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积极寻求社会出路的民主思想。由于作品是针对严肃的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因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悲惨世界》以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到反对“七月王朝”的街垒战这一历史阶段为背景，以冉阿让异乎寻常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穿插了不同阶层人物的典型故事，展示出一幅 19 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小说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反映了作者的理想和激情。

雨果对下层人民受压迫、受歧视、受凌辱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他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观察到：“在社会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于他们，恰又苛求最甚。”他通过一幕幕一场场令人心酸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的贫穷、痛苦；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无情。诚实质朴的劳动者冉阿让为了生存而偷了一块面包，被罚苦役 19 年，他的后半生虽然一直做着对社会、对苦难者有益的事，但始终是司法机构追缉的对



象；善良的劳动妇女芳汀为了生存和抚养女儿而被迫卖身，过着凄惨的生活，警方竟以冒犯一个绅士的罪名判其服刑6个月；穷苦的失业工人商马第因捡了一个带苹果的树枝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终身苦役；而那些苦难的制造者——统治阶级、浪荡公子、绅士之流却逍遥法外。正如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不免要为起码的生计而奋斗。在莫桑斯有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而在巴黎却由王室把大腹便便的欺诈者从法庭中抢救出来。”雨果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酷的现实，在小说中常常站出来发表议论以充分表达他的民主思想，他对不平等的法律表示愤慨：“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雨果对社会的压迫慨叹道：“芳汀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一般人认为在欧洲文明里，已经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那便是娼妓制度。”小说深刻地揭示出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社会与法律的种种弊端，并积极去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





读后感

我读《悲惨世界》

碧 波

我是个喜欢看悲剧的读者和观众,我宁可为书中、剧中生动的情节伤感落泪,用掉我一包纸巾,也不喜欢看无聊的闹剧,笑破我的肚子。因为悲剧往往更让我难以忘怀,给我以启迪,令我深思。《悲惨世界》这本书的题目吸引了我,一看到书名我就在猜想着故事内容,也许是写生离死别的,也许是写残酷战争的,也许是写孤苦流浪的,我真想一口气把它读完。

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的命运深深地吸引了我,他经历了长期的牢狱之苦,终于获得了自由。当他一无所有地走上社会而又陷入了衣食无着的困境时,受到了主教的关照。然而,由于冉阿让犯有前科,尽管他有强健的体魄,却无法被社会所接受,就连他的好意有时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误解……他一次次被捕,最终被戴上了终身监禁的红帽子,在船上服苦役。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战场上,有人看见了冉阿让的身影,他英勇无畏,在枪林弹雨中救助他人……

读后,我陷入了沉思中,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打动了。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社会呀!我想作者维克多·雨果是在说当时的世界的悲惨,也是在说在这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命运的悲惨吧。书中最感动我的是主人公人性的善良与纯真。我想如果我也有这样悲惨的命运,那我一定会在悲惨中消失的。于是我常常问自己,我应该从主人公身上学些什么呢?对,学习他在悲惨的命运下也不失人的纯真和善良。



读《悲惨世界》有感

北京 王小波

在某天午夜,我读了《悲惨世界》,这本书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又一佳作。

这本书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冉阿让由于饥饿过度偷了一个面包,使他在监牢里度过了黑暗的 19 年。出狱后,他受到人们的歧视,没有人理会他,就这样,冉阿让已经绝望了;但是奇迹出现了,一位善良的主教用他仁慈的心改变了冉阿让的后半生。

看完书后,我感受到雨果先生通过作品揭示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在维克多·雨果的笔下,他一直期盼着用“博爱”、“仁慈”、“善良”和“饶恕”来改变这个“悲惨世界”。

冉阿让虽然后来尽全力去帮助别人,想用多做一些好事来弥补自己从前所犯下的罪恶,但是当人们知道他从前是个苦役犯后,都不接受他的好意,在人们眼里他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可是冉阿让并不介意,仍然怀着那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别人。最终他还是凄惨地死去了,这充分体现出当时的社会是多么不公平,难道一个人犯了错,永远都不会改了吗?

要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所有人,要相信他人,这样你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你心怀叵测,那你永远都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只会受到猜疑、冷落。要勇于奉献,要以帮助人为乐趣,要热情待人,这样,你才会受欢迎。

英国的史美尔斯说过:“好书是生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我们要把读书当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爱,无处不在

——读《悲惨世界》有感

青岛 单 玫

我从小就爱读名著,什么《巴黎圣母院》啊,《简·爱》啊,等等,我都读过。今天我又读了《悲惨世界》,这又让我懂得人生中,爱,无处不在。

故事主要讲了:冉阿让从小父母双亡,是姐姐把他抚养长大,但是姐夫死后他就去偷面包,因为家里实在困难,最后被罚19年苦役。19年后,他出狱了,但是他对世界充满了仇恨。有一次,冉阿让偷走了主教的银餐具,被警察抓住后,带回主教家中,而主教却以他朴实的话语感动了冉阿让:“记住拿着的东西,是给诚实的人用的,您要用那些银碟子做一个正正经经的人。”主教短短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冉阿让,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唤醒了他善良的灵魂。读完全书后,我体会到了爱的力量,不管是同学的帮忙,老师的微笑或是朋友的问候,这里面都有爱。其实,爱无处不在!

是啊,同学之间也有着那种小小的爱,这种爱时刻伴随着我们。记得上五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很晚,我锁好门最后一个走。就在我刚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当我爬起来时,我的手已经全都是血了,我好疼,便泪痕满面地去找卫生室纪老师。到了卫生室,纪老师刚要下班,见到我,亲切地问:“孩子,怎么弄成这样?”我哭着说:“是我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了。”纪老师赶紧为我清洗伤口,然后给我包上,细心地对我说:“以后小心点儿!”我们便一起回家了。

刚出了校门,我就被我们班的同学围住了,他们像问候远方打



仗归来的士兵一样,对我问这问那,问我伤着了没有?问我疼不疼?当时,我的泪就落下了。原来,有一个同学上厕所,听说我摔倒便去找其他同学赶来了。我的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个没完。这就是爱,爱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

主教用爱打动了冉阿让,同学们用爱打动了我,有爱才有世界,有爱才有你我,爱无处不在!



名家推荐

(雨果)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善、真理和法兰西。

——高尔基

雨果的文学热情，与那些隐匿于自己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玩弄着近乎独语的、令人费解的语言文字的所谓现代作家的“高雅矜贵”的气派绝然无缘。

——池田大作

我当时所读到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以文学价值而言，远在大仲马、梅里美等人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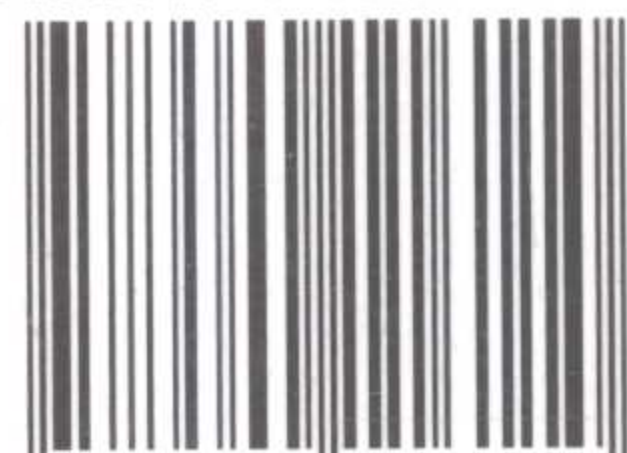
——金庸

冉阿让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具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史诗。

——曹文轩

装帧设计 / SOAN 盛琳兰图书品牌机构
www.soan.cn 010-85890655

ISBN 978-7-5001-1611-0



9 787500 116110 >

定价：12.00元